

浮士德故事

潘薩來
凡純
斯奇
登蘭
著
譯



浮士德故事

著 登 斯 來 潑
奇 凡 薩
譯 蘭 純 潘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者導言

歷史的浮士德，或實在的浮士德，與那個名字的傳奇的英雄，其間區別，從來沒有確定過。一個實在的浮士德確有其人，自無疑問。裘亨，脫里才姆（Johann Tritheim）他是斯班漢姆的修道院長（Abbot of Spanheim）寫信給星卜家裘亨，溫特恩（Johann Wilmundung of Hasfurt）時，曾經第一次提到他。一五〇七年通信之時，修道院長曾以輕視的態度，講到浮士德博士（Georgius Sabellius Faustus），說他是一個冒充的哲學家，這哲學家實在是個無用的癡子，值得鞭撻的江湖醫生。這個浮士德，看來好像，並且誇稱——據修道院長說——假使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與柏拉圖（Plato）的著作，在人類的記憶中消滅了，他自己能使用更妙美的文辭重寫一遍。

雖說有上述和類似的意見，但是這個哲學家，醫士，魔術家，或不論他究竟是那樣的人物，其性格如何，彷彿還是含糊不明。裘亨，格斯脫（Johann Gast）是倍色爾（Basle）有名的耶穌教牧師，他首先承認浮士德有真正超自然的性質，相信他與魔鬼發生結合，而終於被魔鬼帶走。梅倫起登

(Melancthon) 甚至相信他被魔鬼扼住了頭頸而死，他出門時所攜的那一條黑狗就是魔鬼。路德 (Luther) 也曾說過，由於上帝的救護，他卒能避免男巫所引到他身上的惡魔。

浮士德是冒充內行而不是真才實學，這是很可能的事，但不論他究竟怎樣，他一定是一個有重大權力的人，纔會造成這樣大的名聲。傳奇使他更變為複雜，一五八七年浮士德 (Von D. Johann Fausten) 故事第一版在佛郎克福 (Frankfort) 發行時，立刻銷售一空，其後有好幾種翻版，他的傳記也有好多種文字——可說無一不備，却很難徵信。大概在一五八〇年，艦隊年 (Year of the Armada，譯者按西班牙國王菲力潑二世 (Philip II) 派征英國之艦隊是在一五八八年) 與一五九四年之間，「浮士德生平惡業及其死亡史」(History of the Damnable Life and Deserved Death of Dr. John Faustus) 一書出版後，浮士德故事在英國方始流傳於民間。自此以後，他始踏進文藝界內。馬洛和 (Christopher Marlowe) 一定讀過上述的著作，窺見其中含有戲劇的可能性，他的浮士德的悲慘故事，其中的詩文與沙士比亞的詩文不相上下。德國戲劇家雷新 (Lessing) 於十八世紀，也是爲了這個故事而引起靈感，寫成劇本，可惜今已成爲片鱗。

殘爪，缺佚不全。這工作乃留給偉大的哥德（Goethe）的天才，使他澈底地和滿意地把一個真正不朽的浮士德賜給我們。德國浮士德的歷史劇與傀儡劇，把他變成爲江湖醫生與小丑一般；就是馬洛和對他所描寫的性格也爲了這些文字而受到影響。但是哥德給予他尊嚴，就是梅非斯特（Mephistopheles）也有其尊嚴。他倆的性格遂昇至高度。此外，在早前的文字裏面，他倆的性格是悲哀的，該受神罰的。在一個舊的傀儡劇中，浮士德曾詢問梅非斯特，爲了達到得救的目的，他應當怎樣，梅非斯特回答說，他可爬上階梯，升到天空，雖然每級尖銳如剃刀邊一樣。梅非斯特這種心理的表現，哥德是完全排斥的。他的魔鬼，完全不是墮落的安琪兒。他自滿而盛氣凌人，浮士德亦有十足的高貴的性格。哥德與雷新一樣，也明白覺得浮士德最後必須得救，而不當永久被神責罰。

這便是故事的概念，採取這故事的概念的便是新烏發（Ufa）公司的影片，以及由此並根據哥德的傑作而產生的長篇小說現在披露讀者面前的，便是這長篇小說。這影片有名演員乾寧（Emil Fannings）扮演梅非斯特，現正由華圖爾（Wardour）影片公司（Wardour Films）決定開映，當可擔保其成功，視爲近年來最佳影片之一。長篇小說的價值不妨從他本身來判斷，祇有一

端值得申述，就是本書專爲「讀者叢書」(Readers Library)而出版，並且是初次嘗試，將全世界有趣味的偉大題材以散文小說的方式寫成。

編者

目錄

編者導言	一
卷頭語	一
第一部	五
第一章	五
第二章	一六
第三章	二三
第四章	二七
第五章	三一
第六章	三七
第七章	四七

第八章	五六
第九章	六九
第十章	八一
第二部	八七
第一章	八七
第二章	九〇
第三章	九七
第四章	一〇七
第五章	一二三
第六章	一四四
第七章	一四九
第八章	一五八

第九章……………一七〇

第十章……………一七五

結語……………一九一

浮士德故事

卷頭語

黑暗之門展開，凶神向地球望着。他頭上有角，面容可怖。他在地球上，地球的水面上深深吐了一口氣。人類於恐怖中向他低頭，因為他所吐出的氣就是「鼠疫」、「死亡」與「腐敗」。他注視他的工作而發笑。

有一種緊急的聲音發出，隨即偉大的光明照耀出來。看啊！光明之安琪兒出現於明亮的雲端。他的面容望之生畏。在他的手中執着一把亮晶晶的劍。劍上有「真理」兩字。

光明之安琪兒開口了，發言如笛聲之清，說：

「爲什麼你要把世上的人驅入戰爭、疫氣與飢荒之中？」

惡神回答說：

「人世是我的。」他發笑：他的笑聲好比銅盾相撞的聲音。

於是光明之安琪兒又發言說：

「除非到了這樣的時期，人們已經放棄了真理和正義的探求，地球永遠不是你的。一切人類早已給以權力，於「善」與「惡」之間有所抉擇，除非他們忘記了上帝，你纔得控制地球。」

於是惡神大聲喊出：

「一切人類都是惡的，沉溺於縱慾貪淫之中！」

光明之安琪兒回答說：

「你看浮士德，教師！聽着他！」

他把他的亮晶晶的劍敲敲地上，看啊！他們望着浮士德以知識授給世上的青年們。

惡神又叫喊說：

「浮士德與他人一樣，也是個流氓。他嘴上仁義道德，一手做的全是罪惡。他貪求財富。他想點石成金。聽我！我誓必從上帝奪去他的靈魂。」他說時，抬起了頭驕傲非凡，並且伸出手來，目光炯炯，

樣子可怖。

於是光明之安琪兒又把劍擊地，劍上發出一道白光，惡神閉了眼睛，因為他不能正視這白光。安琪兒開口了，說：

「倘使你能把浮士德的神聖之光加以毀滅，那麼，地球便是你的。」

於是惡神舉起兩手，形同黑暗中高塔，全力叫喊：

「誰也不能抵抗惡神。我接受你的意思。」

光明之安琪兒在流水一般的聲音之中離開了，光明隨即消滅。黑暗之門發出聲音好似黃銅。從大門裏面露出魔鬼的笑聲。

第一部

第一章

十六世紀剛纔開始。整個歐洲正經歷着歷史上最嚴重的危機之一。新的熱烈的探討精神風行各國。以印刷爲媒介而發揚出來的求知的復興以及一羣翻譯家運用歐洲各國語言，像魔術一般地活躍起來，一度又把古典文化的寶藏，東方科學的推論，啓示在人們之前，並且介紹一種新的有力的批評的生活態度來。文藝復興即在其中生出反抗哲學，藝術，文學，和宗教方面的中世紀正統主義的種子，生出許多殉道者的種子。爲使舊秩序得到勝利起見，不長進和壓制思想與推論的高級牧師，却在最後恐怖與仇恨的火焰之中，還想利用火，夾指刑具，和破壞來劫奪或消滅人類記憶中的新理論。

實則人類即使生在最緊迫的時代，也很少願意接受壓制他們的已成勢力的全部理論。誠然，

薩克遜 (Saxony) 地方的羅達 (Roda) 小小城鎮，其中快樂的居民不很知道，且也很少留意盛行於國內的新精神。

文藝復興寂然而至，無人察覺，好像一片烏雲，凝聚着籠罩着這毫不驚奇的城鎮。遠望羅達，含有奇特而又渲染着紐倫堡 (Nuremberg) 玩物樣的城鎮，有灣曲的紅瓦屋頂，裝璜着變形的烟囪管；有零星星的綠色卉草；有擺搖的白楊在那迂迴曲折的街市排列着；有破殘的頂尖；有整潔的市場中心，又有矗起的哥德 (Gothie) 建築式的教堂。

除了內藏的美麗以外，羅達又處於風景美妙之區，襯托着紅色和富有浪漫意味的色林奇亞 (Thuringia) 森林的綠色背景；一個永遠不停止的背景，在這城的生命每一刻之中，擺搖，推曳，呼嘯，微吟，或咆哮着。

但即使從遠而望，也是很顯明地看出有一種非常的特點。有動態，有色調，又有活力的神氣。鐘聲，鏗鏘悅耳，一經微風吹拂便發出一陣音樂的飛濺聲，吹號聲，和許多聲音湊合而成一片模糊聲。因為在羅達，這是一個重大的節日。這一天除了最辛酸的人以外，所有市民在過去十二個月

已經引領而望，爲了重溫以前快樂的舊夢，遂更把慾望擴大了。

這是在羅達叫做年賽日，四圍遠處的村人，天明就趕來參加或攜帶土產出售，或預備金錢化用，但大家都充滿了興奮的精神，和輕鬆愉快的情緒。即使在衛瑪（Weimar）和阿登堡（Altenburg）有發現可怕的時疫的消息，也沒有減弱他們享樂的熱情，因爲衛瑪和阿登堡離開這兒有好多哩遠呢，太陽光正在照着，音樂正在催喚他們，跳躍和震動在血管間的流動的生命，輕輕告訴他們，他們是年青，又是永久。

羅達市街擠滿了高高興興有說有話的羣衆，除了乞丐和小販外，所有的人遇到了這個時日都穿了應時的新衣裳。老頭兒老太婆束了顏色的巾帶飄在肩上，孩子們裝飾了鮮花。年青人大半勦視年長者的顏色的巾帶，只是傲步向前，放言無忌；足以自驕的，因爲他們健美的長腿已穿上合式的花色長襪，他們穿的是鑲邊的緊身衣服，他們戴的是平頂絨便帽，帽邊插着各色的鵝毛，神氣十足；有時還插着鮮花，這鮮花是從姑娘們處隨手搶來，也有是她們贈給他們作爲愛情的標記的。

全城居民彷彿盡力以求竟日之歡。大多數人羣趨市集，閒談着嬉笑着，從叫囂聲，喧嘩聲，陣陣

笑聲，叮璫的樂聲，以及鏗鏘的鐘聲各方面判斷起來，他們的開心作樂已到了最高峯了。

賽會場所在野草叢生的山谷中，至色林奇亞森林與城鎮的中間在場的中央排列着畫舫游艇，形形色色地代表怪獸魔鬼，或有鱗邊的龍，空洞的黑喉嚨，伸出鮮紅的舌頭，一面露出一隻可怕的眼睛。在廣闊的周圍，各種露天表演排列着，有的兩層高，用木板隔着，高大的松木架撐着，外面繫紮堅韌的帆布作為牆壁，帆布上油漆得光亮，外加粗草的油畫——裸體少女，野人妖怪種種花紋和神祕的標誌。準對羣衆，有一條狹小的走廊，從走廊裏面攤頭主人高聲喊出那些可從外邊看到裏面的各種奇蹟。

在兩旁的台上站着滑稽角色同滿面春風的丑脚一面跳舞，一面向站在台下的人高聲嘲笑，或冒險爬上沒有東西撐住的木桿，同時穿着奇怪服裝的矮子，和奇形怪狀的人物，斜視觀衆，裝腔作勢，跳舞，歡躍；有時一躍而落在觀衆裏面，博得鬨堂大笑，其目的無非假裝去捉住漂亮的女郎。這種尋開心是無傷大雅的，因為少女們會立刻嫣然一笑投入男性伴侶的懷抱中。這時候那男性伴侶對於這個突然的惡作劇，無疑地同少女自己會感覺到一樣的緊張，喘息片刻，却可成爲真正的

勇士，成爲無論什麼時候足以靠傍的男子。姑娘們在困難時候的保護人。

小販們坐在小小的露天攤頭邊，出賣糕餅，蜜肉，宗教美術品，從聖地帶來的各色貨幣，言情照片，春藥，以及各種飲料，如羊奶甜凍淡色酒，和萊茵酒。接連會場的中央，靠近畫舫游艇，成爲別種興趣的中心。這裏有提綫木人戲，連着「情慾」的傀儡表現，正吸引一大羣的人，其中耶穌叛徒由一木頭人表演，蓬蓬的紅髮紅鬚，以粗俗滑稽的精神扮演着。近邊有一隻棕色的巨熊，正在表演一串的巧藝，觀衆張口凝視，把牠當作爲一個偉大的半獸半魔的東西。退後幾步，還有一位神氣十足的戲法大家，帶着三角小金片，伸臂托着一個細巧而又神仙似的小孩，另一手很靈巧地玩着顏色玻璃球；頭上盤了一條蛇，頭上生着一個猴子，可怕地抓住他的頭髮，對着羣衆亂扯。

但全部場合的主要光彩是由薩克遜少女們造成，她們也知道這一點。她們穿了簡素的短袖衣裙，色調很大方，雖然有時也可看到漂亮雪白的服裝，閃出光彩來。她們的頭髮大半是黃色或金色，深淺不同，分作兩條長辮，而且辮上又結着緞帶，同時還有一條顏色絲帶，往往壓住眉毛。許多姑娘頸上圈着鮮花，或在胸襟佩着一朵鮮花。城裏姑娘走路時驕傲得很，眼睛只是不停地打轉。

多少人是眉目傳情，男女勾搭，爲了這些，羅達賽會是要負其責任的。訂婚和婚姻，很多是由這一個一年一次的大事所促成的結果，而隣近居民所以特從遠處前來參加，也是爲了這事。

一切的人無不盡情作樂。每個人的思想準對即時的現實，就是臨時圍繞他們的快樂，狂歡，游蕩，買東西，眉來眼去，以及任意瀏覽。正在恣意尋樂的當兒，怎有一人能想到氣候會發生逐漸的變化。空氣中的溫度已經降低。冷風吹着，東方凝聚的一片烏雲現已展開，籠罩着天空，暗淡而且可怖。兩位盈盈秋水的城市姑娘突然從一簇年青人中奪圍而出，年青人正在按照一個愁眉不展的老人用笛子所吹的調子跳舞。

「愛爾沙（Elsa）你聽到那兩個彎舌頭學生沒有？」兩位姑娘中眼睛較黑的一個問着。「他們很漂亮，我想，尤其是頭髮長而鬆的那一個。」

「是的，但是追逐侍女。」另一位冷嘲地說。「這是可恥的，要是他們情願的話，在羅達城內，儘可找到幾個有身分的女子做伴侶，我敢斷定。」

她們的密語忽然被對着她們叫喊的尖銳聲音打斷了。這聲音是從一個萎縮的老嫗的口中

喊出，她坐在小小攤頭外面替人家算命，給情人以低級趣味的勸告。

「呀！我親愛的，」她刺刺不休，「你從去年起長得多麼美麗，何等好看的天真小姑娘！那個孩子看見了你，心中怎能不想否，不要怎樣驕傲，老太婆不犯忌的。你所需要的，媚藥，靈符，祕訣或別的玩意兒，她爲了你，自會給你的。」

「快來，阿格泰，」(Agatha)愛爾沙對他的同伴說：「在大庭廣衆被人看見同那老太婆說話，我真要羞死哩。」

她們走到魔術家那邊，他正還在一大羣的人前面表現戲法。

「那是實在的，」愛爾沙接着說，「她答允我在上次萬聖節之前夕看到我的未來愛人的血肉之軀；但她恫嚇我。」

「我沒有這樣幸運，」阿格泰回答說。「她在水晶球中找尋我的愛人，她看見一個軍人，漂亮的美男子。我各處找求他，可是我從沒有尋到他，來，我們同去看變戲法。」

老嫗的聲音仍在她們背後喊着。「老太婆有順風耳朵，希望你們也是一樣的靈，回來，聽聽我

的滑稽話。你們中間的一個，明年不會再看見我了——她在前額帶着黑星。」

兩個女孩子顫縮而恐懼，走入魔術家四週的觀衆裏面，魔術家正在翻筋斗，他的強壯的肌肉，當他跳躍時扭捩而隆起，彷彿也有意識似的。

「這是我從來沒有見到的最好的魔術家，」一個本地百姓和他的同伴說。「但他不是薩克遜人。」

「不，他是從義大利來的，我想。兩個月前我在衛瑪瞧見過的，就是這個人。」

「衛瑪有人說疫氣在那邊已經發見。」

站在旁邊的青年學生以笑聲阻止。「疫氣！這不過是教士們所傳佈的謠言罷了。他們的詭計中的一個是要引誘我們進教堂去。」

「否，否，孩子，不要把死拿來譏笑，」他背後的年老的牧羊人說着。「我小孩的時候，我的祖父常常告訴我，講到曾經一度掃蕩過這一鄉的鼠疫。沒有一家不是喪失十二個親愛的人，那是晦氣年，願上帝使我們不再碰着那樣的時代。」

這時，魔術家在泥地上跑了幾步，預備跳躍，所有人將目光集注於他。他在前面擇定一塊空地，三次在空中旋轉，雙手撐地。於是向後一躍，灣如盤弓，未幾把身體挺直，舉起手臂，向大聲叫好的看客們表示敬意，笑容可掬，神氣十足。

「真好，真好，」大衆喝采。

但正當他們注視他而歡呼時，魔術家立刻發生變化。他的紅闊的面貌突然地變作血色全無，只留下屍首一樣的象牙色的背景，襯出他的烏黑眼睛和黑的鬍子。他雙膝作顫，後腳站立不穩。那時他用盡力氣，要把身體挺直，那知道他神志恍惚，與被拷問的孩子一樣，伸出手臂，向前擺搖幾步，終於跌下，縮成一團，好像用過斧頭擊倒一般模樣。

有一個本地人把耳朵貼着魔術家的胸部，站起來走到他的腳邊，說：「他的脈息停止了，他是死了。」

於是似被一個恐怖思想所螫着一般，他退避幾步，低聲偷偷地說：「這是疫氣，他把疫氣傳染到我們了。」

一片驚惶的斷斷續續聲音傳遍注視的大衆：「疫氣，鼠疫！」

「不是的，好百姓，」一個學生走到前面說着「這個可憐蟲用力地向後一跳，以致心臟爆裂了。這不是疫氣，瞧！」他把魔術家的三角金邊內衣打開，他便退到後面，好像有條毒蛇要衝出來咬他，他的面部同他腳邊的死人的面孔竟一樣灰白。

因爲在魔術家透露的胸部上標出恐怖的記號：一點點的紫色塊，決不是學生的邏輯所能辯說，並且沒有人能刮得乾淨。

大衆忽忽地默默地逃走，回頭望望還含着潛伏的恐懼，只留下魔術家躺在剛纔跌下的地方。他身上的活力永遠停止，只有他的小女兒，穿了鮮豔的衣衫伏在他身旁號啕大哭，猴子却躲在他的頭旁邊扮着鬼臉吵鬧着。

這不幸消息，同其他惡訊一樣，像魔術一般地傳遍山谷。亂竄和騷動的羣衆暫時被一種尖銳刺耳的聲音羈絆着，這種聲音，超出紛亂和叫囂之上。

那就是算命的老太婆，她正站在高頭以手臂舉向天空。

「瞧！她高呼着。『瞧！惡神降臨你們！看天在你們的頭上。魔王降臨羅達，他！他！你們瞧！他爲了大衆，已經伸出情人一般的手臂來了。』一陣的苦笑，震動了她。

那些人隨着她所指示的方向望去，似乎的確有一個重要的現象見到。愁雲已經滿佈天空。天邊透露一種非人間所有的綠光。兩大堆褐色的雲左右移動，顯出荒誕的粗暴的手臂來，而且在兩大堆雲的中間，另有一個悲慘的奇峯，形同人頭一樣，伸出兩個尖角。雲是瞬息千變的。臂膊伸張，越來越長，彷彿極力緊抱羅達城，緊抱城中的一切。

第二章

自從瘟疫流行於羅達的美觀城市差不多已過了一星期，這幾天中的變化，何等重大。羅達已不再是光明安樂的城市，不再充滿了愉快和生命的快樂。十二個月的圍城，對強有力敵人的攻擊，予以不斷的抵抗，未必能產生這樣嚴重的結果。因為現在摧殘居民的敵人正在他們的中間無形地，寂然無聲地潛進着。

他的呼吸是含有毒素的，他的殺人，日以百計。

市場上或街巷中再也沒有一羣羣的人聚在那裏快樂地閒談。在外面的，只是抬走屍首的默不言的衆人。由於必要而召往服務的人急急忙忙地奔跑，聳肩而視，倉皇失措，彷彿要躲避這可怕的東西，死神，死神也許要侵犯他們而將他的手指放在他們的嘴唇上面。

川流不息的祈禱者繼續聚在教堂內。火盆和硫磺日夜不斷地在路上燒着，想用動人憐惜的努力把這鼠疫燒盡。牧師和傳教者訪問人家，或接近在露天的任何一簇的居民，勸勉大家從事節

食禱告，懺悔他們現在身受果報的罪惡，祈禱上蒼解除全城的災難。

可是祈禱與誓願，看來是毫無用處，死之黑花已經盛開，滿目創痍，不勝淒涼之感。人們現在是失望了，與其在孤獨中面臨可怕的思想，還是三五成羣，站立街頭互爲慰藉，交換消息，商量半已健忘的種種補救方法，這些方法他們的祖先曾經用以戰勝疫氣的。

牧師或傳教者一經被人發覺，便有一大羣人跟着他們，他說話的時候，大家屈膝跪下，向他所執着的耶穌殉難的十字架聖像接吻。

死神降臨每一個人家。不分貧富一律受到磨折，強壯的青年們，姑娘們正在美麗的青春，充滿活力，也突然受到打擊，甚至同身體殘弱和不良於行的人沒有什麼分別。

希望在羅達城差不多消滅了。但有一個名字人們常常講到的，他或許給予他們援助，那便是教師和醫師的名字——浮士德。

浮士德在城中是一個衆所共知的人物，穿了開襟的黑色長衣，露出褐色皮領，和寬大的皮袖，戴着平頂黑色學士帽，攜了他的長而多節的手杖。他是一個嚴肅的學者，以聰明謙抑馳名於社會。

他的灰白長鬚，差不多下垂及胸口，他的一堆白髮顯出他的壯嚴而憂愁的面容。他的兩眼憂鬱而多慮，但仍懷着內心的光明，而托出一種內藏的火焰，便是他的熱情——探求知識的熱情。他於人生應得的壽命早已度過，但他的研究和推論的精神依然年青而熱烈，同他第一次離開普特（Put）大學衛瑪大學的時候毫無二致。

他住在沿街一所陳舊的哥德式的屋子裏面，走上不平的石級便到達他的住所。這裏是橡木製造的天花板的房間，在這裏面，他研究，實驗，想從自然的手掌之中，揭發深奧的祕密來。他曾游歷歐洲各地尋求知識，並曾研究過醫學，哲學，神學，煉金術。他一度迷醉於魔術，巫術，相手術，但這是在少年時期；他早已把這些低級的藝術，棄之不顧，因為這些與聖經上的道理完全相抵觸的。

他的室內橫陳各種儀器物件；如奇形怪狀的蒸溜器，曲頸瓶，灣灣曲曲的玻璃管，以及裝置晶球和圖型的銅架；環繞牆壁在雜亂狀態之下，掛着關於解剖學方面羊皮紙製成的圖表，如五角形符號，氣象圖表，以人爲中心的宇宙縮形，外加兩重圈線，用天文符號劃分。

但室內充分表現的特點就是書籍，一包一包地橫陳地上，堆積在每個角落裏。書籍充滿了全

室，支配一切。不但大小俱全，式樣不一，即每種裝訂也很別緻，有用生牛皮和小牛皮裝訂的，有用木製的，有用蛇皮做的，還有一個特別的例子用絞死的殺人犯的人皮裝成的。

這些書籍等於浮士德的孩子，他所愛惜的光陰都消磨在書本上面，因為有時候他豈不也許能夠從書中找出新的真理來滿足他求知的渴望？深邃的思想也許產生進一步的推論，也許爲人類福利而有新的發明？浮士德是知識追求還沒有退化的少有的生物中的一個。信心與忠誠對他還是熱烈地燃燒着，對於同胞的博愛還沒有因爲閱歷豐富，看透世情而遂歸消滅。

浮士德深深關切他四圍紛擾和倥傯的生活，關切到他所寄生的社會中每天發生的事故。他的勸喻常常得到同情，反過來說，他所認識的人對他已有信任，知道他是個解罪的神父；因爲那些人對他發生信仰，相信他的智慧和博學，敬重他，愛護他對人類的同情。

突然襲擊他本鄉的災難使他深爲震動，他擺脫一切工作與興趣，以最高的努力去抓住在每一街頭傳染那樣迅速的毒疫與恐怖。

整個的星期，他搜羅關於疫氣的故事。他正從中蒸溜器蒸驗他所得實驗的最後結果。使之注

人結晶的曲頸管中，旁置一本大號聖經展開詩篇，恭敬地誦讀，使他在蒸驗的時間中得以休養其精神。「主將助我，」他口中喃喃念着；「因為疫氣不是主的事情，乃是操在魔鬼的手中。」

他看看沙漏時計，於是留心察視正在曲頸管內因蒸願和凝合而變成褐色的蒸氣。

「這是完成了。」他自言自語。

於是把玻璃管和蒸溜器分開，一面舉起曲頸管連同裏面的寶貴的東西雙手顫動地移到亮光之下。

這是深褐色，但當太陽光透射時，光彩變做深黃色，依然溫暖地生出水泡的聲音來。

「祝福於這個救人的工作，主呀！」他高聲地喊着。「只有主能搭救我們！」他纔把細頸瓶拿開。

然後他從玻璃廚內搬出一大堆的小藥瓶，把那依舊微溫的液汁從細頸瓶取出，當心地貫注於藥瓶內。

「請求上帝發慈悲心救護我們，」他喘息着，當他拿了玻璃塞放在末一個藥瓶上。

這個時候他猛然聽得引到屋內的石級上有脚步声，好像有人形色倉皇似的。急促地敲了門後，繼以短短的着力的喘息的聲音。他走到門口把門拉開。一個大眼珠面如土色的女孩，大約十四歲模樣，赤了腳闖入室內，經過長時間的奔跑之後，氣喘而又垂頭喪氣。她衣衫破舊，眼皮下有一黑圈，顯然因為長時間的守夜所致。眼淚淌下兩頰，她跑向浮士德前面，哀哀地哭訴：

「救我，救我，我的媽快死了。」

「是不是你母親在市場賣過花的？」浮士德問。

「是呀，是呀。」

「她病了多少時候？」

「這是第三天。」「想來不是疫氣，可不是，浮士德。」她說得哀感動人，彷彿她母親的生死關頭全看他回答如何。

「誰能說定，」他憂慮地回答「有時疫氣一刻兒侵入，一切都完了，但有時候魔王亦可纏擾病人幾天之久，你可放心。」他立刻加一句，當他看到她的眼睛裏顯出悲憐的樣子。「我和你一同

去，瞧！藥瓶中有的是解毒藥，我受了上帝的指示所製成的。得到了他的救護，你的母親一定得救，魔鬼一定打倒來，我的孩子，引我去到她那邊去。」

她退後幾步，胆怯地舉起手來，張着眼睛向他望望，表示敬憚，於是面容頓時改變，從流淚中露出笑容，嘴唇也張開了。她衝動地彎着身子趨前，吻他的手，她的滿腔熱淚把他的手也弄濕了。

第三章

浮士德走進的房間是在黑暗低小的茅屋內，茅屋位在全城最窮僻的區域，一望而知她的生活是貧窮與艱苦。家具寥寥無幾，只有一桌，兩椅，幾件陶器，和擱板上安排得端端正正的一些光亮的罐頭，餘地則安置着一隻矮小的鐵床。

牀上睡的女人便是女孩的母親，挺直地躺着，毫無生氣。她的皮膚暗無光澤，張得緊緊地，已經是骨削形脫了。浮士德以手按脈，覺得她的心臟正慢慢地，微弱地跳着，他相信她已經離開塵世了。「今天一天她老是這樣躺着，」女孩說「也不說話也不動。」

浮士德坐在牀邊，扶着那婦人向前抬起，一面仍抱住她，細心察看她的眼睛，她依然沒有蘇醒的樣子。

「給我一個杯子。」他向女孩說。

她把杯子給他，她雙目亮晶晶地表現着對於他本領的期望和信仰。

浮士德從他行囊中取出藥瓶，拔去塞子，貫注了十滴藥水於杯內。

「給我些水。」他繼續說。

女孩子照樣地帶水來。他把一些水滲入解毒物內，約滿半杯。他湊上婦人的嘴唇，可是她的牙齒緊閉。他強把她的嘴張開，一面托着她的頭部，以藥水灌入她的喉中。

他還是托着她，留心看她的眼睛，女孩則彎着身子，不作聲息擦擦手，表示驚奇。吃了藥，起初沒有反響。浮士德舉手向女孩示警。她的母親稍稍把頭部翻轉，眼睛也張開了，嘴部鬆動一些。她深呼吸一回以後，臉上居然露出一點神氣來。

「咳，我的媽。」女孩低聲喃喃着，恐怕那不絕如縷的生命忍受不了這個緊張狀態。

那母親微弱地移動她的手臂，好像要捉住什麼東西似地。她的眼睛注視相當遠，嘴唇微動，似乎正同無形之物說話一樣，暗淡而憂慮地微微一笑，輕鬆了她的全部面貌。未幾，恐怖的變化，突然降臨到她身上。她臉上的光彩化爲烏有，一絲絲的挺硬的花石紋螺又顯出來了；牙床咬緊，經過抽筋式的動作以後，她在浮士德所扶持的手臂之下，把身子扭轉一下，聚作一團，倒臥在床邊，頭髮垂

在地板上。

「媽呀！媽呀！不要！」女孩喊着衝到她身邊。

但是千萬種的聲音無法把她驚醒了。這有力的一服藥，浮士德所用智慧和神感的結果，和他的忠誠耐勞的工作，以及解脫他同胞的痛苦的一切希望的中心，已經夠說實現牠的目的了。侵入到生命的祕密中心時，牠促使微弱的迴光反照一下，牠分裂生命的基礎而使最後的一絲火焰永離肉體。

「媽呀！媽呀！勿使我一人留在這裏，上帝呀！勿使我的媽死去！」

可是母親再也不能注意到你這孩子。她永遠聽不到你的聲音了，永遠不能撫愛你，安慰你，永遠不能唱歌給你聽，永遠不能從工作與犧牲中養育你了。

浮士德已移動他的脚步，神情緊張而面如土色他張大眼睛注視這已死去的婦人和她的孩子。

「上帝，如果有上帝的話，是沒有權力的了，上帝不應使人間的脆弱孩子，受苦到如此地步知

識是騙人的東西。魔鬼，他纔是萬能的。」

這些話，他喘息地用忿恨的語氣低聲說着。他爲了情緒的血潮所震動，這樣的舉動是從血氣方剛的年青時，所沒有經驗過的。解毒藥的失敗。可愛的城市和人民所受到痛苦與死亡的無法挽救，使他對神道援助的信心破碎無遺。

他把藥瓶舉起一臂之高，然後猛力地擲在地上。

「那就是信心。」他氣喘地說。「那才是對知識的信仰。咳，謊話！好聽的謊話的確，是謊話。」他並不再望一望那病床上已死的婦人和哀哭的孩子，忽忽奪門而出，似癡似狂地向大路走去。

第四章

浮士德徬徨途中，一面走，一面用長的手杖敲擊地上。他走得很快，但沒有目的，頭暈目眩，迷迷茫茫地想着對知識權力的突然的打擊，他全部的失敗，一切高度希望的毀滅，以及對慈悲的真實的信心動搖。

他脫離幻想而受到初次的震動經過以後，方纔覺得他已走近大路，路上聚集比平時更多的人，因為可怕與神祕的毒症早已瀰漫全城。

教會的服務人員和其他志願隊員，穿上灰色長衣，戴着高大圓形的頭飾，披在肩上，當作防疫壓邪之用，只留下一雙眼睛，魚貫而行，手持香爐火盆，燒的是草藥，硫磺，瀝青。

許多隊員站在市場中心和教堂外面，大半是胆怯而毫無生氣，雖然有些人瀆神狂亂，有些人顯出宗教上神祕的狂喜的模樣。那時的浮士德比剛纔鎮靜一些，眼見他們只有表示憫憐，並且想到已死的婦人，和人力的無濟於事。

差不多每一街巷盡頭發見牧師和傳教者，指出未來災難與破壞的預言，除非百姓能懺悔和祈禱。

「節食和祈禱，」有人在那裏勸告大眾。「世界末日已到，祇有懺悔，纔能拯救你的不朽的靈魂。」

四周衆人樂願去吻他所執着的耶穌殉難的十字架聖像，相信祇有這樣，特別保護的效力纔能降到他們身上。

浮士德慢慢地前進，苦思追索到從前盡力於知識的追求那種無聊生活，這種知識對他自己，對那些身受空前未有的大災難中的同胞，完全沒有用處。

走過另一傳教者，他穿了僧侶的衣裳，正被一大羣人熱烈地圍住，他粗俗的聲音，猛勇的眼睛，偉大的姿態，以及所用字句的粗暴，引起浮士德的注目。

當僧侶高聲地喊着，「你們是犯了罪了，天主責罰這犯罪的人，」街中另外傳出一種聲調——可怖的聲調——可使聽到的人個個戰慄而危懼。這是一陣快樂的笑聲，教堂內的空穴傳出青

年男女狂笑的迴聲。那聲調越來越近，勝過僧侶的聲音，那時候一簇的青年人列隊越過街頭，一面狂笑，一面唱歌跳舞。

他們是陶醉了，雖然沒有喝醉。他們且歌且舞，半癡半癲地狂笑不已，含有非常緊張的神氣。這是青年面臨死神而後發出的瘋狂的姿態。

他們像潮水一般地湧到他身邊的，僧侶怒目而視，嘴形可怕，向他們伸出瘦長的手臂來，先吐一口痰涎，然後喊出一種斬釘截鐵的聲音來，「違背上帝命令的人，準備去死。」

三個跳舞女郎，手臂搭手臂，站在後面譏笑地望着他；她們的眼中露出不自然的光彩，彷彿要利用一夜的恣情狂歡，毀滅她們的青春。

內中有一人把鮮花擲在他身上，哈哈大笑，並且用又高又尖的聲音，叫出動人的聲調：「要是死在明天，那麼今朝該得享樂。」說罷，三個女郎被舞伴們挾着而去。

僧侶又喊道：「信奉上帝的應該生活，嘲弄上帝的應該打倒。」

他站在那裏仰觀天空，他的手指向天空指着。他的身軀突然地僵化，他的雙臂向外撲開，好像

有可畏的東西不能不迎拒似的。他的臉上顯出極端的恐怖和憎惡。於是經過像野獸一樣的咆哮以後，他身子站立不穩，從講壇上一直滾到衆人中間。大家急向四面散開，嚇得眼淚都流出來，高呼着：「疫氣！疫氣！就是爲上帝服務的牧師也不能逃避啊！」

但這並不是疫氣。因爲浮士德跑去幫忙時，用手臂扶持他，並沒有發見在他身上有什麼毒症

的痕跡。可是僧侶已受到致命的打擊，生命已危在片刻了。他張開眼睛，笨拙地注視浮士德，發出呻吟之聲。他呆視半響，在他的喘息之中，浮士德聽得他喃喃地說：「魔王，這是魔王，在天上。」

抬頭一望，浮士德只見天空有一大堆黑雲，分作兩岸，左右擺開，如同巨大的翹翼，在那潛伏的黑色頭形中間，顯出兩隻尖角來。

第五章

浮士德看到四周的人所受的痛苦，以及對他活在世上的無意義，與將來的空虛的失望，心中萬分愁悶，他深知道大多數男女一定要守候他，他們正一步一步地踏上石級，走到他家中。

當他緩步走上大門時，一羣人跟着他，牽住他的長衣，哀求他。

「浮士德，浮士德，好人呀，幫助我。我的獨生子——」

「哀憐我們，浮士德。沒有他人，只有您能救護我們。」

走盡石級，浮士德回頭一望，十分哀憐他們。「從今以後！」他說：「信心失掉了！知識變作無用了！我的可憐人啊，我不能幫助你們，我們的命運已經決定了。」

深深一鞠躬，他走進屋子，留下一羣灰心失望的人，對剛纔勸告他們而今已變卦的浮士德，竊私語，表示驚異。

他睨視他的書室兼試驗室而表示厭惡。一切書本對他無用。他對一頁一頁的書本再也找不

到半點安慰與靈感了。一部一部的醫學著作和原稿，化學巨著和其他有關係的材料，以及魔術方面的書籍，結果使他終究失敗。他對從前一度所喜歡的種種事情，已失掉信心。甚至對他自己也失了信心。

他走近儀器，這些儀器他曾經用以蒸煉解毒物，但已證明祇有悲哀的失望。對於這些儀器他曾經以希望的心理，疲乏的眼力，留信用過多少日子，他現在却厭視這些東西了。

「啊！容易破碎的管子，玻璃凸管，混合的粉末，來自東方的神祕的藥物，以及連同你浮士德自己，我們能抵抗魔鬼的力量嗎？哈哈！哈哈！」他的一笑，簡直等於痛苦的呼聲。

「信託天主罷！哈哈！沒有一個麻雀會掉下來，可是——呀！是萬能的哲學、化學和醫學的難量的能力！我要試試你的能力。啊呀！玻璃，玻璃，玻璃，玻璃，一切容易破碎的玻璃，太容易破碎的玻璃！」

他拿起手杖，準對玻璃管，曲頸瓶，藥瓶，和水晶球，一再敲擊不已，直等到地板上，桌子上滿佈着打得粉碎的一塊一塊，一片一片的玻璃屑和金屬體，方才停手。經過盡心的搜羅，巧妙的設計，以及熱心的收集而後完成的畢生的工作，竟在一剎那間，為情感所驅迫，完全毀滅。

他情緒的暴發，使他滿身顫動，連氣都喘不過來。他蹣跚地走到窗口，把窗子打開，下面依然站立許許多多百姓向這屋子望着，彷彿唯一的救星，還在這個屋子內，雖然浮士德早已否認有力量可以幫助他們。

「咳，可憐毒氣包圍的羅達城，咳，悲慘的難民！乞憐於你們的上帝！這是欺騙！他不能幫助你們，正如老而愚蠢的浮士德，不能幫助你們一樣。」他從窗口轉身走到一大堆的書籍，以腳踏踏着。

「無用的刊物使人類陷入深淵，你磨折我的精神，銷蝕我的一生，而所得的酬報只是一句空話，要你有什麼用處呢？你們將來會燒光，正如我現在來燒燬你們。」

走過火焰還未息滅的大火爐，他把書本一束一束地投入爐中，用力地前攜後曳；緊皮書，小牛皮書，羊皮書，麻布書，四開本，十二開本，八開本，以及象皮的巨著，一齊拋擲在烏黑黑的煤炭之中。然後他把接近火風箱的皮帶猛力地拖曳，於是爐火融融，聲大如咆哮，把浮士德一度心愛的東西狼吞虎嚥似地，燒個乾盡。

他把一部一部的書拋擲在結束他一生的壯志，希望和靈感的火葬場中。他注視書上頁頁隨

火旋轉而後變成灰燼。他彷彿覺得他的這些孩子們正在反抗他的舉動，向他高呼着，要他停手。

他兩臂挾着一包的書，似乎很躊躇。恰巧在這個當兒，被火燒得通紅的書集之中有一本落在火爐外面。這是聖文的著作，簿面上繪有凸起的象牙十字架。簿面已經脫落，印有很光亮字跡的書頁在火焰中迅速地打轉；一刻兒發見有一頁還沒有着火，從火光中，浮士德看出字句「我的上帝，您是多麼慈悲而博愛。」

「那是謊言！」他喊着。「永久的謊言！」

在失望的盛怒之下，他把手臂挾着的書本逐一投入爐中，其他的書集，也先後拋入，一本都不留。他坐在旁邊呆呆地望着他一生的心血付之一炬。火燄之強和他自己的怒意，以及銷蝕他的內在的情感之火，相互競烈。當書籍燃燒而發出呼呼的聲音時，他都能認識清楚，並且記得以前曾在深夜之中伴着這些書籍，哲學，神學，煉金術，和關於自然現象的書。

有一本比較其他的書集抗拒火焰最有力量，猛然引起他的注意。這本書至少已有三十多年沒有翻過，在現在的情景之下，料不到竟會突然露面，惹起他以往的種種迴憶。這書所敘述的，乃是

魔術學，用人皮裝訂，這人是一個殺人犯而判決死刑後用絞刑處死的。在書面上，有一個大黑圈，書自展開後，一頁一頁地分開，好像無形中有人手在那裏翻動。浮士德注視那正被火燄吞食而發出光亮的字句：「以惡制惡，所以要找尋地獄中的魔鬼。」

未幾另一頁展開，火光照出的文字是：「知識即權力，當給你權力去戰勝惡神……」

又有一頁翻轉，浮士德更加衝動了，念着：「假使你要得到權力去征服黑暗之神，應該在明月當頭之時前往十字路口。」

「還有呢，還有呢！」浮士德喘息着，搶步上前從火焰中拾起這本書。但這時火的勢力阻擋他，因此想用手杖從火爐中挑出這本書來，可是書已燒光了，呼呼的一聲，變成灰燼，升到煙囪管上面去了。

浮士德傾倒在椅上，面色灰白，只是發顫。他還記得這本冊子，極力想喚醒早已消失的記憶，再把書內所啓示的若干咒語，藥劑之配製法和祕傳方法等重新溫習一遍。

幾小時內，他枯坐不動，面如土色，爐火已漸失威勢，而餘燼未盡，牆壁上，天花板上，還看得出一

些無情的閃動的影子。

深深地呻吟以後，他站起來，翻翻曆本。「今晚上正是滿月當頭，」他自言自語。「那麼，就這樣罷。假使天主不肯伸手搭救羅達城的同胞們，而責罰我們在這裏這樣的詛咒下死去，那麼只好請惡神來幫助我了。」

第六章

差不多是深夜的時候，距離羅達城八哩之遙，可以看出一個模糊的人影，正穿過赤裸裸的長青樹木，在低壓的迷茫的烟霧之中移動着。

這便是浮士德，披了厚皮長衣，離家緩步而行，立刻使人知道他已決定去拜訪黑暗的權力，懇求他的幫助。他剛剛走向僅可辨認的離他約可二百碼的十字路口，一輪明月，光輝皎潔但有重重烟霧時時向上空旋轉月的面部一半已被烟霧所蒙罩着，而使烟霧的螺旋式的陰影，越過枯萎的樹林，給樹林加上一種可怕的性質，彷彿連樹木也被一種兇惡的生命力所支配似的。

他已到達十字路口，站立在交叉路的中心。他挺直身體站立一會兒，他的白髮和長鬚隨風飄展，他的長衣僵硬地拂動着，抵抗那砭骨的寒風。他專意地仰觀星月，於是舉起手杖，高聲的喊有：

「不要退縮，浮士德，你是一個年老的人，年齡很老的人。生命快要結束了，倘使你能給羅達城百姓一個安慰，即使犧牲你自己不朽的靈魂，你也得要幹。有這一次的最後犧牲，你對於人類纔可

洗刷你昏昏地過了一世的罪過。」

以最迅速的動作，把他的手臂和手杖，盡力伸出，在他周圍的塵埃土中劃了一個大圈，大圈之內，又劃出同一中心的小圈，再加上一個小圈。於是他從隨身攜帶的袋中取出一個頭骨來，昂首向月，兩手掌捧着頭骨，靠近胸口，手指握緊尖端下垂，然後以高聲喊道：「惡神，我要求你的幫助！」

初時他想這個請求是失敗了，但寂靜了好久，果然有些事情發生。風聲突起，來勢極猛，一刻兒變成呼嘯的狂風，把掃帚似的樹木，吹倒平地。月光消逝，宛如一絲燈光驟然熄滅。剛才畫成空圈的塵土上面，忽有星星之火紛呈眼前。這是閃動的淺藍色的火，彷彿在吞食狂風似的，星火越跳越高，風聲也越嘯越響。浮士德在狂風威脅之下，隨身亂旋，禁不住向後退却；點點星火，却堅如牆壁一樣把他擋住。火光中發出的紅，藍，黃，各色火焰，親近他，撫抱他，却燒不着他。

浮士德又高呼：「梅非斯特(Mephisto)魔王，替我顯出形來！」

發出這個可怕命令之後，「自然」的各種分離的原素，便集合起來，產生一洪大的聲浪，不但強大可怖，論其威勢也令人懷懷生畏。

大地之上活潑的動物都從穴中衝出來了，一羣老鼠倉皇出走，競賽似地跑過街道，嚇得尖聲的叫；夜間的棲禽蝙蝠紛紛飛過頭上，發出驚惶的呼聲；狂風增加了暴力變成颶風；大地震動，火焰更加擴大發出粗獷的歌聲，好像一羣惡魔配合着非人類的音樂齊聲歌唱，唱的是「天罰之曲。」空氣旋轉，發出雷電式的震動的聲音，閃動的電光從四面八方射出兇惡的暗箭來，每一次的閃電射擊，浮士德的身畔的火燄，星星的火燄，一再跳躍，牠們所引出來的魔鬼歌聲中叫嘯出勝利的音符。

大騷動之中，又聽到一種聲音，一種迫促的聲音。遠望天邊，在暗淡的天色上面，祇有一點亮光照着，便是發生這種聲音的所在地。亮光越來越近；發生的聲音也越發刺人耳朵。浮士德聽得這聲音，忙把身子旋轉着，從他四周的跳躍的星火裏面，他看見忽隱忽現的亮光中向他身邊趨來的，強烈而可怖，原來是一種閃爍的鬼火。在浮士德的模糊的印象之中，似乎有三匹不潔的駿馬，從天空閃爍地拖着一輛小車，好像有什麼東西坐在上面，頭上有角，兇暴萬狀。那時候在一圈一圈的火星中間，又聽到有物擊地之聲。轟然一響，一道白光從響處射出，天地爲之震動。火燄圍着浮士德身子，

好像表示歡迎他一般，瘋狂地旋轉。一圈一圈的火星紛紛上昇，彷彿脫離火燄而迅速地在浮士德頂上盤旋，趁勢把他掀倒，仆入惡魔所佈的圈套的中心裏面，這種情形等於蒼蠅撞玻璃窗一樣。於是一切寂然無聲。

靜寂了好久，浮士德的體力和勇氣恢復了。他抬起頭來，驚惶地望着他的四周。好像什麼也沒有發生，好像睡熟了後在月光下做了一夢。狂風消滅了，風中的一切現象，消滅無餘，跳躍的星火也不見了。所有的，只是他手中的手杖，以及塵土中三個圈子的蹤跡而已。

暫時的沉寂忽被一種聲音所打破，一種古怪蒼老的聲音。

「你叫我來。」

浮士德那時還屈膝在地上，急忙旋身轉來。只見長青樹木旁邊有一塊巨石，上面盤膝而踞者，乃是一個希奇古怪的小老頭兒，衣服襤褸，蓬蓬的白髮蓋着一頂寬鬆的小帽，先把小帽抬高三寸光景，當作行禮一般，然後再覆在額上。他笑嘻嘻地轉面向浮士德，他的笑輕鬆而狡猾，臉上露出高興的樣子，但這是惡意的高興。

浮士德立起身來，頭暈目眩，恍恍惚惚地走近他前面，因為他已覺得這是黑暗之王的僕人，也許就是那惡神自己。那時候那一位生客搖了頭，月光正射着他的眼睛。一刻兒他眼中發出可怕的血色的紅光，像地獄中血穴一樣。他的高興與笑像薄紙一般完全脫落。浮士德已夠明白他所當面遇到的，乃是卑鄙兇惡，使人恐怖的東西。

一陣恐怖聲使他修養有素的堅定的意志發生動搖。他用盡衰老的四肢力量，拚命地向城市奔跑。回頭一望，那個小老頭兒還是坐在石頭上動也不動，當他離開他的時候。他望見前面有一棵很大的橡樹指出一條到羅達城的大路來，他才敢緩步前進。轉了一個灣，他走近這橡樹，頓時發見有一黑影倚靠在樹身。這是一個人，一個古怪的小人。浮士德感覺十分驚惶，因為望望他的臉上，也露出一種惡意的高興的笑容，那位生客也是一樣地先脫帽然後戴上，動作也是一樣地希奇古怪。他又加緊步伐，一直走到城市的外圍，經過了城門。在黑暗中，穿過城門環洞時，突然觸着一樣東西，幾乎把他扳倒。他停步尋看，究竟有什麼笨重的東西阻撓他前進，但那時他恐慌退回，因為他所遇到的，還是那個古怪的脫帽的小老頭兒，盤膝而坐，面孔朝着他，露出高興的微笑，和兇惡的目

光。他委實怕見這個寶貝，因此拚命地跑，一刻兒都不敢停留，直跑到他的門口爲止。他站着喘氣，一面探首而望。時已向晨，許多居民正在路上走動着，有的抬了屍首，預備葬在城外，有的並不擔任那樣可憎的工作，只是偷偷摸摸地溜來溜去。

浮士德打開他現在荒棄了的房間的門，他屹立不動，緊握門上的把手來壯自己的胆，不想前進，也不想後退。那知道坐在桌子上面，面向着內的又是那位小老頭兒。他彈彈手指，望着天花板，表示十分閒散的樣子。在浮士德還沒有能約束他的顫動的身子和刺激已深的神經以前，那位生客已經慢慢地回視浮士德，表示十分驚異，彷彿他剛纔知道浮士德站在他的前面一般。於是他敏捷地一躍而下，向浮士德灣着身腰，鞠了一躬，脫帽的情狀，仍同以前一樣。

「你叫我來，現在我已來了，聽候你的吩咐。」

浮士德勉強轉身向前，畏縮地不願同那卑鄙的東西講話。他走近一些，放膽地注視他。「你是誰？我沒有叫你來，爲什麼進我的房間？」我問着，一面却很担心等他怎樣回答。

那生客一言不發，但在敏捷的動作之下，溜到他身邊，站着不動，給他一個傲慢的斜視。未幾在

機警的溫和姿態之下，他從破衫中拿出一卷羊皮紙，伸手交給浮士德。他的態度非常恭敬，可是那時候他的一笑，簡直是，自大而又驕傲，眼中含有挑釁和精於計算的意味。

浮士德站在旁邊不動，看他怎樣。

在另一個機巧的動作之下，那生客打開羊皮紙，展示內容，給浮士德看。乃是一種契據，用黑色字母寫成，宛如律師的筆據。他又拿回羊皮紙，用手指在紙上輕輕指畫，瞬息之間，只見火光爆發，上面的字母隨即發出光來，閃動不已。

浮士德念着字句：「依照此筆據，我，教師浮士德，放棄對於上帝之信仰，將我之魂靈歸依世界之主宰，魔王。我所得之酬報，爲黑暗之權力及一切惡神在大地之上均依照我之所囑，爲我執行其職務。」

那位生客立刻把筆據捲好，摺捲時，依然是完好如初，一點沒有火灼的痕跡。他留心注視浮士德。

「滾到後邊去，魔鬼，」浮士德喊着。閉了眼，自擊其額。

「你叫我來。即使不簽這筆據，我現在也不回去，除非你放我去。」

「去，去，滾出去！」浮士德喊着，蹣跚地去到窗口，靠着窗欄，以雙手緊緊抱住頭部。「死亡，到處死亡！鼠疫，與死亡！」他自言自語，說時，他恰望見一輛殯車裝滿一堆一堆的麻袋尸首駛過。教堂的隨從們披上奇怪的用以防毒的頭巾，跟着步行，走路時，捧着火盆，把硫磺，草藥，瀝青一齊燒着。

「只要一天我有權力。」他喃喃地說。

「你真要，你可有一天的權力。」

浮士德身子擺動，看看他，表示驚奇，臉上表顯着強烈的情緒。

「是不是爲了這件事喪失我的靈魂？」他問着。幾乎不敢說出這句話來。

「不是！這一天是你的，你要怎麼樣，就怎麼樣做，你瞧。」他取得浮士德的沙漏時計，把牠倒立着。

「二十四個鐘點，但是你須先簽了這個筆據。要是這玻璃器中的沙子未流空前而你懊悔同我做了交易……你可以取回這筆據。」

浮士德前進，熱望地發問：「可以成爲我的權力來救護病人？」

「你是主人了，不管你怎樣命令，一定照你去做。」

「就這樣罷。給我筆據，我願意簽字。」

生客臉上立刻露出勝利的光彩來，他的雙目發出火光，像兩個火爐在深陷的地穴中，熱烈地發光，一面他捲開筆據，在那學者前面溫柔地展示着。

浮士德拿了筆據，取筆簽字，但生客奪取他的筆，另從他的衣衫中抽出一枝腥紅的翎毛筆來。「用你自己的墨水，浮士德，只有那種墨水，才可用以簽字在這個筆據上。」他說，說時把浮士德的墨水壺倒翻在地上。

浮士德望着他，要想追問似地。

「只要一滴血，浮士德。」他輕輕按住浮士德的手，用翎毛筆尖，惡意地向手腕的靜脈上刺一下，然後抽出一滴血來，再用這一滴鮮血裝在筆尖上，遞給浮士德。

浮士德躊躇了半響，堅決地簽了字。「只爲了一天嗎？」他問。「惡神啊！在未來的二十四小時

未過完前，隨便什麼時候，我可取回這個筆據，假使我願意的話。」

惡神迫切地搶回筆據，藏之懷中。眼中又閃出火光來，面部的表情，異常兇惡。

「只爲了一天……，」浮士德連續地說。

「是的……等到沙子流完爲止。」

第七章

惡神不見了，浮士德看看手腕上一點血痕，對他已經簽字的筆據內的字句重新思索一下。「是的，我已犧牲了我的名字和我的血，而不放棄我的靈魂。在二十四個鐘頭以內，很有不少的事情可做。」

敲門聲很急，外面發現許多人的聲音，悲傷哀訴之聲，深深打動浮士德的心，他走到窗口。打開了窗，俯視下面。

「浮士德，懇求你幫助我們！」

「可憐受難的人耐心着，」他向他們說。「我來了。」

他的手按着門門，停着一會在那裏想。

「這樣，我可以搭救……在魔鬼名義之下。」

開門時，他已看見一羣人已經湧上石級來。

一個婦女首先衝入，抱住浮士德，以哀求的神氣望着他。

「浮士德，浮士德，我的丈夫！一個好人，世上最好的人，他現在快要死去。你是聖人，浮士德，請求你醫好他的病症。」

「把他帶進來，」浮士德說。

兩個壯漢用小牀抬了這人上來，把他躺在浮士德前面。浮士德彎着身腰，以手按着病人的心臟，低聲地說，「在魔王名義之下，起來！」

結果真奇怪，那人竟直坐起來，四面望望，表示不可思議的驚奇，彷彿是平常睡熟了被鐘聲驚醒了好夢一般。旁觀的衆人將信將疑，沉默了一會兒，發出一陣的讚美聲。

「神蹟！神蹟！」瘋狂地叫着。

年青婦人吻了浮士德的手。「浮士德呀！她哀求着。「你是上帝的聖人！我的母親！請你把她弄醒罷！救救她，我願意每天在天主前面替你祝福，到我自己死了爲止。」她指指她的母親，正在石級旁邊的一個草墊上躺着。

浮士德走下去看她，旁人恭敬地讓出一條路來，當他經過時，大家吻着他的長衣。

他站在她旁邊，心神不甯，忽然覺得有一種強大的對抗勢力表顯在眼前。他注視她的面部，不覺驚懼萬狀，因為他看見有一象徵和他的努力相抵抗。那便是在她的胸部，掛着一個耶穌殉難十字架聖像。

他盡力以手撫着她的心，可是有一雙無形的手，把他推開。他再努力向前：

「在……名義之下。」

但是連這樣的輕輕的名字，也說不出口來。他竭力以手壓住那見不到的阻力；可是一陣奇痛湧上心頭，好像尖刀刺入，苦楚至不可名狀。他的手臂遂變為萎弱乏力，動彈不得。他面容憔悴，汗涔涔地在前額流着。他喘氣急促，神經極度緊張。他還是彎着身子去控制這個對敵的勢力——耶穌殉難十字架聖像——他眼前的敵人。好像在急流中泅水逃生，他鼓着勇氣移近婦人的胸前，暫時將目光移轉不去注視那十字架聖像。

婦人的女兒，正以手托住垂死之人的頭部，她深知道浮士德的痛苦，因此在他面前舉起十字

架聖像，從嗚咽聲中哀哀地說：

「浮士德，爲了天主的緣故，救救她！」

他躊躇不前，臉上彷彿被人打中了一拳，弄得氣息全無，頭部向後傾斜，手臂因全身震動而向前伸開，爲對抗某種不可見的巨敵而保衛自己。他聽到喃喃地的恐慌聲音。

「他不敢面對神聖十字架。」

浮士德匆忙地走上石級，惶恐地逃避他所難以抗拒的尊貴的權力。這種權力曾經壓迫他，打擊他。

凶暴的呼聲發現，力量很大，所表現的情感也很強烈。

「他正表演奇蹟，」一個人喊着，「但魔鬼是他的共犯。拿石子來，打他！」

「是呀，以石子打他！」各方面都是連續地喊着，「打這個魔王手下的小子！」

一大塊硬石飛到他的頭邊，打在橡木門上，砰然的一響。隨即有許許多多的石子，如飛燕一般射來，一大半打在門上，牆上，雖然有幾塊中了目標。浮士德的長而且厚的袍子稍稍可以防禦，可是

一塊石片打中了他的頭部，使他暫時發暈，流出一些血來，滴滴地淌到眼皮上面。他轉身逃逸，衝進門去，防避石子。他進去時，又有一排石子飛來，怒罵之聲也格外地響。蹣跚地進了書房，他垂頭喪氣，完全失望，在將死的婦人身邊與那無形勢力苦鬥的精神，已經發生動搖。

這就是他一切犧牲的結果！爲了這事，他已損害他的不朽的靈魂！

石子仍打在書房的窗上，打得玻璃粉碎，片物不留。

他把他一生的餘年以及將來的全部生命，孤注一擲，期望可以消滅羅達城的鼠疫。但他現已失掉，失掉了一切。那時他想到這個筆據在沙子沒有沈下去以前，可以隨時作廢。

「現在生命對我有什麼意義，他呻吟着。我不願再活下去了。沒有別的願望。信仰已離棄我，我已排斥知識。我現在已無別的本分可盡。就是犧牲，也無用了。生命就是痛苦。」

那時有一種思想，他突然想到，假使他在這一天上死了，簽給魔王的筆據可以作廢了。

「這樣也好，」他自言自語。「那麼，就這樣罷。」

他打開小箱，取出一黑色瓶，內藏剝蝕已久的人骨圖案。上面有曲線的環形，印着「喝了忘記」

幾個字。他倒了一些於大口水晶杯中。這是無色的液汁，含着淡淡的微香。他雙手捧着杯子，湊上嘴唇，說道：「救我，你這死杯。」

杯子方纔湊上嘴唇，牆上黑影好像移動，而漸漸顯出形來。一手握住他的胸部；魔鬼站在面前。來。「不要！你不能這樣逃避我。沙子還沒有流空呢。」他把杯子從那苦惱人的顫動的手中奪過

「難道一個人不能選擇他自己所要的時候去死嗎？」浮士德問。

魔鬼重新舉起杯子。

「你瞧裏面。」他命令着。

浮士德注視杯子，只看見無顏色的毒藥。但一刻兒毒藥好像蓋着薄雲似地，顏色變作蛋白色，未幾發出亮晶晶的紅光，活潑地閃動着。一經閃光，薄雲消逝他覺得正在望着一個奇異的幻境，年青和活潑的幻境。

面容對着他微笑，一個青年的面容，表示着熱情與動的活力，表顯着生命的快樂以及對他的

權力的絕對信任。

青年時代常常引起浮士德的注意，可是從沒有像這一次眼見到如此光榮的表現；偉大的活力，卓越的天賦。

「在死杯中我看見的是什麼？」他低聲地說。

「不是『死』，浮士德，乃是『生』引誘你，叫你想到青年時代的壯美的影像！」魔鬼在他耳邊竊竊私語。

「你是誰，在此講到『生』？」

「誰想得到我是誰？我有許多形態，可是你最知道我，啊呀！浮士德！我就是梅非斯特。」

「爲什麼把這美麗的幻境化給我，看我已不想活下去了。」

「可憐的浮士德，你還沒有輪到要死，爲什麼希望死呢？」

「我怨恨生命，」那苦惱的學者呻吟着。

「你再瞧一瞧杯子，」梅非斯特低聲地說。

浮士德照樣地一看。年青的影像不見了。水泡很快地旋轉，液汁好像開滾了。液汁的沸聲停止，亮晶晶的點子與黑漆的斑點交叉在面上，漸漸形成一個憎惡的影像，一個恐怖的東西。碎骨列在面前，頭顱上有蛆蟲爬着，在頭顱的四周，看起來彷彿就是他自己的外形。

「你喜歡死嗎？」浮士德？梅非斯特譏笑地問。

浮士德把碗蓋倒在地上，雙手抱頭，嘆息不已。「我對生命早已看透了。對於我只有怨恨。」他喊着。

「不，浮士德。」梅非斯特回答。「你只懂得書本，却不懂享樂。只有快樂，才是生命。」

「快樂於我什麼用呢！我是衰老的人，萎頓已久。我太老了，不配享樂了。」

「我給你青春，一切恩物中最大的一個。瞧，你拿去罷！」他指着毒物，浮士德所擲在地上的。他又在毒物面上看出一青年的影子，有驚人的壯美，目灼灼有光，頭角崢嶸，氣態軒昂。

梅非斯特撫着浮士德肩膀輕輕地說：「你曾經期待過你自己，你能夠做你的浮士德，只要吸受一種思想。」

浮士德長嘆一聲，一切希望，痛苦，愛慕，失望，與欲望莫不透露在這一嘆之中。

他旋轉身來對着梅非斯特，伸手作請求的樣子，他的面色灰白，樣子可憐，用急切和哽噎的語調喊出「給我青春！」

他緊閉雙目，經過精神的鬥爭以後，神經已經乏力。魔鬼雖就在他旁邊，對於他的話，魔鬼臉上作何表示，他已經看不見了。

眼睛發光，魔鬼臉上露出十足的殘忍。

「最後，」他向自己低語。「最後我已把你引進圈套了。」

第八章

光天之下，浮士德書房中沙漏器裏面的沙子已經一部分沉到外面，表顯簽了筆據以後，至少已有三小時的時光過去。

一絲太陽光橫射到書房中間的橡木桌上，顯出浮士德的身子，他仰面直挺地臥着，像屍首一樣，雙手按在胸前。

梅非斯特站在高頭俯視他。

「我的！我的！現在差不多是我的了。憑着光明的權力我已贏了賭物。」

他抬起頭來，自傲地喊着。「誰能抗拒惡神的巨力！」

火爐正呼呼地燒着，發出一陣強烈的熱氣來。梅非斯特跳在燒熱了白煤上用嘴逼近火焰，盡力地吹了一口氣。火焰立刻發出一陣尖銳聲，籠罩着他，火燄一面跳躍着，一面唱出地獄的歌聲來。梅非斯特從火光中抽出一些東西，拖在背後，拖到房間裏面。這是一大塊的流動的物質，光彩明亮，

上面發出各色舌尖形似的火焰，競賽，照射，閃爍着。

他把這一大幅火燄蓋在浮士德身上，四邊垂掛到地板上。然後從他的長袍內，取出一面小鏡子，握在他的手掌中，揭開火燄的蓋物，照着浮士德的臉，衰老多鬚，疲乏而憂苦。他把鏡子移近浮士德的口部，停了好一會，然後把蓋物從新蓋上，這樣浮士德便重又完全被罩在他的火燄跳躍着的大衫下了。梅非斯特自己注視鏡中，他嘻嘻地惡笑，因為囚閉在鏡中的，就是浮士德的臉，望着他，面色苦痛，兩唇顫動作懇求狀。他把鏡子放在懷中，謹慎小心，好像這是無價之寶一般。

他把兩臂高舉而又放下者三次，沿着檯子疾走，他疾走時，火燄隨之上騰，直至上有屍樣人體的檯子被包圍在火燄所成的高牆之內，火燄和樹枝般四面射出，絞扭糾繞，充滿了室的四隅。書室現成爲一巨大的火爐，可是其中並無東西燒燬，惟有地獄中的悲歌聲從火燄的魔鬼式的呼嘯呻吟中滲透出來。那火燄的蓋物掀動如波浪，好像有可怕的掙扎在下面進政着似的。

「安靜！靈鬼！不要鬧！」梅非斯特命令着。「這是夠了。」
一刻兒，一切啞然無聲。

火簇消滅了，歌聲也中止了。火衣變成深灰色，掛着動也不動，明明表示裏面有一個身體已經構成。

梅非斯特以很敏捷的動作，打開那火衣。「站起來！」他發出命令，「站起來，過你的生活罷。」舊時的浮士德已經死去，替代的乃是一個頂漂亮的青年，穿上白色的絲質製成的服裝。

他立起來，四面望望，跳下地板，伸出手臂，高興非凡，宛如大夢初醒。他生得均勻而壯美，身材高大，壯碩而柔順的頸子，和推積了深色鬚髮的頭部，搭配得非常適當，舉止行動，顯出神經堅定與溫和相配合。他穿的是義大利式服裝，白色的袴，白色的緊身，鑲着金色的邊，鞋子，大衣，和帽子，也都是金色，帽上插上黑鵝毛。

他的面貌誠懇而坦白，沒有痛苦經驗的線紋，也沒有染着人世的污點，充滿生命的光明。他的深色的眼睛，熱烈而勇敢，全部神氣顯出他有信力，權力和決斷。

梅非斯特站在後面留心看他。對於自己的工作表示自傲的滿足。對於他自身，他突然的從火爐中蛻化出來一個影子，這個影子是他許多的「我」中的一個，漸漸化成爲身體，由稀薄而變成

凝結，他的舊時的「我」則一點一點地退縮。這新生的梅非斯特留意注視浮士德，他並不舉目而望，只是搖搖手，向他原來的身子，這身子現在只是微小的影子，由動搖而終歸於消滅。

梅非斯特現在已取得世上一個人的形態；成爲浮士德終身的可愛的伴侶。

看來，他是生命正在開始的一個男子，勇敢而偉大，且有指揮他人的氣概。他穿上最時髦的衣服，用閃光黑色外加血紅色的點子的綢質製成。他全副緊身，鞋子，袴子和帽子都是黑色，罩着淺黑紅裏的綢衣，走路時光彩動人。他的帽子尺寸合式，戴着動人的紅色羽毛，鞠躬時，羽毛挺得很直，約有三尺的高在空中擺動着，很像一朵鮮豔的紅花插在黑色的莖上。他身懸寶劍，以長衣遮住。

走前幾步，他向浮士德深深地鞠了一躬。

「梅非斯特，聽候你的吩咐。」他正式宣示。可是他的眼睛，躲避浮士德的視線，在傾斜的和粗暴的濃眉下面，依然傲慢而無情。

浮士德站着不動，舉手望望梅非斯特，輕輕報以一笑，含有挑釁的意思。

「你該聽從我的命令？」他問。「在一個整天中，控制世上一切的靈鬼！」

「直至最後一粒沙子流下來之後，」梅非斯特回答，說時以手放在沙漏時計上面。「你要我替你做什麼？」

「這可難說了。我的欲望太多了。我久已死去。到現在才更開始我的生命我過去的一切生活，都白化了。我有很多的知識，但對我並不需要。現在我所要的是生活。給我生活。凡是人間能夠做得到的，我都喜歡。」

「不必擔心。爲着你的欲望，我一定好好地侍候你。且看！」

梅非斯特忽向火爐那方面伸出他的手臂來，在那裏有一個變動不息的模糊的影子，這個影子，慢慢地變成一固體動物，一步一步演變，竟在浮士德前面出現一個驚心動魄的裸體美女，肌膚白嫩，頭髮淺紅，光輝逼人。她是有生命的，因爲血液跳動着，她的呼吸的聲音也聽得到。美女的面貌，又嫵媚又清秀，但是她兩臂外伸，秋水盈盈，一望而知是多情而準備陷入情網的女子。

梅非斯特目光閃動，像老鼠一般偷看浮士德的神情如何，他滿臉笑容，表顯一種野性的愉快。「又是一次成功！」他自言自語。這是犧牲皇后的一着棋，棋盤上最主要的一着。我用牠來把

多少靈魂引入圈套！對年老人是用騎士，對女人是用堡壘，對於青年是用皇后。」

浮士德走近她時，好像有人拍拍他的肩膀阻止他；那時，梅非斯特正站在後面，怒目而視，把面頰動一動，發出一個無聲的命令，那個人影就不見了。

「梅非斯特呀！幻影！」浮士德說，說時向他微笑。「我要命令你勿再給我這樣的東西。我所要的，只是世上真正的東西，活的東西。」

「什麼叫做幻影，什麼叫做實在？」他溫和地回答，人生終了在那裏，幻夢開始又在那裏呢？」

「我不願聽詭辯學和哲學，梅非斯特；那些話是對舊時的浮士德說的。今天我要看真實的世界，外面的偉大的世界——」

爲答覆他的要求，梅非斯特以靈巧的動作，脫下大衣，在迅速的輕輕一掃的姿勢之下，把大衣在他們兩人的中間，展開在地上。

「你既然命令我。」他說。「站在我的神衣上。」

浮士德表示驚異而望着他，照他吩咐去做。梅非斯特走到浮士德的身旁，把手緊緊地扶着浮

士德的腰部說：

「我把整個世界給你看。」

浮士德熱心地望着他，回答：「只要把人世的快樂給我看。」

「照你的願望，來！」

他緊緊地握住浮士德，皺着眉，注視窗欄，全部窗欄脫框而動，兩邊向前傾斜，分裂爲碎片，紛紛落在路旁。其時神衣擺動腳底下發出尖銳的聲音來，未幾神衣騰起，載着他們很輕鬆地飄過桌子上面，停留了一會兒，好像聰明得很，要等待主人們坐下來似地。於是牠下沉一些，彷彿作一決定似的，迅速地飛出窗外去了。以最高的速度，升到城市的上空，環着教堂而行。梅非斯特引首他顧，不視教堂，一會兒離開羅達城已有好多哩了。

他們翱翔天空時，冷風砭骨，但浮士德的呼吸與視線並不受阻礙。他覺得那件神衣，在他腳下面薄而且硬。虧得受到風的支持，他還能平安地倚靠着，看見他們所經過的各處變化不定的種種奇景。

「你要觀光那一個國家？」梅非斯特問。

「讓我看見了再由我決定。」

不必經人家的命令，神衣轉變其方向，朝西南方面疾馳而去。一省一省的地方似流水一般消逝。

依浮士德看來，向後風馳電掣的山水平原，湖沼森林，一一映入他的眼簾，彷彿在柏達（Paris）大學大教室內對着地球儀重新溫習一遍，當他瀏覽這一串的景物時。

「假使你對某一個國家要特別留心注視，」梅非斯特說，「只要你說出話來，神衣就可停留一刻兒到了一個地方，你要降落下來，也可以辦到。」

他們衝上滿佈白雪的阿爾伯山（Alps）及其聳起的山峯，浮士德俯視下面的湖沼，好像在一塊大塊青石上面，有許多小塊的孔雀石點綴着。經過地中海時，依照浮士德的吩咐，他們徘徊半響，以低度速率前進，浮士德看見大帆船在海中行駛。

「西班牙大商船的先鋒，」梅非斯特說，「不久要完全毀滅了。」

他們跨過大海，地圖上的有名高山，並且深入廣大的沙漠之地，這些地方，日光逼人，天氣奇熱，因為受到赤道的太陽光的四射的緣故，他們又越過森林和海邊的叢林，在那邊休息一會兒。

「紐比亞」，「Nubia」，梅非斯特說：「那一帶地方的人民的命運，不久要同大洋對面新發見地方的白種人化而為一，世上白種人比較別的種族，對於我格外願意服務。」

「新陸地嗎？」浮士德喊着。「我曾經聽到這名字，我很想去看看牠，帶我去，梅非斯特！」

於是他們神速地，飛過大洋，幾與太陽同一速率，歷經暴風晴天，不受自然現象的束縛。這時，浮士德除了白雲遮蔽，以致景色模糊以外，看到茫無邊際的大洋，呈現各種不同的彩色，一刻兒風平浪靜，一刻兒駭浪怒濤，似萬馬飛騰，又似蛟龍取水。他見過巨大的水棲動物，肥碩的鯨魚，在羣魚相逐之時，噴出一縷高聳的水氣來。但他看來這是一個荒涼的海洋，因為他看不出一點船的影子，也不見人的蹤迹。

梅非斯特也許懂得他的思想，因為他說道：

「浮士德總有一天會到來，這大洋的上面，可以看出不少的公路和小路，正同你的薩克遜情

形一樣；巨型船隻，也許不是我們所能料想到，也可以行駛洋面，往來不絕，與天空的飛鳥相彷彿。某一時期，很多的船隻從舊世界駛往新陸地，但只有一隻船仍駛回原處，其他船隻的命運，除了我，梅非斯特，便無人知道了。」說時，斜視他的伴侶，臉上露出嘲笑的样子。

浮士德覺得在看見陸地以前，已經有很長的時候經過了。他俯視下面一點一點的小鳥。未幾，他們徘徊在新的陸地上，氣候淡熱而生產豐繁，大森林滿佈地上，同着豐盛的牧畜露出笑容來。

梅非斯特說，「還不到一代之久，白種人發見這塊大地，爲替我的名字增光，他們已做了很大的工作。因爲我是主人，世上的主人。」他冷笑着說。

於是他低下頭來，順從地對浮士德問道：

「現在到那兒去？你的尋樂的地方已選定了沒有？你要看永久的冰雪之區呢，還是要看地球上的神祕之地？你要我命令我的神衣帶到東方，俄斐（Ophir）震旦（Cathay）等地方去呢？還是到你曾經讀過，聽人家講過，而沒有親眼看見的地方去？」

「不，梅非斯特！我不願在說奇怪方言的無名民族裏面獨自游蕩。流光飛駛，而我的時間很短。

把我帶回本鄉去罷。不容我再想一下，帶我到義大利去，那邊是我學生時代奮遊之地，迴想起來，只有那個時候我的生活，非常快樂。

「那麼到義大利去罷！」梅非斯特說。

神衣旋轉着，他們又奔雷一般地衝過狂風，越過寂寞抑鬱的海洋，比較他們從前經過的時候，還要飛得快，所以浮士德，從最高的天空俯視下面，只覺得汪汪大海猶如連續波動的斑點，在底下打轉。

飛行漸慢，浮士德看見陸地漸漸接近，便有些不耐煩了。

「這兒是英吉利。」梅非斯特說，當他們經過的時候。「一個小小的島國將有一天主宰全世界相當的長久，——要是人們拿時間來計算的話。」

現在他們更慢慢地飛行着，浮士德對於他們所越過的國家，城市、鄉鎮、村落，都能一一指出。他們忽忽地橫跨法蘭西，穿過德意志和他一度寶愛的薩克遜，再經過阿爾卑斯高山而侵入瑞士的上空。最後，他們又高飛在義大利的天空上面。

白天快要完了，將近壯麗的大城時，點點燈火已經發出光來。

「停住！浮士德喊出。

隨身怒吼的狂風消滅了。行程極慢，神衣也預備休息，在他們後面，發出一陣輕微的暖風來。

浮士德靠着神衣的邊緣，梅非斯特嘲笑地望着他。忽然烟火自下面上升，金色的噴水池，五彩的星，橘黃色的火光，以及蛇形一般的銀色的泉水，一齊映入眼中。

「前面有很大的快樂。」浮士德喊出。「我願意接近一些。這樣，我可以看得清楚一些。」

神衣迅速下降，但十分平穩，繼續降落，直等到浮士德對下面走動和跳舞的一羣人中，能夠辨識一個個的人影來。他所注目的集中至一個地方，烟火和發光的火把快樂地照耀着。跳舞仍在進行中，隱約的音樂，合班歌唱，及嬉笑的聲音，時時隨着微風吹到他耳朵邊。

梅非斯特站在他後面。他舉起雙手，捧着浮士德書房中的沙漏時計。裏面的沙子一大半已經沉下去了。含有惡意的咯咯低聲而笑，他把那玻璃器具拋擲在空中，一刻兒不見了。

浮士德全神貫注於下面的景象。大典正在壯麗的王宮前面廣大的庭院內舉行。

他看看梅非斯特。

「這個假日，爲的是誰呀？這樣的歡樂和慶祝！」他要求着。

那惡魔彎着身子，以手按住他的肩膀。「今日泊瑪（Parma）公爵夫人結婚，」他低聲地說，「義大利的最尊貴最可愛的一位夫人。」

「泊瑪公爵夫人嗎？」浮士德喊着。「誰沒有聽到她的名字！她的美麗，全歐洲聞名！我倒要看這個海倫（Helen）」

梅非斯特把身子移近些，更加緊緊地抱住他的同伴，然後以嘴湊上浮士德的耳朵，輕輕地，可
是很清晰地吐出一句話來：「她將要變做你的人——今晚。」

第九章

夜深了，可是外面黑暗的突然侵入，只是增加泊瑪公爵夫人的王宮的庭院內的金碧輝煌的氣象。好比一粒閃爍的寶石在黑色天鵝絨製成的背景前面閃出晶光來，顯得分外的鮮明。

這廣大的庭院，以細巧的希臘式的柱子撐着，中間隔以玲瓏的環洞。花色窗紗在這樣的場合，往往下垂，可是現在却已捲起，因為那天晚上又溫暖又人多。狂歡的賓客們在淡藍色的天空下面舉行跳舞。天上星光流動，無數巨大的火把插在銀盤上面，閃出紅的黃的火光來。大型羅馬式的掛燈，用細巧的銀練掛在環洞下面，在微風中旋轉着，擺搖着，露出懶散的樣子，並且在燃燒的時候不時透出香油的溫柔的氣味。

在王宮的盡頭，有香水的噴池，池中有紫銅雕成的四個小的愛神正在舞蹈的模樣，口中噴出泉水來，會合而成爲一個薄薄的旋轉的華蓋，好似倒懸的碗形，下面承着金色的燈火，因此當泉水飛濺在粉紅的花石上面時，引起觀衆的注目，彷彿千萬個黃晶色的寶珠，不息地自上衝下。

面對噴水池，在庭院的另一端，有一寬大的平台；向後面走去，便是大廳的大門，兩個淺綠色花石製成的樓梯，排列在大廳門的左右兩邊。

平台的中心，有一個不很高的寶座，展開在前面的是一幅綢的帳幕，外加織錦花邊，彎曲地飄展着。倚臥在這寶座的厚墊上的便是泊瑪公爵夫人。

婚禮在三小時前完成，現在她的丈夫靠在她的足邊望着她，他眼中顯出情人應有的熱情。他是佛洛倫斯人（Florentine）生得身材適中，很有威儀，乃是一個肌膚深色，態度沉默，富有熱情的男子，頭髮和短髭都是深黑，同他一雙深藏不露的眼睛，配合得十分相宜。也許是爲了他的精力飽滿，體格強健，爲了他著名的勇士和劍客，纔使他向那夫人求婚而得到勝利，因爲她的美麗和巧智在義大利是全國聞名的，多少人從歐洲各地前來向她求婚，都沒有如願以償。

她似醉似癡地看他，撫摸他的觸及她膝部的頭髮。她的美麗含有神祕性，斌媚而自傲，冷淡。她的細密的黑髮，走動的時候，反映出奇特的淺藍的閃光，襯出她的十足的蛋形的臉，對着她的小孩樣的皮膚，仍能吐出一絲光彩來。可是迷惑和勾引人的地方，還在她一雙眼睛，因爲眼睛中充滿了

神祕性，透露出來的熱烈的而有威儀的精神，表顯她是情感豐富而性情熱烈在許多賓客之中沒有一個不妬羨這個佛洛倫斯人的好運道，婦女中間也沒有一個不忌妬公爵夫人的天賦之美，和她的引誘力的偉大。

但是她驕傲和變化不定的精神，終於安定下來。因為她竟然陷入情網還是她一生的第一回。她在過去常常玩弄男子來尋自己的開心，往往故佈迷陣，使人家陷入其中而在旁邊注視，並且以實驗者的興趣來看人家的種種奮鬥，然後由於厭惡而把人家棄之不顧，另外去找尋其他更足以刺激的把戲。

「可愛呀！」她喃喃地說。俯抱她的丈夫，「你從不注視我的跳舞女人，我從來沒有一次看見過你把目光趨轉到我爲着動爵快樂而設計的任何表演。」

「眼睛跟着我的心，」他回答。撫着她的手，恭恭敬敬地吻了一下。「你現在永遠有我的心了，請你使牠發光發熱，而我也將努力使你的心發光發熱。」

她的輕輕的撫慰，已給他一個諾言，這是用極度誠懇而取得的多情的諾言，可是這個諾言不

久被打破了。

庭院內的景象現在正是光芒萬丈，壯麗非凡。酒神舞正在進行中。五十位姑娘，穿了希臘古代寬袖衣衫，像萬花筒一般紛紛旋轉，一面以七絃琴共同歌唱，一面合着拍子旋轉。

賓客們安坐靠墊，分坐在沿牆壁一排的沙發上面，牆上滿佈高貴的織錦。所有人的眼光都集中，在動人的表演。

表演忽然中止。噴水池那邊的鍍金大門打開。從外面可聽到一種希奇的聲音。金髮的小僮急急忙忙地穿過庭院，跑到平台去稟告女主人。輕步走上綠色花石的階梯，他在公爵夫人前面屈着膝，低了頭。

「好！她迫令他說。」

「生人不速之客！從東方來的！」他喘息着，連連續續地喘氣，因為他在大門前遇到的，使他發生驚奇和恐慌。

「誰把門打開？」她喊着，站起來，冷淡而有威嚴。「已經沒有別的來賓，如果有不速之客，他們

也應該等我的邀請。去！小僮，先去阻止他們進來，等到我得到關於他們進一步的消息。

但是她還沒有說完話，看守大門的已經被人推倒，裏面一幅非常壯麗的景象，已經顯露。誰也沒有注意到庭院內的燈光，燈和火把早已動搖而變為暗淡，成爲微小的舌形似的藍色火光。生客自己帶來了光明的火，他們的隨從執着火把，發出強烈的火光，噴出高聳的層層密密的白光，賓客們爲之目眩，好像黑夜的大手中，握持着一個光燄的寶石。

一隊人經過大門慢慢地前進，賓客和跳舞人紛紛後退。他們對於泊瑪公爵夫人盛大宴會時的偉大的表演，已經看慣，可是他們現在目不停轉地迷醉於一切，乃是因爲他們從沒有想像到會有這種光明和華貴。這是從東方帶來的神奇的光明和美麗的幻景。

有兩隻碩大而雄壯的象，站在大門後面，在很大的紅色斑點的象牙中間，擺動他們的白色大鼻，並叫出聲音來。牙的尖端則包着金色的裝飾物。這兩隻大象披了絲織品的衣套，外加繡邊，頭部則覆以金片，掛着銀鈴，走路的時候，叮噹作響。神氣活現，架子十足。

在兩個裝飾華貴的大象兩旁，站在一排的紐比亞僕人，雙手撫胸，緩緩前行。引領者是一個勇

士掛着一把利劍，在熱烈的白光之下，閃照着一種惡意與威脅，他穿上笨重的東方的鎧甲，從頭到腳，象徵着他的主人握有無上威力與不可抗拒的力量。

但是注意的中心點是在兩隻巨象的中間，當牠們威嚴地步入庭院時，兩象之間掛着一隻以東方絲質製成而有天鵝絨墊子的吊床，籠罩在一頂金帳中，各色的寶石在帳上面閃爍着。

上面坐了一個青年，壯美爲人間所少見華貴的裝束，好似東方的王子，雖然他的膚色，與面貌顯出他是歐羅巴種。他的態度，等於國王一樣，他昂昂然顯出他的驕傲，和不易高攀的神情。一種內心的光輝流露出來，射到他的四圍，越顯出他富有神祕的權力和偉大的性格。

經過庭院再走上平台，這輩使人驚異的一班執事執着許多燈，閃出明亮的火光來，緩步而行，一直走到花石階前停止。巨象在牠們前面，伸展出龐大的鼻子，叫出響聲來表示歡呼。

公爵夫人依然站在那邊，她爲了他們突然闖入而引起的憤怒，現在一變而爲敬畏的詫異。她的丈夫立在她身旁，執着她的手，但已完全被那魔術的表現所吸住——神祕的生客，他的富麗的裝束與壯嚴的態度，以及他的華貴的隨從。小僮和僕人們坐在寶座的四面的，向前衝過去阻止那

無禮的前進，可是他們竟一一被捕而被縛。

兩個紐比亞人跑到前面，一面一個，捧了禮物，放在公爵夫人的足前；一個拿的是地毯，絲披肩，用靈巧的手工繡成的巾帶，金色銀色不同，都是鮮豔奪目；另一個捧着飾以黃金的象牙小匣，那人匍匐着展開匣子，許多閃光的寶石和名貴的飾物都暴露出來。

公爵夫人竭力鎮持。她的一雙眼睛，等於被蛇迷惑的小鳥一樣。她的目光只注視那東方的王子，王子對於她，具有她所企慕的，希望的，寤寐以求的一切：豔遇，愛情，權力和神祕。她開口了，可是她的聲音發顫，音調很底而且斷斷續續。

「你是誰？爲什麼到這兒來？來做什麼？」

浮士德，當然就是他，像惡魔一般自命高貴，一言不答，可是他的一雙眼睛已經表現得比語言還要格外敏捷，格外能使人相信。

他早已聽到泊瑪大名鼎鼎的公爵夫人的美麗，並且梅非斯特也曾默許他這全歐聞名的絕世佳人，但是一經和她接觸，他覺得比他的預期和希望中的美麗，還要勝過一些。魔力早已把他們

結合了。

從寶座背後露出一個人，走向公爵夫人的前面，這是一個強有力的人物，穿上黑衣，披上旋轉的黑色大衣，眉毛高聳，黑色頭巾上面插了一個搖搖擺擺的紅色羽毛。他怎樣進來，沒有人留心，來自何處，也沒有人察覺。他在公爵夫人前鞠了一躬，謙恭地說着：

「爲對於最高貴的世界美人表示敬意起見，我的主人把舉國的寶物獻給與你」

她對這些話漫不注意，只是繼續注視浮士德，她眼迷，脣動，好像一個人已經着了魔似的。浮士德也熱烈地注視她，青春的火燄與強烈的慾望都透露出來。

他從絲質的寶座迅速地站起來，態度安祥，立着看她，她是青春的象徵，代表無窮的活力，堅毅而靈巧的力量，溫柔的身和溫柔的心，他的面容則表露出他天賦的大膽，勇敢，不怕事，不知有欺詐或虛偽的事，性情熱烈但很馴良，心地堅強，却因青年的想像和同情而十分和善。

他示意站在背後的紐比亞人，叫他們分開站立。內有一人，從中間移步向前，恭敬地當心地手持一朵金質製成的蓮花。那人立在浮士德面前，低了頭，雙手捧着蓮花。浮士德重又授意，那紐比亞

人便把身子一轉，一步一步地走向公爵夫人那邊去。那蓮花發出一點淡淡的閃光，照在紐比亞人臉上，顯出一種玫瑰色的光彩來，一種很容易辨識的紅的燐光，忽顯忽隱，閃動不已，當他緩步向前，導他的主人走向前去的時候，隨後他立在旁邊，浮士德亦停了步，以一雙熱烈的眼睛，向那位美人注視。

他伸出手來向紐比亞人，紐比亞人很小心地把蓮花放在他的主人的手中。他輕輕接在手中，走向公爵夫人面前。他開口了，他的純潔的青年的語氣，帶着顯明有力的重音，又使她感動。他說：「一件禮物，最美麗的一件，祇有你纔有資格收受的一件。」

他說的時候，蓮花展開，內中露出一個寶石亮晶晶地發出光來。這是一個鮮紅的紅寶石，有人的拳頭那麼大，形狀如地球一樣，斲得那麼精良；寶石的裏面藏着許許多多的火光，可以發出同鮮血一樣紅的光彩來，閃爍不已，千萬變化，燦爛奪目，彷彿地獄中的魔鬼在那裏打氣，才會有這樣的閃動。

從旁邊站著的那些人所感受的影響看來，這寶石一定不是人間所有的寶貝，那位佛洛倫斯

人，她的丈夫，侍僮，以及公爵夫人的僕人，大家都站在背後，一時頭暈目眩，不辨究竟，好像遇到了什麼東西爆發似地，祇得躲在後面俯伏着，動也不動，或以手遮蔽眼睛，或彎了手臂，抱着頭部，直到眼光和感覺恢復常態為止。

對於惡魔似的寶石突然發出這些紅光來，公爵夫人並無恐懼或畏縮的樣子。彷彿在她的天性之中有某種性質可以適應這個誘惑的喚召。她的丈夫的身子呆立不動，毫無生氣，但她却精神奕奕地俯伏在地上。浮士德丟開蓮葉，伸出手臂來向她。她抬起眼睛看着他，眼珠非常的大，表顯着欲望，放縱，和崇拜。她且前且却，嗚咽半響，瞬息間他的手臂伸在她旁邊，把她摟在懷抱之中。

「親愛的！」他喊着。「你的美名，我在遠處早已聽到。我聽到了，不敢相信。你是並世無雙的美人。在愛的名義之下，我要求你來！」

「我曾經夢見你，」她低聲地說，她的眼睛大而而有光，「在夢中聽到你的聲音。那熱情，權力和青春之聲。我生出來只爲了你。我是你的。咳，我的主呀，全部是你的，永遠是你的了，娶我！」

他們熱烈的吻着。於是旋轉身來，浮士德跑下階石，輕輕地帶着他的獎品。隔了一會兒，巨象也

回頭，同時叫出聲音來，等於勝利之曲，然後穿過庭院回出去。當時門戶也爲之震動，驚惶的賓客們，從黑影中偷偷摸摸地跑出來，走上平台驚惶失措。

平台上的人也開始走動，好像大夢剛剛醒覺一樣。佛洛倫斯人站起來，似醉似醒地望了四週，猛然間一個回憶湧上心頭。他立起身來，望望這空虛的寶座，不勝悲傷，未幾看見梅非斯特正在向他冷笑的斜視。

高呼一聲以後，憤怒，苦痛被暗殺的愛情，相互交織而表現，那個被剝奪的丈夫，竟拔出劍來準對一個人一躍向前，那個人好像在譏笑他，並且他的本能告訴他，他的生命受到侮辱的最後原因，也就是那個人。好比野貓一般，他執着劍衝奔前去。對準目標，一劍刺入心窩，深而又深，幾乎連劍柄都拔不出來了。

梅非斯特碎然一聲，倒在地上，那時黯淡的燈火又閃出光來。

一刻兒寂然無聲。未幾一陣的驚惶而喘息的聲音，發見在衆人之中。在那死者身上却有另一形態正在蛻化着，容積越來越大，形體越來越堅固。

這形體向上搖動，遂完全凝結，於是有形的兇惡的梅非斯特看來好像未跌倒時同樣地站着，實則另一梅非斯特的本身却已死在旁邊。他在敏捷的動作之下把身子一扭從身上拔出劍來，冷靜地，堅決地看準距離，不慌不忙，蛇竄而前，將那武器刺入佛洛倫斯人的生命的中心。

那人跌倒在地，喊道：

「痛苦！痛苦！」

於是所有燈光都被吹滅，一陣狂風吹遍庭院與王宮。

第十章

晨曦正在透露牠以玫瑰染着的手指輕輕地把黑夜的窗幃啓開。

從這微弱的一絲亮光，可以看到一個形如小塔的別墅矗立在海中的巨石上面。下面的窗口，有燈火點着。望到裏面，在華貴的客廳之中，沙發上雙雙擁抱的，正是那一對情人，浮士德和泊瑪公爵夫人。

「我愛呀！你多麼美呀！」她輕輕地說，深深地注視他的眼睛。

「你所看見的只是在我臉上的你自己的反照，」他回答，熱烈地吻她，「因為我從沒有碰到同你一樣的女人。」

「可是你呢？」她低聲地說。「比任何女人都美。我所看見的男子，而有體力，權力，勢力，智慧，其他種種的，在那些勇士中，政治家，中文人學士中都可發見其一端，而於你，我却可發見所有這些的一切。並且你也很美！」

「不要講到我的美，可愛的！」他喊着。「你的美是永遠活着，深深印在男子們的心坎中，直到他們死；但是我的呢……」他嘆了一口氣，感覺無窮感慨。

她彷彿爲了他的魔術所迷惑，他的睨視，他的撫摩，以及其他聲音中發出的情調都使她感動。「我爲了你，放棄了一切所有，不加思索也不作估量。」她呻吟着。「我不懊悔，且也永不曾懊悔，無論發生了什麼事情。你有的是無窮的財富，可是我並不需要，不是我也有我的資產和王宮麼？你有的是智慧，可是我可從書籍文書上面獲得這智慧。你有的是體力和美德，可是我曾知道多少男子也有這一些。但是，你有了這所有的一切，我的心肝！你有的是美，有的是青春。」

他離開她，當時有一個不幸的回憶刺激了他。他意料到他書房中沙漏時計裏面的沙子已經流沉下去，上半部差不多空無所有了。自從梅非斯特的神衣降落，魔術似地鑽入一夜風流的圈套以後，關於同梅非斯特暫時交易的種種思想，又引起他的注意了。

爲了她，又回想到他的青年時代。提到青年時代，他又想到一刻兒他又變成脆弱憂愁的老年人，一切舊的理想都不存在，科學的哲學的熱誠永遠消滅！一個沒有希望，沒有欲望留存的老年人，

徒然成爲人類的廢物而已。但是有一件事情，他已下了決心。他要在規定的時間以前通知梅非斯。特撒銷那張用他的血簽署的筆據。

他站起來，抱着公爵夫人。

於是他拔出銀盤上面的火把，舉得很高。

「來呀！」他說，把她抱在手臂上，一面舉起火把照着她的頭髮，肩膀和胸部——雪白而活潑地顫動着——並帶有神祕之影的，她的熱烈的可愛的面龐兒，他把她帶到寬闊的樓梯旁邊。

當他走進寬大而壯麗的臥室時，他把火把移放在壁櫃中，一面把他的情人的腳輕輕地放在地板上。他們面對面，震動着，然後互相擁抱，親熱異常，因爲她剛剛求到愛，一種她所從來不敢相信能夠佔有，並完全支配一個人的愛；他呢，却又快要離開愛和他的生命了。

他扶住她放在那義大利式的結婚大牀上，她轉輾在他的手臂間，朦朧地瞧着他。

他倆現在沉溺於愛河之中，半醉半癡，飄蕩在一種超自然的力量之下，隨波而動，不能自制。浮士德拉下錦幃。當他正在拉動的時候，忽在耳邊聽到一種滯重而清晰的聲音。

「浮士德」叫着。

這是命令，他不能不服從的。

他從擁抱中站起身來，朝那個方面急急走去。

他走過去的當兒，忽有一隻手從壁櫥中伸出來把他緊緊拉住，拖到後面去。這便是梅非斯特的手。一手執着沙漏時計，另一手，拉住他的，握着筆據——人類靈魂的抵押品。梅非斯特拿了沙漏時計給浮士德看，上半部已經空無所有了。

「你瞧！」他說，把筆據打開，「我同你守着信約，你已享受過你的青春日子了。你在太陽的旋轉一周間曾掌握過對於人世一切的權力。現在你要拿還這筆據嗎？」他的笑臉是諷刺似的，同時他的眼睛閃出一種微妙而凶惡的光彩來。

「一天，只有一天。」浮士德喊着。「只要再賜給我一天！」

「不！試行的一日已經完了。沙子已經流空。一度又要回復到你的從前，年老而憔悴。」

他說完了這一句，浮士德旁邊露出一影子來，舊時浮士德的影子，鬚鬚滿面，頭髮灰白，愁眉不

展立刻成爲固定的形體，看看他的年青的「我」，真不勝哀感。當那影子演變時，浮士德覺得體力從他的身上脫落。他四肢顫動，無力支持。屈了膝，他從疲乏中抬起手臂，以微弱的聲調喊出：

「我重又嘗過青春的滋味了，生命而沒有青春等於死。」

梅非斯特獐惡地瞧着他，但一言不發。

舊時的浮士德現在已不再是一個影子。浮士德俯伏着，差不多離開死亡不遠，微微地呻吟着：「青春……給我青春！」

梅非斯特臉上顯出勝利的神情，瞬息間，他目光炯炯，像燒熱的煤球一樣。「就是這樣……可
是你永遠在我的手掌之中了。」

第二部

第一章

高山之上，地球上祕密地區之一，終日不分晝夜，沒有歌唱的小鳥，也沒有爬行的動物，地殼震盪不已，扭動如一個可憎的魔怪，流出那足以制人於死地的毒氣；那便是梅非斯特在人世潛居的所在地之一，而浮士德卽在那兒。

他坐在高懸天空的削壁旁邊一塊巨石之上，以手臂放在膝上，手掌托着面頰，向空凝視。他是悲傷而精神疲乏，對於人世的快樂猶未能忘情，因此比較舊時的浮士德格外憔悴，格外灰心，爲要解脫他的衰老之身。他曾用他不朽的靈魂去換。除此以外，還有一種失望，因爲憑着超自然的權力而得到的生命，以前滿足他種種慾望，今已無能爲力；無論驚奇、期望、發見、知識、愛情和權力一切皆空，味同塵土。

惡神站在旁邊看他。

「浮士德」他喊着。「爲什麼你還是不滿足呀？你曾經爲民衆服務而被人挨打！你已享受過女人，並且最高貴的女人。古代最美麗的女子曾被你摟在懷中。財富和智慧也是你的，超過沙樂門（Soloman）君主，你却仍不感覺滿足。」

「我爲了一個幻影而把我的靈魂賣給了你，」便是那個憂鬱的回答。

「你要佔有更多更美的女子？你要痛飲，你要做酒神，無論你怎樣吩咐，我現在可使你滿足。」
浮士德並不感動，也不回答，只是向空凝視。

「你要運用偉大的權力控制人類的命運嗎？無論你喜歡什麼，一定給你，即使給你一個王冠，也無不可瞧！」從他手中拿出一個偉大的王冠，上面寶石閃出光來。

「你要建立一個王國……一個帝國？」

但是浮士德一句都不說，動也不動。

「那麼你沒有別的慾望了，浮士德，果真沒有別的嗎？」

浮士德旋轉他的憂愁的面容，望着惡神。

「我只有一個願望，梅非斯特，我時時懷着的願望，雖然因為我的靈魂的沉淪而把這願望壓住了。」

「這個願望是什麼呢？」梅非斯特問，他的眉毛高聳樣子可怕。

「老家清白。」

「你不能有清白了。你的靈魂是我的了。」

「我要在我的四周，保持清白。」浮士德失望地回答。「年青的快樂的面容並不表顯貪暴，淫慾，也沒有虛偽。帶我到本鄉去，我在本鄉曾度過幼年的舒服的日子。」

梅非斯特阻止他，露出惡意，含糊自語：

「那有危險。浮士德心中神的觀念，我還沒有加以破壞呢。」

浮士德站立起來，對着梅非斯特。

「這才是我之所願。」他喊着。「我命令你帶我到本鄉去，立刻動身！」

第二章

羅達城正度着耶穌復活節日。天氣晴朗，陽光煥發，和風吹遍全城。路上擠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穿上最新鮮的服裝，滿面春風，洋洋得意。

許多人正向教堂走去，孩子們的玫瑰紅的臉上笑嘻嘻的，並且驕傲地執着百合花。

有兩個面生客人走入城來，從橋邊走下，穿過環洞而走進城門。一個是褐色的勇糾糾的男子，披上黑色大衣，頭巾上面插了一個長形的紅色羽毛，隨風搖動，另一個是非常漂亮的青年，身材適中，裝束華麗衣服是用顏色絲綢和綢絨製成。他們走上街頭，那年青人對房屋和花園，留心注視，意興甚濃，好像舊地重遊一般。

「恰還是從前一樣的生活，梅非斯特。」他說。「一切同從前一樣。」

「你忘記這麼快呀，浮士德？」梅非斯特問，報以無情的一笑。

浮士德驚惶地記起以前一個時代毒疫流行的日子。

他嘆了一口氣，然後轉向梅非斯特，發笑如同孩子一樣。

「可是人生的車輛又向後退轉。在我四圍的一切，同我少年時，完全一樣沒有分別」他喊着，「我，我覺得真是一樣。」

一羣的成年人與孩子們手執百合花路過他們的旁邊，望望他們，表示驚異，浮士德看見一個滑稽的胖子牽了驢子，驢子背上堆着引火的木材。他以言語挑他。

「先生，告訴我，」他說，「今天有沒有節日，爲什麼所有的人這樣高興，穿上新衣服，拿了百合花。」

那個胖子的臉上顯出十分的驚奇。

「你從那裏來？」他以驚人的語氣問着。「你是不是從土耳其來，所以從來沒有聽到神聖的耶穌復活節？」他哈哈大笑，一面走，一面笑聲不絕，逢人便說，剛才進城的面生客人竟不懂得神聖的耶穌復活節呢。

浮士德又發生一種痛苦的回憶，他覺得他自己果真變動得太大了，與他本鄉人的同情心和

外貌接觸得太少了。本鄉人原來還都是孩子們，當他是老年人的時候。他還想到當他從前是個老學究的時候，他認識的多少青年男子，多少姑娘，可是他們現已變成老頭兒，老太婆，死的也早已入墓了。

他們隨着衆人向教堂走去，浮士德精神勃發，他聽到孩子們的嬉笑閒談的聲音，他又看到小姑娘們小心地，端端正正地執着貞女的象徵。走到前面，他們經過一所很美麗的小屋，上面鋪了彎曲而淨潔的紅瓦，剛剛位居花園的中間，後面還有一個大果園。浮士德看時，贊美不已，一面繼續同梅非斯特講話。他沒有知道，他已接近了一個人，這人的命運，會同自己的，合而爲一，並且能象徵一切，成爲他現在所朝夕尋求的生命的祕密，同時成爲他靈魂的最後的試驗石。

這便是漂亮的麥葛麗姑娘，同她母親住在小屋中。她是一個美麗的女郎，兩條金髮的辮子拖

在背面，健美的體格顯出活力與壯健，盈盈的藍色眼睛真是活潑可愛充滿生命的快樂。她的年紀還沒有過十七歲，孩子氣還沒有解脫，常常同孩子們頑皮着，以鮮花圍在頸邊，在室外奔跑，唱的是學校裏唱的歌曲。生命之花，對她正在徐徐展開的時候，她往往在白天夢見幻境，坐在窗邊欣賞她

的綺麗的幻想。

在耶穌復活節那一天清晨，她與她的母親正在房中，面對着街路。她穿上一套簡素的白色上裝，準備去教堂。式係長袖，十分緊貼，適合女孩子的手臂，頸邊露出的肌膚，白晰可愛，與她鮮明的藍眼睛所發出的眼光一樣純潔。

她母親坐在窗口織補。果園中嬌嫩的綠葉所發出一陣清香之氣，坐在房中，可以隨時領略光滑的橡木家具，亮晶晶的銀盤，架上排列的杯子，潔淨的地板，以及燦爛奪目的各色瓶罐，顯出那家庭安排得井井有條，適合於天真快樂的姑娘，和她的和藹可親善於愛護子女的母親的生活。

她走到她母親身旁，從窗口望到街上，看看往來如織的行人，頗感興趣。

「母親！」她說。「今天早晨教堂裏面不知要有多少人，瞧那邊是鮑姆太太(Dame Boehme)，帶了她的小兒子；爲什麼他比他的母親至少有三倍的高，」說罷，發出的笑聲來。

「咳！母親，你瞧瞧那兩個服裝華麗的面生人，穿過街路——背着我們走。我希望我能夠瞧瞧他們的面孔。那一個年輕的，穿着淺紫色大衣和長襪，他走路時，神氣十足，真像一個國王，我料想他

一定是一個很漂亮的青年。」

「快回來，孩子，」她母親勸告她，「否則你太遲了。你得怎樣進教堂去，你這個怕羞的孩子，那時禱告已在開始，所有的人已經坐定，我可不知道。」

她吻着女孩子，說着：

「祝望和平和貞潔的快樂日子降臨你的身上。」

「也降臨到你的身上，母親。」

麥葛麗從她母親旁邊的花瓶中抽取了一朵百合花，以女孩子氣的樣式揮手表示再會，疾走而去。

她急忙地走去，深恐到得太遲。她在途中很快樂，想到一年以前，碩長的哥哥，現在當了兵，在戰場服務，曾帶他到教堂去，那時候她同他在一起，何等的神氣。她哥哥掛着劍，常常拿劍來恫嚇她，因此她聯想到剛才在她的房子前面走過的一位王子模樣的面生人，也許也是這般的情形。

她到了教堂，心中還是充滿了女孩子的幻想和迴憶，不知不覺跑上石級，走入大門。走去時，她

差不多同那高大而討厭的黑人，梅非斯特，互撞一下，梅非斯特正靠牆而立，面對街路。這一次的對撞，突然地把她的愉快的幻想拋到九霄雲外，而現在所感到的印象只是一種恐怖。他的面部表情也是很不自在，含有迫害之意思。她因驚惶而微微喘息，把身子後退，連百合花都跌落了。浮士德正站在梅非斯特背後，連忙趨前，拾起百合花，溫和地鞠了一躬，遞給與她。

他正想再說一句客氣話，可是他注視她的面貌時，立刻產生一種奇特的情緒，爲他以前所從來沒有經歷過的。一半是恐懼，另一半是認識；除此以外他似乎感覺到發見的愉快。本能告訴他真正哲學家的基石，終於在這裏發見，爲了這一點，不必經人家鼓舞，他已經以畢生的時間在努力尋求了。

至於麥葛麗呢，她同他一樣的感動。一刻兒以前，她爲着梅非斯特的奇貌怪相而感覺恐懼，現在兇暴的人物忽然由相反的取面代之，乃是一個光明的人物，充滿了毅力和青春之美，同時又是一個溫文爾雅的人物爲了這一點，自然是目不停轉，面露笑容了。

這樣的震動雙方都感覺到，這是一種預示的情緒的震動。他們停立一會兒，這一會兒在他

們看來儘可伸展到無限的時間，他們手對手所接觸的百合花，就是他們中間純潔的愛的標記。

於是她急急透了一口氣，脫離這迷醉的一刹那，好像野兔受驚似地，跑進教堂去了。

她走開以後，浮士德還是似癡似呆地望着，虧得梅非斯特的粗暴聲音，纔喚醒他的癡夢：

「一個無知的閨女跑去看牧師，她不配受你的鍾愛。」

浮士德回轉身來，面有怒容。

「滾開！」他喊着。「不許再說你所講的柔愛和肉體等等，我已有新的願望發生，得到了別的種種許望後，世界才有光輝。可是她有她的美麗，我却已失掉了……清白。」

梅非斯特皺眉而視，他要想回答，已被教堂內悠揚的琴聲打斷。讚美詩正由衆人齊聲歌唱，此外還聽到孩子們的清脆的聲音，他們唱着：「讚美吾主，王中之王。」

梅非斯特以雙手掩住耳朵，臉上顯出又恨又怕的樣子，從教堂旁邊逃走了。

第三章

麥葛麗竭力想集中於祈禱來壓住她的胡思亂想，正在這個當兒，她的母親正遇到一種更加刺激，更加出於預料以外的事情

她坐在窗口一心注意於工作時，一個年青士兵，身體魁偉，正在路上大步趕來。他身旁掛着劍，他的厚皮緊身帶，同他兩塊聳起的肩章，使他胸部挺出，形同巨人。母親突然察覺有一男子的巨影趨入花園的曲徑；未幾門戶打開，有人大聲地叫她，他的兒子凡倫丁 (Valentine) 一刻兒已站在她的面前，把手臂伸開，眼中露出快樂的光彩來。『賜假歸家，母親；賜假歸家！』

『凡倫丁，我的孩子！』她喘息之中喊着，從這一喊之中，可以聽到快樂、驚疑、安慰、和慈愛的種種聲音。

一步跨去，他把她雙手抱住，高舉起來。

「好極，我早祝願你的體重增加，母親。」他格格地笑，當他把她放在地上時。

「我的孩子，我的小孩子！」她說時微笑。在耶穌復活節這一天，天主給我怎樣仁愛的禮物！」

「整整三個禮拜可以同你和麥葛麗住在一起，母親，我的美麗的麥葛麗，她在那兒？」

「她在教堂，實在爲了復活節典禮但不久她就要回來的。」

「啊！這裏好像有些癢，又有些刺痛。」他說時，假裝滑稽似地，以巨手投懷，從懷中笨拙地拖出

一點西來。

他把熊掌一樣大的拳頭放在她母親的手中，放開一看，原來是一個小小玲瓏的金別針。

「這支別針是從白蘭鄧堡 (Brandenburg) 來的，路程很長，母親；牠在路上同我經過同一的離奇的命運。」他的面容表現有什麼事可以迴想的模樣。

母子二人坐着談天一會兒，凡倫丁告訴她什麼是他的樂事，什麼是他的不幸，並且問到本鄉的許多朋友。花園的門忽然門落，麥葛麗跑進她自己的房間。

「這是麥葛麗所做的一件奇事了。」她母親說。「從沒有知道，她從教堂裏回來可以不先向我祝福的。也許她是不舒服。凡倫丁，你等在這兒，我去看她。」

麥葛麗正坐在她最願意休息的地方，從窗格中向外探望，似在夢中一般。可是她現在的思想同以前一般的想法大不相同。她爲早晨的奇遇所困擾着，震動着，他已發生新奇的感覺，驚人而又恐懼的感覺。舉行復活節典禮時，她曾竭力去擯除心目中她所稱爲王子的影子，可是成功很少。行禮完畢，她又在教堂外面遇到了他，他曾緊緊地胆怯地追逐她；因此她回到家中以後，對於她途中被人追逐的那個感覺，非常強烈，不容易忘記。她從窗口俯視，多少含有恐懼的意思，但當她看不見有人在下面的時候，失望的感覺又同寬慰連在一起了。她母親進來時，麥葛麗站起來，低着頭，好像有什麼怕羞的事情，不願意使人家從她的臉上看出。

「我的孩子，麥葛麗。」她母親喊着。「有什麼使你難過？」我覺得奇怪，母親，可是我現在漸漸不覺得了，」她回答，舉首而望，羞答答地笑着。

「快些下來，有一個男子等着你把抱呢，」她母親笑着說。

麥葛麗受到突然的震動，她的思想還是在那「王子」的身上，她不自然地在她母親後面走下來，準備逃去，假使來的人的確是他。

打開門時，她聽到一陣的歡樂之聲，一看乃是她的哥哥，她注視片刻，表示驚愕，好比一個人與預期的希望相反，因此覺得受騙似地，然後跑到前面很快樂地喊着。

「凡倫丁！我親愛的哥哥！」

他把她緊緊抱着，高興異常，看起來，真像一隻褐色大熊在手掌中拿了一朵鮮花一樣。那時，他舉起雙手，把她抬得同手臂一樣的高，一面看看她，表示得意和贊美的樣子。

「天啊！」他大笑，「你吃了魔術做成的美麗蘋果，這是我當你臨睡的時候告訴過你的，當時你還時個黃毛丫頭呢。母親，她實在是羅達城中最好看的寶貝。她不久要有人向她求婚，我想，母親。」麥葛麗弄得臉上通紅，未幾發出一陣笑聲，他把一銀鏈條束在她腕上，鏈條上有銀質製成的小小十字架。

「我的哥哥真好！」她說。「我一定常常戴着，你再走開的時候，我一定想到你。凡倫丁，你有多少日子能同我們在一起？」

「三個星期但在這三個星期以內，小妹妹，我們將過着很快活的日子，過着我們將來永遠不

會忘記的日子。」

好像呼應他的談話一樣，路上發生一陣狂笑，並且從窗口望出，有兩個面生人走過，在房子的後面東張西望，內中一個穿上黑色大衣的作禱笑狀。

凡倫丁回到家中，還不到兩個鐘頭。在房子後面，果園的盡頭，麥葛麗住的地方，站立着浮士德與梅非斯特，正在比肩深談。「把這個小姑娘留給別的情人或給她的牧師罷，她不配做你的配偶。」梅非斯特叮囑地說。「我告訴你，你有這樣的情慾，要惹出禍端來的。」

「這不是情慾使我衝動。」浮士德喊着。「這是愛，真正的愛，我初次才明白。我在現世不要別的，只要麥葛麗。」

「不是她！我可替你另行物色，更可適合你的脾胃，物色有知識，又玲瓏又好看的女人。」梅非斯特回答。看起來，彷彿也很擔心，比其他一切還要擔心，就是那個美髮女郎闖入他的計劃之中。

「我愛麥葛麗，只愛她一人。」

「我知道太清楚了。」梅非斯特低聲地說。

「我只要她情願照我的吩咐去做！」

「你有命令，當然去做，」給他一個不爽快的回答。「可是你自己想想，浮士德，對你的預兆不吉……並且這位姑娘。」

從她的大衣下面，他拿出一個小匣子，交給浮士德。

「瞧！」他說，把法條一拉，匣子的蓋面，自動打開，露出一條金鎖片來，式樣簡單，但做工精巧，節節相連，異常美觀。「有了這條金鎖片，她便可同你結成姻緣。」梅非斯特說。「只要她把金鎖片戴上頸子，你們的命運就注定了。」

他重把匣子放在大衣中，走過果園，在走進門以前，先在窗口偷看一下。於是他走進屋內，輕輕地，靈敏地，走上接通麥葛麗的臥室。他看看她的淨潔的小床，床上舖了一塊雪白的蘇布被單。在藐視的情態之下，他走到靠近紗窗的櫃子的抽屜旁邊。他走去的時候，經過掛在壁樹上的聖母和聖孩的畫像。他臉上頗不自然，低着頭，表現他做這樣的勾當很是無聊。

他把那女郎的櫃子的抽屜打開，還是彎了背，心理不很舒服，因為有聖像在他後面跟着。他見

到藏在裏面的女孩子的珍藏品，報以鄙視的一笑。

他於是把所有抽屜關好，留出頂上的一只，他把匣子放在裏面後，那一只抽屜還是微開着。這件工作做好了以後，他輕輕溜出房間，躲開這聖像，走出來的時候，顯出滿肚子的厭惡的情狀。

當麥葛麗急步走進房間時，恰好他已走出，沒有碰到他的神情，爲她自己從來沒有見過的一方面快樂，另一方面興奮而困擾，對她哥哥的突然回家，對於他預備和她及她的母親遠行游覽，當然十分高興，但是她另有一種奇怪的感覺，纏擾不清，那就是關於那王子的種種遐想，始則震動而驚惶，現在呢，一刻兒興高彩烈，一刻兒垂頭喪氣，一刻兒活潑潑地可愛，一刻兒懶洋洋地打不起勁來。

她走近窗口的椅子，脚步正在移動時，她發見一隻抽屜沒有關上。她走前要把抽屜重新關上，便看見有一只匣子的邊緣露出在外面。她立刻拿出來，注視良久，十分驚異。當她走出房間時，她很清楚，那抽屜是明明關得緊緊地。也許是她的哥哥——他的性格是喜歡開頑笑的——也許是她的姑母瑪泰 (Martha) 給她的復活節禮物。可是在那個時候，不管她怎樣地自己盤問，她料想這

只匣子儘可以從王子那邊送來的，雖然她不敢斷定這個可能性。

她把匣子拿向窗邊，留心察看鑄成的式樣，興趣益見濃厚。在蓋頭上面刻着一棵生命之樹，鮮活的樹枝倒掛在四面中間，有山林的女神和半人半羊之神的頭形顯露出來。

麥葛麗罕在手中估量一下，試試把蓋揭開，匣子却是關得緊緊地。突然她的身體發顫，遂把那匣子一擲落在抽屜裏面。她覺得有惡魔圍住她，這一個惡魔又神祕，又富有誘惑性。可是他不能擺脫匣中之物對於她的蠱惑，她從窗口外望，想借注視行人，變換其思路，但不知怎樣一忽不停地老是想着這只匣子，又聯想到那美少年。當她望到路上時，眼前經過的一串印象熟視無睹，漸漸地淡下去了。一種紊亂的關於人生與光明的幻想，在她心中似火光一般地閃爍不已，祇覺得她和那個「王子」兩個影子，盤旋着，同時早前感受的愉快而不安的震動現在越發顯明了。她雙手緊握，身子顫動。一種甜蜜的天真的微笑，表顯在嘴唇上面。

那時她真發抖了，從她的驚心動魄的白日夢中醒回來之後，她又對抽屜呆呆地注視。躊躇了一回，在半驚半喜的情態之下，她又把匣子舉起來，放在櫃子上面，拿手指很興奮地輕輕一彈，想尋

出發條來開這匣子。露在外面的林神的頭角，碰着她的手指，匣蓋跳開了。她看見金鎖片還有鷄心形的小金盒掛在上面，不覺爲之怦怦然，她從來沒有看到一樣東西像那樣津津有味。她看了一遍又一遍，呼吸短促，雙手在胸口緊握，看得真出神了，好像被妖術麻醉一般。她極力想轉移目光，可是頭又轉回來了，遂把匣子拍的一聲關上。在不安靜和奮鬥的狀態之下，她走過去把紡車的車輪無目的地搖了幾回，彷彿無形中有人慫恿似地，不覺面露笑容，目光流轉，又把匣子取出，按着彈簧，預備啓開。

這時候，她聽得階梯上有人走路的声音。她母親走進臥室，麥葛麗等於受驚的孩子一樣，手忙脚亂地把匣子放入抽屜內，然後回轉頭來朝着她母親，一面在背後伸出手來關上抽屜。

「麥葛麗，我的孩子。」她母親說。「你是不是有些不對？早晨你很快樂，並且唱歌。可是現在你口也不開了東西也不吃了，躲在房間裏幹什麼。來，凡倫丁快要從朋友的地方回來。肉餅子，他從小就喜歡吃的，正在灶上，等他來吃哩。來同我去嘗一嘗。」

「母親，凡倫丁回到家來，我覺得很興奮，還有……別的事呢，讓我去看瑪泰姑母，沿着樹林走

去可以使我精神清新一下。」她說時吞吞吐吐，她母親瞧瞧她，顯出關心的神情。「爲什麼，孩子，你當然可去。」微笑後，再加上一句：「你離開這屋子以前，別忘記嘗嘗我的肉餅。」說完，她就走了，走時還回頭望望，輕輕一笑。但是她的心是很煩惱的。母親走了以後，麥葛麗立刻偷偷摸摸地拿出匣子把手帕子包好，這是破題兒第一遭瞞住了她的母親，可說也是第一回的欺詐。

她跑下階梯，走入果園，四面留心望望，然後拿着包好的匣子藏在蘋果樹的彎曲的樹枝上面。一刻兒她又跑回屋內，依然追想那只匣子的神祕性，究竟怎樣會在她的臥室中發現；但無論怎樣，她的心老是爲了因奇特的不認識的王子所引起的幻想而發生震動。

第四章

瑪泰姑母是個寡婦，一個十足的風流寡婦；她是一個身材矮小而肌膚豐滿的婦人，生來一雙賣弄風情的媚眼，表顯她從前也是個膚帶深色，活潑美麗的女子。

她住在城外一個田莊，面臨色林奇永遠舞動的叢林，房子四圍有花園，也有果園，雖然花草叢生，零亂不整，爲了有早春的鮮花和綠葉，却也芬芳觸鼻，風光逼人。

她現在廚房中，正忙於工作。這廚房很適合她的個性，由光亮鮮潔的大石砌成，地步寬敞空氣流通，雖然裏面的雜亂無章，處處顯出安排得不甚得當，一堆一堆的蔬菜放在桌上，衣服掛在掛肉的鉤子上，沒有用過的磁器排列在櫃子上面。對於她，一望而知天性和善，寬大，很隨便，容易衝動，她是一個很可愛，性情躁急，而尙未忘情於支配他人的婦人。不過大體上說，她是有同情心的，很容易聽着艱苦的故事而發生感觸，尤其是關於「羅馬愛神」(Cupid)的故事。

有一粗笨的少年，從他的體格看來，雖然活像一個成年的男子，實則年齡還不到十八歲。他敲

敲門，站在門口，小帽歪戴，俯首而視，露出胆怯的樣子。

「進來！進來！加爾費琪（Carl Feichte）」她望着他喊。「你遠遠站着，我那能聽得清你的話。」

他趨趨而入，把肩膀一聳，顯出尷尬模樣，以偷偷的鼠眼對瑪泰望一下，張口露齒而笑。

「那邊。」她說。指指椅子，「坐下來，要說話，就說。」

他還是呆呆地俯視着，他竭力要想說話而又不敢說，聲音遂變得模糊而無意義。

「吐出你的意思來，孩子。」她鼓勵他說。「除非你自己要求，你今世決不會得到你的需要的。

……來世也是如此。」

不管她怎樣鼓勵他，他還是胆小不開口。

「我想，我知道你所要的是什麼。那就是怎麼一回事。那是一位姑娘……是嗎？」

他用力點點頭，三回到四回之多。

「那麼，她不愛你嗎？」瑪泰又問一句。

「是的，我的意思是不，她不愛我。」他嘆息着。

「咳，我的好孩子。」她安慰他。「這裏有樣東西可以解除你的煩悶。」她跑到小廚邊，拿出一個小小的藥瓶來。

「那兒就是。」她又說。回到他旁邊，把藥瓶給他瞧。

「只要三滴藥水，一次服，就可使世上任何女人愛慕你，我的孩子。現在先喝；照樣地喝，喝完他。她對你的心今晚上一定很熱——你的心也是如此，我可保證！」她倒出藥水，他接着，一飲而盡。

「不要你付錢的，我的好孩子，只要一吻就夠了。」她說着，很唐突似地把手臂抱住他的頸子。他對她熱情的摟抱，再三掙扎，蹣跚地離開廚房，越過花園，她則在窗口不停地注視他，直等到他的影子看不見了纔中止。

「罷了罷了！」她喊着。「現在的人真是怎麼的！同我做女孩的時候，大不相同了！」

從窗口望到斜傾的山坡，有一簇的樹木，並有巨形的橡樹，遮蓋着精緻的銀色樺木。瑪泰望見一羣八九個孩子正在那邊遊玩時時聽到一陣嬉笑之聲。隨後，她正注視他們玩得很起勁的，他們停止了玩，跑下山坡，走近田莊，興奮地高呼：「麥葛麗，麥葛麗！」

麥葛麗忽忽走來，挾了一件東西，孩子們圍住她，喊着，「麥葛麗快來同我們一起玩，我們有了新玩意兒呢。」

「就來，就來，小朋友，我一定要先去看我的姑母。」

她走進廚房，跑去看看姑母，同她接吻於是她拿出一包東西，放在桌上，在嬌羞的情狀之下，把手帕打開。

「瞧姑母。」她興奮地喊出。「這便是在我抽屜內發見的。」她拿出匣子來，按住彈簧。

她的姑母從十分驚異之中，透了一口氣。於是她把那精巧的金鎖片拖出來，彈了一下，作妬羨狀。她以嘲笑的姿態注視麥葛麗。

「咳！我的小姑娘！你一定有了情人了。」

「沒有沒有姑母！我不是說在我抽屜中發見嗎？所以我還沒有同母親說過，因為她也許以為我有了情人呢。我也沒有對凡倫丁說過。這是給你知道的新聞，喂！姑母，凡倫丁已經回家了。」

「凡倫丁，在家真是一件驚人的消息。」

「是啊你瞧這個好看的銀鏈條，就是他帶給我的。」

「對你很合式，現在試試這金鎖片。」她迫切地說。「讓我先試一試。」她在鏡子前面，拿了金鎖片掛在胸口，橫照豎照地露出假裝女王一般的神氣。麥葛麗在她背後，走來走去，不耐煩到極點了，她自己也想來試一試。

「孩子，看你掛了金鎖片怎麼樣。」她最後說，把金鎖片交給她，微微嘆息。麥葛麗連忙放在她雪白的頸上，她雙手發抖，對着鏡子，連氣都喘不過來。

「啊！她喘息着。『啊！多麼好看呀！』」

但是一個新奇的感覺，又湧上心頭，這是一個新的想法，使她想到王子如果看見她的頸上掛了金鎖片，不知將怎樣喜歡這個喜出望外的快樂，在她的一身，從頭到腳，都看得出來這是身心兩方面的快樂，也是生命的快樂。謝謝這一天這一分鐘的時候；並且也是新發見的快樂——發見她自己已變成一個新的麥葛麗，顫動着，燃燒着，以適應生命的要求，她現在所感到的也就在此因此，她有迫切的願望去發洩這些情緒，而使她全身震動起來。

外面的孩子們正在唱歌，對她喊着：

「麥葛麗！麥葛麗！」

「我來了，孩子們，我來了。」她說，她就奔跑而去。他們迎接她去，發出一片快樂的聲音來，她彷彿是樹林中的女神，雙目流轉，陶醉在春天的空氣中，一面與陽光接吻，一面投入和風的懷抱裏面，和他們在空地上一同奔跑。

麥葛麗在過去半小時中突然在瑪泰前面表現新的姿態，因而使她發生疑惑，這種疑惑還沒有消滅，為什麼麥葛麗會有這樣的一個顯著的變化，她還在那裏多方猜想。這時候她的種種迴想却被一個溫柔而深刻的聲音所打斷。

她回過頭來，看見一個褐色的臉，在門邊向她作媚笑。那人披着黑色頭巾，轟出一個長長的紅色羽毛。

一刻兒頭兒伸入門內，人也隨着進來了。他是穿上黑色大衣，身體高大的男子，大衣的夾裏是深紅色的。

「原諒我，美麗的女神。」他說，「我要找瑪泰夫人。」

她聽到他的話，突然吃驚。

「我就是瑪泰夫人，」她回答，她瞟他一下。「雖然這不是說明我是結婚了的人，我的前夫已經死了，可憐的他。」

「這樣看來，我委實是僥倖得很，最美麗的夫人。我帶給瑪泰夫人一件禮物，那麼，就帶給你了。」他從大衣內取出一個分量相當重的鎖片，用大型金幣結連鑄成。「這是在耶巴底（Tombabadi）的那一位令表兄託我帶來的。」他補了一句，拿了鎖片預備去掛在她的頭邊。

她看看他，驚惶萬狀。

「可是我沒有——」她起先如此說，未幾又停住不說了，從他手中拿了鎖片跑到衣鏡邊試試掛上。經過幾回狂喜的表示後，她說：「我想他早已把我忘懷了，經過這許多年數，這——我這位表兄，他還能想到他的小瑪泰，多麼可感啊！可是我忘了盡我女主人的禮。請坐，我們喝一些酒。」他面有難色，舉起手表示求恕的樣子。

「酒精麼？我向來絲毫不染。但是假使你允許我的話，好夫人，讓我自己來調。」

他走到櫃子旁邊，一定有某種顯著的本能叫他怎樣地走去，因為櫃上陳列着各種各色的美酒。靠他那雙靈巧的手，從各種酒瓶裏面，倒出一些，裝成一杯，再把手按住杯口，搖了幾搖。

「這種藝術，我在泊特學來的。」他留心地看。

他把大酒杯放在桌上。顏色閃光，足以誘引她的注意，她遂伸出手來拿這大酒杯。

「我非常喜歡喝這種泊瑪的奇異的酒。」說時，顯出賣弄風情的神氣，不待他假裝去阻止她，她已舉起大杯，喝了一大口了。未及片刻，她又咳又喘，眼睛也覺得張不開了。滿身發熱而隱隱刺痛，彷彿有羣黃蜂，躲在身上亂竄一般。他在旁邊看她，冷笑不置。

一刻兒她又變化了。一陣咳嗽已經停止，悔恨的神情，已經消滅，起而代之者，乃是一種戀愛的幻想。她把雙手輕輕地在身上摹按，不覺長嘆一聲。然後她俯着身子向他：

「你的眼睛多麼好惡呀！」她說。

「是！是我相信如此，現在我要到朋友那邊去了。瞧！那便是他。」說時，他遙遙指着空地上。

她一望，只看見一個穿得很漂亮的面生人，一手依靠橡樹，另一手撫着胸口。正向麥葛麗望着。麥葛麗的四圍有孩子們正在跳舞，合着嬰孩催眠歌的調子。他躲在樹蔭之下，可以看見人，人却見不到他。

「那就是我的朋友。他不是很漂亮嗎？他是一個王子——最高貴的血統的王子。看起來，他好像迷戀着那邊的一位姑娘。他要物色一位新夫人，所以……」

「那女孩子是我的姪女，很好的女子……」

「你的姪女呀！和藹的夫人，那你可以幫助我的朋友了。王子能不能在這裏與你姪女相會，不爲人家說閒話？」

「王子真是一位王子！」她脫口而出。

「那麼，求婚時，我希望得到你的幫忙。」他說。

「好好！那麼，你也要來的呢？」她低聲說，握住他的手。

「我也來。」他喃喃地說。從她手中拖出手來奔出房門，回過頭來，報以一個鬼臉而去。

浮士德站在那裏相當久的時候，留心靜看這一羣嬉戲的兒童。在他過去變化多端的生活過程之中，遇到與魔術一樣的奇觀、豔遇、王位、狂飲，回到古代和古典式的生活，更以超自然的力量遊歷全球，體驗到人世的美妙、奇特和祕密的地方，可是從沒有像他現在因眼前所見的情景而發生如此的感動的。

這真像仙境的一瞥。孩子們跳舞的山坡上有一片碧綠的草地。山坡上面點綴着無數野菊和金鳳花，四面被銀色的樺木和白楊所圍住，隨着春天的微風，在那強健和壯碩的戰士薩克遜的橡樹面前擺搖不已，不啻得到一種柔弱的安慰。這些橡樹伸出巨掌來，好像奉了樹林中仙后之命，守衛這一個神怪的叢林，以防止無聊的人的闖入。

快樂的孩子們，戴了野菊花做的花環，笑迷迷地，手牽手圍住了麥葛麗跳舞。他們是樹林中活潑可愛來自蓬萊仙境的仙童，一旦遇到警告，就會立刻跑到樹下，以求庇護。麥葛麗立在中間，亭亭玉立，秋波流動，兩頰微紅，歡樂異常。她的輕軟的白色衣衫，托出碧綠草地的細膩的風光，而且輕裾長袖，正配合她的溫柔美妙的身軀，她成爲林中的仙女，花卉和樹木的保護人。

他們玩的是一種環圈遊戲，花冠遊戲，一百年以前人們也許曾在這些樹林內玩過這種不同樣的遊戲。孩子們的頭頸上戴着金鳳花和野菊編成的花環，每個人手中執了一朵花，麥葛麗站在中心，伸着手也拿着一個花圈，如果跳舞的孩子們所手拉手而成的環形中斷了，她便可以伸手捉人，捉到誰，即誰爲國王或王后，而以花圈奉贈，當作王冠。

浮士德在旁屏息注視，深恐那個仙景像一縷雲煙，消滅於無形，他總是不停地看著。他目光現正集中麥葛麗一人，他晚年的種種不如意事，已經拋開了。他的精神又變成一個青年了，充滿一切希望，渴，純潔的單純的快樂。她的天真純潔的性格，好似洗罪的火焰已經達到他的身上。以前的浮士德單單尋求快樂，刺激，以及感覺上的麻醉，這種痕跡現已消失，他現在立在旁邊已看得入迷了，他現今是一個有希望、有熱望、有純潔的心的浮士德了。

孩子們現在開始唱環圈遊戲的歌曲，以迅速的步伐，手牽手拉開來，結成一環圈，把麥葛麗圍在中心，唱歌的時候，他們旋轉頭來，望着她。

「給新郎一朵花」

一朵， 一朵，

給新郎一朵花

新娘呢，——另外有一大花冠。」

麥葛麗聽了笑不可仰，彷彿覺得這些簡單的字句，暗示她可以實現她的大胆的夢想。

她依照遊戲的規則，把雙手按住眼睛預備於環圈打斷時捕捉身邊的孩子。那時候，孩子們手牽手向另一方向移動着，一面唱：

「上也尋，下也尋，

尋到了，把花冠戴上他的頭頂，

戴上花冠，多麼高興，

但須，捉到了人，才可把嘴來親！」

一陣呼嘯，環圈打斷了，拆散了，大家跑到橡樹和白楊樹邊躲藏在樹蔭下面，只有麥葛麗一個人還是雙手按住眼睛，站在中間。

爲衝動所驅使，浮士德走近她的旁邊，目光迫切而流動。麥葛麗，那時候眼睛還沒有張開，拿了一束花，笑嬉嬉地喊着：「你們小妖怪，我現在要來捉你們了，瞧瞧我的花冠送給誰。」她把手臂搖動，恰巧碰着浮士德，她立刻捉住他，張開眼睛，高聲的說：

「那麼我捉住你了，你——」

那時候，她被魔力所吸住，身子後退，眼睛睜得圓圓地，將信將疑，似癡似醉。她把手指在她所捉住的手臂上慢慢縮回，彷彿告訴她自己那種極度的緊張不是好玩的。她覺得手臂結實而溫暖，恍然知道她已接近了人間的奇人，他是初次啓發了她的生命和愛情，她遂不覺臉色紅如玫瑰，羞不可仰了。她把手指從他的手臂上輕輕地縮回，因此便和他的手指接觸着她在胆怯的動作之下，想把那已經感應到柔情可愛的自己的手向後拉回，但是他却拉住她的手，不肯放鬆，一面低了頭，彎了腰，以低微而動人的語調向她說：

「那麼請你給我花冠。」

她躊躇了一會兒，發出一種類似微泣之聲，趨前把花冠放在他的頭上。她的眼中顯出無限的

信任與極大的歡樂。他輕輕吻她的手，把她的手捧到他的頰邊。

那時候他們方始覺得一輩嬉笑的孩子們圍住他們手臂連成一鏈。一陣笑聲又翻成一個歌曲，圍繞他們的孩子們一面跳舞，一面唱出遊戲最後的詩句來完成當時王與后相見的禮節。

「一二三、

你現已自由，自在，

親他一個嘴罷，

他自會把一個吻回賜與您。」

一忽兒他站立起來，把她抱住。他一雙親熱的眼睛不停注視她，只見到一種信任、天真，同他自己情緒的反照。對他一切的敬憚、懷疑、和恐懼之心，由於她愛情的燃燒已消滅於無形。

在親熱與溫柔的態度之下，他吻了她的雙唇，這是她生來從未經歷過的初戀之吻。這時候她的心靈，她一切的精神，以及柔弱而了無抵抗的身體，都賜給他了。

在微微喘息聲中，她的眼睛睜得圓圓地，和他分開了手，退出橡樹蔭下的幽谷，這時孩子們紛

紛散開，快活地高呼着，好像這是全部遊戲中的一節。

他跑下山坡，緊緊追隨。他瞧見她的雪白的影子在樹林的空隙裏面忽隱忽現。最後，他在一簇密密的百合樹邊把她一手拉住。

「麥葛麗！麥葛麗！」他低聲懇求，因為急急奔跑的緣故，他窘迫而喘息不已。「爲什麼你要避開我？我尋求了一生，就是爲了你，我現在遇到了你，你却避開了。不要走，麥葛麗！」

她真出神了，不知不覺之中把手臂向他伸着。通紅的臉上淌下淚來，只見唇動，聽不出半點聲音。他便把她撲抱在懷中，熱烈地接吻，充滿了慕戀的情緒。

「你對我太神聖了，」他喃喃地說。「我愛你，麥葛麗。」
一個花冠還在他的手中。

「瞧！」他說，他把花冠放在她的頭上，「我給我的王后加冕。」「那麼你應該是國王了，」她低聲地說。「我——我愛你，」她的神經顫動着，把他的首引近胸前，脈脈含情，溫柔地和他接吻，從滿腔熱淚中露出喜悅的笑容來。

「我愛你，」他自言自語，「我真心想你。對於我，比較你自己所知道的還要多一些。你給我以希望，賜給我新生命。我是屬於你的了，啊！可愛的！永遠是你的！」

第五章

一天晚上，遠望羅達城，燈光閃動，宛如一個美麗奪目的模型。但在寂寞的路上，人影不見，有時則聽到一陣的歌聲，與人們的談笑之聲，這些聲音是從酒肆及小店中發出來的。

麥葛麗家的四隣寂然無聲。從她的臥室中閃出一絲光來，打破了路旁的黑暗，射到對面的牆上，顯出一片微弱的迴光。在街路的另一邊，距離房屋不遠，路燈閃出的影子下面，站着浮士德，雙手緊握，癡望她的窗戶，和窗幃內移動的人影。

梅非斯特立在他旁邊，以粗暴刺耳之聲，打破他的沉默的幽思和愉快的神情。

「你怕的是什麼，浮士德？那位姑娘自己引上你的路。」

「可惡的管閒事人！」浮士德恨恨地說。「不要多開口。這位姑娘太純潔了，不容你隨便胡說。你不許侵犯麥葛麗。」

梅非斯特苦笑一聲，皺皺眉，給他一個冷酷的注視。

「我不會侵犯那個賤貨，」他說，「她在你的手掌之中。可是浮士德，你簡直是個慢吞吞的求婚者；你在從前時候敏捷而……膽大。你認識那姑娘已有三天光景，在她姑母家裏且也表示過愛，現在却還在這裏目不停轉地望着。」

浮士德在盛怒之下，回過頭來。

「麥葛麗對於我是神聖的，」他高聲地說。「她的天真是走向和平的橋樑，同你臭嘴什麼相干！麥葛麗將成爲我的新夫人。」

「唷！原來如此！難道你能進教堂嗎？難道你可以面對着牧師的十字架嗎？難道你可以發誓，在神聖的滑稽的儀式之下屈膝，……而接受他的祝福嗎？你能如此嗎？從什麼時候起，你能夠如此呢？」

「啊！你這個梅非斯特！」浮士德喊着，露出失望的神氣，他說時，等於一種悲痛的呼聲。「你把我拖入你的圈套之中，你給我的恩物都變成爲災禍！你的青春的恩物，萬惡的青春！」他深深嘆息，發出失望、懊惱、沮喪的嘆息之聲。

「可是我一定還要去見麥葛麗，」他接着說。「我一定還要看看他的活潑可愛的面龐兒，也許是最後一次。我一定要，我要。」

「逞你的心就是了，」梅非斯特回答，故意嘲弄似地向他鞠一躬。「並且我要去看個明白，她的哥哥是否忙着有事。」一刻兒，他就走開了。浮士德緩步越過街路望望麥葛麗的窗戶一會兒，長嘆不已，一面搓搓手，顯出失望、企慕和崇拜的交織的心境。

麥葛麗的玉影又顯示在窗前，漸漸縮小，却漸漸顯明。未幾窗幃展啓，窗子向後拉開，麥葛麗探首窗外，輕輕喘息，仰觀星月，似在夢中。浮士德躊躇了一會兒，爬上窗欄，動作敏捷而聲息全無。他屏息不語，精神上崇拜她，崇拜她在夜色矇矓中表顯得這樣飄飄欲仙，這樣純潔無疵。她透出一聲愉快的聲息，正想隨手把窗戶關上。

那時候亮光中露出一隻手來，在溫柔的表情之下輕輕觸着她的手。她聽到她所心愛的甜言蜜語的低微之聲。她對於黑暗中突然露出的手臂並不怎樣驚奇，因為那一個動作是在她一串的回想之中自然地發現的。她雖回想她的情人，閉目擬想在樹林中的種種情景，她先逃避而後被他

捉住的經過，以及在她姑母家的花園中私自會面的事情。當她啓目而視，她的視線落在她自己光鮮的手上，她覺得爲了她的情人之故應該吻她一下。「多麼美，多麼溫軟的手啊！」他在數小時前曾摩撫她的手而說：「牠已使我從暗淡的失望轉入光明之途。」於是來了一隻真正的手，他的手，溫柔地握着她的，同時她正注視到他的一雙富於熱情的眼睛。

「我愛，」他低聲說，「我怎樣渴望着你的雙眸賜福於我。」

他吻她的手指，又溫柔，又親熱。

「啊！浮士德，可愛的浮士德！」她喃喃地說，以另一隻手，撫着胸部，「我的心怎樣爲了你震動，你說話時，心在那裏感應，你呼吸時，心也在那裏發光，禁不住你的撫愛，我的心已融化我身也爲之癱軟了。你用你的手來溫暖我的心，這心永遠屬於你了。」她又熱烈地吻她的手掌，誠懇地說：

「在這小小的手掌之中，浮士德的生命被你握住了。」

深深透了一口氣，她慢慢把手縮回，樣子頗不自然，兩眼惺忪，向他望望，面色轉白，一個處女的心怦怦然跳盪不已。

她輕輕地向他關窗，喘息着：

「再會，我愛上帝保佑你！」

於是她的震動的手給他一個暗示，叫他離去。

浮士德在那時候發生一種恐懼的思想，以為他將永遠不會再看見他的愛人了。一刻兒窗子如果關上，一切光明和新發見的希望也許永遠消逝了。他一心想能再聽到她的聲音，能給她一個最後的吻，象徵他永久的愛。

「麥葛麗！」他喊着，他竟許會驚醒她的母親，這是很顯然的。「麥葛麗！莫走！麥葛麗！」他推着窗子，作懇求狀，他們兩手中間只隔了一塊玻璃。對他的溫軟而堅決的壓力漸漸抵不住了。於是窗子突然向後移動。

「麥葛麗！」他竊竊私語，「我走之前，讓我再吻一下。」

她伸出手來，搖搖手，顯出膽怯的神情，好像想躲避他的驚人的聲調，他的懇求式的臉容，和他一雙親熱而灼灼有光的眼睛。但是他執了她的手，把她拖近一些。

他的請求是無法拒絕了，這一個請求好像吐出千百種的沉痛的音調來。她的頭部投入他手臂中，眼睛閉緊了，呼吸也斷斷續續了，半癡半醉，連什麼都不知道了。

「再會！親愛的！上帝保佑你清白而聖潔，」他說。

他把她摟在懷中，吻她的嘴唇，又親熱，又失望，崇拜的心理也同時流露出來。她的手，被他輕輕握住，現在縮回來了。她柔弱地靠在他的手臂上，面容憔悴，生氣全無。好像她在這最後接吻之中，在她昏暈之前，已把全身活力都交給他了。

浮士德驚奇萬狀，爬進室內，抱住她，把她放在淨潔的小床上。他忽忽汲些冷水，以手巾浸溼，按在她的前額上，侍候她，體貼她，表現他心靈中的痛苦，從而把一種預示的警惕的情緒流露出來。

未幾情形轉好，她的眼皮微動，嘴唇也張開了，灰白的臉上重新露出一些淺淡的光澤，胸部的緊張，也鬆懈了許多。她張開眼睛，伸出手來。

梅非斯特站在外面，面對那所房屋，望着窗戶，目光流轉，高興非常。

當此之時，夜深人靜，萬籟俱寂，沉默中只聽到上面房間中透出的一些睡夢呢喃之聲。

未幾，窗戶關着，窗幃徐徐落下。在街路對面，反映到牆上的一絲燈光也就消滅了。

梅非斯特從不貪懶，自從和浮士德分手，到重又回到麥葛麗屋邊之間的確沒有空閒過。離城半途之遙，有一家酒店叫做「烏培溪」(Auebach)，這是喝酒唱歌的中心，梅非斯特便朝着這個方向走去，一路搖搖擺擺，活像一個作威作福的當地土豪。一面行路，一面自言自語：

「還有一節，鏈條就可做成，把他的靈魂在永久黑暗中牢牢鎖住，即使天使長密歇爾 (Archangel Michael) 自己掛了亮晶晶的劍來，——說時，怨恨之氣溢於眉宇之間——」也不能折斷他。第二步把他逐出城內，離開這個作祟的賤貨，粉碎了浮士德心中的神聖觀念。我便可以光明的權力贏得我的賭注。」

烏培溪酒店遠近聞名，因為沈湎於酒一般自命不凡的人都趨之若鶩。游客們假使愛喝好酒，愛作樂，愛聽俚歌小曲，假使不怕吵鬧打架，離開城鎮以前也得要到那酒店去觀光一下。學生，士兵，以及闊面大口的壯漢，也常到那邊去，以不同的友誼對付他人，往往依照他們的豪量如何而定。烏培溪酒店設在拱形圓頂，石灰牆壁的地下室內，沿牆掛列着大批的酒瓶，有幾處至少要堆到十二

尺高。大酒桶當作桌子用，小櫈和有靠背的矮櫈，則作爲坐位，雖然那許多熟客人往往喜歡靠在一堆的大桶旁邊，坐在踏脚櫈上，以手臂撐着膝蓋，高談闊論。他們爭辯的是哲學、神學、文藝、科學、時事或旅行家的故事。他們愛說他們的戀愛故事，粗俗的笑話，和無聊的背後批評。常常有人唱歌，如果調子吸引他人的注意，聽衆往往臨時加入，隨聲唱和，響聲會從屋頂透出，直達街市。

梅非斯特進去時，正當一個學生站立在大桶上面唱完了臨時編成的歌曲。這一個歌曲，明明是爲了嘲笑他的朋友而唱的。梅非斯特聽得最後的幾句：

「深夜把門門輕輕拉開，

門門拉開，你的情人也就醒了，

在微光之中輕輕地把門門關上了！」

一陣狂笑歡迎這一個歌曲。

「哈哈！哈哈！」一個身體高大的士丘，發出巨人的笑聲。「唱得好，唱得好，」福洛熙(Frosch)那是爲了你唱的，席佩爾(Siebel)。席佩爾，你不是整個晚上在花園中等候她，那老頭兒却同她在

起。只要你有錢，也可以做到，哈哈！」

「啊！凡倫丁，」席佩爾又插嘴，他是身材矮小的學生，愁眉不展的臉上，方纔露出一點精神，「有的生來有錢，有的從女人方面取來這是一切女人的病；因為對於一切男子，她們就等於一種病啊，我相信。當然，你的妹妹，麥葛麗不在此例。」

突然發見有人以高嗓子唱歌，聲音特別，非常動人，唱時高入雲霄，全屋爲之震盪，旁觀者遂紛紛隨聲唱和。大家回頭一看，唱歌的原來是一個大漢，穿上黑色大衣，黑頭巾邊插上一支紅色羽毛，隨風飄動着。他站在最高的酒桶上面，羽毛幾與天花板相撞。他唱的是一種尋快活的曲子，所有的人，等到末一句唱完，立刻報以高聲的狂笑。這是講述故事的歌，關於蚤的滑稽故事，蚤爲一個國王所喜歡，同時又爲國王穿上朝衣走進宮門，和宮女們調情作樂的故事。這是合唱的歌曲，開場時先來一陣狂呼：

「掐死他們，擻死他們，

只要在我們覺得他們咬人的時候。」

歌聲終止，而桶邊的迴聲還是餘音嫋嫋不絕於耳，一陣喝采聲忽從天花板上震回過來。唱歌的人彎着身子，舉起一口小瓶的酒，高呼着：

「希望這個蚤子永遠不來光臨羅達，否則我在城中見到的漂亮姑娘們一定會有碰到晦氣的一天！」

他停了一會兒，舉起他的小口瓶替人家慶祝。

「這歌是爲羅達城最美麗的女郎唱的。」

「喂，」席佩爾對凡倫丁說，當時舉起酒瓶，表示慶祝的人已經在狂笑和打趣聲中酩酊大醉。「那便是你自己的妹妹，麥葛麗。」

「是呀！的確不錯，」四圍的人都是鄭重地說

另一人喊出：

「恭祝麥葛麗，爲麥葛麗喝酒。」

唱歌的人從大桶上高呼：

「那麼恭祝麥葛麗，我爲了一切肯隨便的姑娘們喝酒，因爲貞潔與美麗。不是牀上的好友爲了麥葛麗和她所有一切可愛的姊妹們喝酒！」

凡倫丁的機巧很遲鈍，一時摸不着說話的人的用意。於是在盛怒的咆哮聲中，他推開他的同伴們，當作小孩一樣一面拔出長劍來，衝到那個人身邊，爲了他曾經拿這樣的惡意來毀誘他敬愛的妹妹。

他把幾個巨桶聚在一起，要想跳上大桶的上面，他拔回他的劍準備在跳時用劍刺去。他乾脆地喊：

「你這魔鬼！」

「魔鬼？你這樣稱呼我。我叫你『獸子』，我只說老實話。快回去——獸子——要在她的情人從她房間逃走以前，」梅非斯特，粗惡而無情地笑着說。

凡倫丁蹲伏着不動，他的魁偉而有力的架子，他的緊張的肌肉暴露在休息狀態中，看來活像一個巨形的雕刻像。他臉上顯出緊密的線紋，目光全神注視，嘴形兇暴可怖。他把身子一躍，一道劍

光在前面閃着，然後把他的左手向後一拉。梅非斯特高聲狂笑：

「又是一個跳蚤！你這個蚤子沒有咬過人！一個急於要吸血的蚤子！你要吸血是有的呀！」他把桶內的酒倒在一半臨空的凡倫丁的身上。

凡倫丁似乎已有巨桶作壁壘，把他自己與那嘲弄他的黑衣人隔離開來。好像被人家打了一拳似的，他的頭向後一縮，一刻兒，他的劍、手、腳，統統被一種無形的阻力所掀倒。於是紅酒飛濺身上，一道火光，在他週身亂射，一直射到屋頂，旁觀者一時眼睛都張不開來，耳朵也被響聲震聾了。

凡倫丁從壁上跌回來，如同一粒豆一樣。一時大家驚惶失措，紛紛圍住這跌倒的軍人。未幾凡倫丁站起身來，四面望望，露出心慌意亂的神情。他的目光注視在他前面聳起的巨桶。他跳脚高呼，可是他暴怒的目標早已消滅了。

梅非斯特站在那裏，正向麥葛麗的臥室望着，室內燈光早已息滅了。他從街路的盡頭聽得有人走路的聲音。他立刻經花園潛入屋子旁邊的果園。她的母親正睡在下邊的一個房間內。梅非斯特把手放在窗格上，彎了身體向窗眼用力地一吹。

窗門裂開，室內發生大風。他再吹了一回，窗幃落下來，被單已裂開了。年老的母親從突然震驚中醒來，蹣跚地走到窗口，與那驟然發生的狂風相掙扎。她還沒有走到窗口，又有一陣風吹來，吹遍房間，連門都被打開了。她旋轉身子，急急跑去關上這門，但中途被風掀倒，她的身子輕飄得活像紙片一樣。

站在比較安穩的走廊下面，她喘息不止。她想到火絨和火石，遂把蠟燭點着。在匆忙和緊張的腳步下，她把火光移近身邊，走上梯級，到她的女兒的房中。她手忙腳亂似地找尋扶手，一聲呼救，已跌進室內。那時候她望望麥葛麗的臥床，不覺爲之驚惶不已，麥葛麗坐在床上，面色灰白，神情堪憐，另有一年青男子躺在旁邊。於是蠟燭從手中倒在地上。只聽得一聲長嘆，繼以低聲悲泣，一種失神的悲泣，也是痛苦的呻吟，情狀十分悲痛。她垂頭喪氣，退後幾步，一陣心痛，號啕大哭，身子倒在地上，頭則靠在走廊的牆壁上。麥葛麗狂喊着，立刻跑去，抬起她的頭部來。浮士德呆呆地站在室中，心神定全喪失。頃刻之間，他從樂園最快活的地方，跌在黑暗的地穴中。當時有一種聲音在他耳邊竊竊私語，又重又急。

「走罷，浮士德！走罷，浮士德！」對你的愛人麥葛麗有危險。她的哥哥在樓下等着，走罷！

他躊躇了一會兒，沿着走廊跑下梯級，走進果園。他沒有戴帽子，頭髮亂蓬蓬的，面色灰白，精神頹喪。

他聽到可怕的呼聲，回轉頭來，只見一個可怖的人影正在旁邊守候着。原來就是凡倫丁，提起鋒利的劍，不顧一切刺他一下，臉上顯出只有一種情緒，就是要殺人。浮士德撥開他的劍，好不容易躲開這強有力的一刺。

「站住！」他喊着。「我不願同你決鬥。你不能傷害我，我也不來傷害你。」

「一隻老鼠……傷害我！」對你是有毒藥！這是他的大聲的回答，同時用力再刺他一下。

浮士德還是躲開，在惡鬥之先，向後退縮，但長形的劍鋒正從各個角度裏向他的胸口猛刺。他拔出劍來，很靈巧地把手腕施展一下，目不轉瞬地使劍，他撥開對方的惡意的襲擊，遂致刀光劍影不時在頭上飛過，或在股間擦過。他手臂上運用千鈞之力，使他漸漸感覺疲乏。每逢一次躲避，他總是守住一種姿勢，當對手武器放鬆時，正可準對要點，施以突擊，但是所有這樣的機會他都沒理會。

凡倫丁忽然跳後幾步，忽然一躍向前，差不多把身子躺平在地上，右腳寬步前進，膝蓋彎着，於是全身力量都吃重在左手，而左腳亦不能不盡力伸張，在這個時候，劍鋒在浮士德防衛之下，已經向上舉起，準對他的喉嚨刺去，這是一種劍鬥的祕訣，從非洲馬亞人（Moor）學來的，懂得了這一個祕訣，兩方面的距離，立刻縮短，除非預先料到，這樣的一刺是無可防備的。浮士德乃趕快向後一跳，以避免這致命的一擊，但是面頰下已經有條很長的裂痕了。他又不能專取守勢以抵抗這個危險的劍客，因此他決定予以不斷的反攻，迫使凡倫丁因體力盡而倒下，終於放下他的武器。

「打打！浮士德打！」他聽到梅非斯特喊着，並且看見他正在凡倫丁的肩後張望，神氣兇惡，含有威脅的樣子。經浮士德施以猛烈的攻擊以後，凡倫丁已步步退後。

「放下你的劍，」浮士德向他喊出，「你的血不能爲我而流。」

「打，浮士德打！」梅非斯特又在那裏喊，

於是他揮起他自己的劍，彎如弓形，作露齒冷笑狀，把劍舞動一下，然後敏捷地，差不多置一切於不顧，猛力把劍鋒刺入凡倫丁的背身。

凡倫丁倒在地上，梅非斯特立刻蹬在他旁邊。

「快逃，浮士德！梅非斯特催促他。「你已經把他殺死了。趕快看守人就要到這兒來。」

但是浮士德立在地上，動彈不得，差不多感覺已失，只是悲傷地望着他，望着躺在他腳下的凡倫丁的身體並且望望屋內微微照着的火光。

梅非斯特斜視一會兒，奔到路上，以手附在嘴上，大聲叫喊：

「人命人命！」

左右鄰居每一角裏他都跑去，發出同樣可怕的呼聲。

「人命人命人命！」

窗戶都打開了，戴了睡帽的人頭都露出來了，尖銳刺耳的人聲到處都聽到了。問長問短，打聽什麼地方，什麼時候，怎樣會發生的……唯一的回答不過重覆一遍恐怖的呼聲，在紊亂中傳來傳去。

「人命人命人命救呀！兇手逃了，快救呀！」

鄰人衣服都沒有穿好，紛紛從家中趕來，提了燈籠，跟着梅非斯特喊：

「這邊來，這邊來！趕快，否則他要逃走了！」

梅非斯特急急跑到浮士德身邊。

「走呀！走呀！」他再三催促他，拉拉他的手臂。「聽着！他們已經來到你的脚跟邊。在這城中，我無法掩蔽你了，因為你在這兒已犯了血案。」

浮士德最後望望她的屋子。

「麥葛麗！麥葛麗！」他喊時，覺得無限的悲痛。

「你留在這兒，祇有對姑娘更不利，」梅非斯特低聲說。

「來！現在趕快，否則你被人家捉住了，永遠看不見她了。」

以手臂挽住浮士德，於是他們在深夜的黑暗中逃走了。

一羣神情緊張的男子們和少數的婦女聚在凡倫丁的身旁，大家都沒有穿好衣服，有的單單披上睡衣，拖了拖鞋，許多人則拿了木棒和臨時倉卒尋到的武器。誰也不明白究竟怎麼一回事，不

知道究竟誰的聲音叫他們從床上跳下來到這兒，只有一件事大家是完全明白，就是一個巨人躺在果園內已經死去或許快要死了。一大堆的血從他身上流出，剛被泥土吸收，又加了許多的血，乃是從他的胸部和背上淌下來的。

「這是凡倫丁！拿了木棒的青年抬起頭來。「瞧！他是被人家刺中了胸部而死的。」於是他發覺衣服背後的泥土全是血跡。

「不是這！這是用劍刺死的，暗殺的人先從背後刺入，然後在他身上越刺越深，」他加上一句。

果園門旁的一片嘈雜聲使麥葛麗開窗而望。她面容慘白，睜得圓圓的眼睛幾乎變成瘋狂。她全身發抖，當她望見一羣人正向地下俯視時，她戰慄萬狀，搓搓手表示悲痛的失望，不禁慟哭失聲。她剛在經過一種最觸心的痛苦，為她從來所沒有遇到，為人生所不能忍受的。當時房門突然打開，她與她的情人在她母親手中一枝燭光前面竟然暴露出來。他曾聽到她母親的悲傷的呼聲，且會看到她向後跌倒，身體靠壁躺下。麥葛麗曾經跑過去，扶起她的身體，誠懇地哀哀地叫她。但是她的慈愛的聲音已永遠無法再聽到了，她的眼睛，無論為疼愛或責備而望着她，已永遠無法再看見了。

她執着的一枝蠟燭由此照出的那般情景，正像閃電一樣，頃刻間碎裂了她一切單純的信仰，家庭一切的快樂，對於清白的麥葛麗的自傲終身一切的理義和信心，爲着去補救殘暴的暴露，結果竟奪去她的生命——這個生命受此污點之後比死亡還要難受。

當初，麥葛麗還不懂得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後來真相印入腦海之中，她就發出高聲的叫喊，依舊跪在地上，心頭忐忑不寧，摩撫死者的臉，一再喃喃地吐出心愛的字句和無法實現的踐諾。未幾屋外發出喧嘩之聲。當初這種聲音對她並沒有什麼意義，後來驚惶的呼聲彷彿是一種悲慘的哭聲，成爲她自身悲劇中的一個部分。這恐怖的口號「人命」一再大聲疾呼，在她看來好像等於內心的吶喊，越來越尖，而使她的母親深深陷入永久的靜默之中。她那時正屈膝俯伏在她母親身旁。繼續不斷的叫囂聲終於侵入她的意識的内部。恐怖的思潮突然侵入她的破碎的心中。悲劇！悲劇！無往而非悲劇——她自己，現在也許——她的情人。她從她的母親身旁，站起身子，搖搖擺擺地跑下梯級，衝進果園。

當她看見一羣人正向橫在他們腳邊的東西注視，她差不多要暈厥不省人事，於是一聲吶喊，

他鑽入人羣中，擠到中心，投向流血的人身，倒在旁邊。

「親愛的！她叫着。

那時，她覺得她自己正對她的哥哥的面容注視。他張開眼睛，望望她，表示親愛與驚奇。當然，這本來是個惡夢，一個蠢夢，他可以讓她知道，講到這個夢，他們也許會共同發笑，像往日共同笑那別的愚蠢的概念一般。不！他決不能把全部的夢告訴她聽。不！他決不說出黑衣的魔鬼嘲笑她的話，也不能說到……可是那一羣的人圍繞他究竟怎麼一回事呢——他背後和胸部所受的苦痛又是怎麼一回事呢？爲什麼他會躺在這兒呢？種種回憶湧上心頭，越想越發恐怖了。

「不要碰我，」他呻吟着。「你的情人謀害我，可是你使我更痛苦了。」

「啊！凡倫丁！啊！我的哥哥！」她只是低聲地說。

他厭惡而對她疏遠。他喘息時，聲音越發微弱了。

「我給你的銀鏈條……在你腕上……有基督十字架……給羅達城最貞潔的女子！你願掛嗎，像你常常說的記念爲了你而被殺害的大哥嗎？」

「不要啊！不要！」她突然呼喊，站起來，用手掩蔽她的臉。

「你不會再聽到我責備你的聲氣了，」他喘息說，第一次他抬起眼皮望望她，顯出不勝哀憐的模樣。「你還能把你的天真的藍眼珠朝着可憐的母親看嗎？」

一陣慟哭後，麥葛麗離開這一羣，垂頭喪氣回到屋內，只聽得後面的人竊竊私議，含有憤憤不平之意。

凡倫丁還想說話，但是用力更難，呼吸更短促了。

「請你們爲我舉行彌撒祭。然後對付她同對付一切賤婦一樣……游街。」他忍了苦痛，舉起手來有幾寸的高。

「給我劍，」他說。

這個拿木棒的青年立刻送劍給他，看他以手指握住。他差不多拿得很直，劍柄下垂約一會兒。

「並不是軍人之死，」微微喘息之中聽到這一句，「不過同我的劍在一起——」
於是頭向後仰，劍則咻的一聲落在地上。

第六章

羅達教堂擠滿了人。母子兩人，在一天晚上被人殺害以致造成這樣的慘劇，現正爲了他們舉行彌撒祭麥葛麗站在外面石柱的陰影內，從門隙中向裏面望着。她比從前更有女孩子氣，已變成一個弱不禁風的女孩子，但是面部表情却一點沒有年青的精神，面白如象牙，生氣全無，彷彿災難已集中於一身。眼睛睜得很大，悲慘異常，四圍的行動引不起她的敏捷的反響，來往的過路人和教堂內祭禮所給她的印象，也使她漠然無動於衷。她在門口望着，好像裏面的種種情景，同她沒有什麼關係，她看到的好像一幅光亮的畫，覺得沒有彩色而沒有意思，那幅神祕的畫，她是無法能夠了解的。她看見許多人低了頭，跪着，唱詩的孩子們在廊前緩步而行，一面走，一面唱。她又看見香爐內的煙隨風飄動，牧師則立在祭壇旁邊爲死者懺悔贖罪。但是她的目光集中於祭壇前面並列着的兩大目標。

她很知道這兩具不愉快的東西，使她在精神上畏縮不前，並且因爲要作進一步的了解，遂使

她在意識中造成一種瘋狂的掙扎狀態。在那兩件絲絨套子下面，有物使她發生恐怖，這是她所知道的，不過另外又有事情使她發生親蜜的痛苦和虛渺的迴想。

大門突然關上，她從裏面只聽到牧師的喃喃不絕的聲音，許多低微而急促的唱和之聲，以及莊嚴的「亞們！」

讚美詩唱的時候，麥葛麗記得下面幾句：

「宇宙將爲之震動，

當微弱的死者興起時，

稟覆上帝，他們的天主。」

當然，死者確曾覺醒，所有善良的人大家仍聚在一起，沾着天主的光榮。平平安安地死去，重與已經去世的親愛的人相見，這樣的死何等幸福。可是什麼是她所引起的胡思亂想。她並不覺得喪失了親愛的人，她只感到孤獨，不可言喻的孤獨。

另一讚美詩從教堂內傳出。

「審判官一朝升坐，

一切可恥的祕密完全暴露。」

可恥的祕密！什麼是可恥的祕密？她以前常常唱這首讚美詩，每次却不懂得其中的含義。可恥的祕密是不是說謊？或許指她有時懷抱的甜蜜的私念而言。但是這些事當然不能說是可恥。這些事雖然是祕密，在她親愛的母親前面不能公開……

讚美詩終止了。祈禱者發出喃喃的聲音，接着又是壯嚴的「亞們！」未幾脚步移動，大門也就開了。衆人低了頭，魚貫而出，男子們依然手中拿着便帽，列隊送行，頗不整齊。靈柩從擱臺抬起，由牧師引導，列隊送喪者徐步沿着教堂外面的墓道走去。

有些人走過麥葛麗前面，看見她面孔板起，生氣毫無，遂給她一個斜視。有一老年人對同行者說：

「一個奇怪的世界！諸位想想，女人竟會犧牲她們的生命把這樣的寶貝帶到光天化日之下。」
「唯，唯。」另一人回答。「看來她是那麼樣可愛的姑娘，她怎麼會欺騙所有的人，瞧瞧她的臉，

一點沒有感觸，人家爲了她死，她却並不悲傷，只想到她的情人。一定是被魔鬼上了身了。」

當靈柩抬到麥葛麗身旁的時候，她出於天性，張開她的手臂。他們正抬着靈柩，使她因驚惶而避開。但靈柩並不能使她避開，因爲她還有幾句話要說。但她在這樣緊迫情形之下能夠說出那一種話，哀詞罷，最後的哀詞罷，只是話太多了，她將何從說起。靈柩在她前面一經抬過，她將永遠不得再見了。

瞬息間恍然明白，對於恐怖的認識，對於過去兩天一切悲慘情狀的認識，她的母親怎樣悲傷地棄她而去，敬愛的哥哥怎樣被害，以及他臨死時怎樣輕視她；情人逃走了，在悲哀的屋子裏面，只留下兩個屍首，長日漫漫，萬般淒楚，鄰居和過路人又怎樣地在背後竊竊私議……

在很難聽出的哭聲之中，她向着正在抬走的靈柩直衝上去，但是教堂的管事人，不睬她，用手猛力推開，結果她倒退幾步，立脚不定，跌倒在剛纔站立的石柱旁邊，他蹲伏不動，雙手合盤，睜大了一雙瘋眼，對着慢慢移動的棺材架子呆呆地看。她的嘴唇顫動不止，好像正在熱烈的默默祈禱之中。

從送喪者後面，她的姑母瑪泰忽然出現。她已哭得不像樣子，但是她的神氣十分嚴肅，看見麥葛麗蹲伏在石柱旁邊，眼中顯出譴責的樣子。這女子看見她，以為當世僅存的親人祇有她了，向她揮手，發出內心痛苦的呼聲。但是瑪泰姑母回過頭來瞧瞧，只有表示厭惡而已。她的眼光中沒有同情心，沒有往日常見到的同情心；眼光中表示的不過是憤怒與憎惡。

「你也會到這兒來！你這賤貨，真不要臉！」她喊出。「貪戀肉慾，貪戀黃金，你瞧，而今得到什麼果報，雖然我已好幾次向你警告過！」

未幾，送喪的人列隊而過，出乎麥葛麗的視線以外，繞着教堂後面走去。

靈柩中是她的親愛的人，靈柩既已不見，她的種種回想不禁油然而生，而中心的哀痛也越發深刻了，多少回憶，壓在心頭，回憶到快樂的笑聲，回憶到溫存，信任和種種開心的事情，再加上悲痛的回憶，一切的一切，在在使她的生命與長眠人分離不開。

她全身顫動，號哭之聲，不絕於耳，可是她的眼淚水乾了，她委實不能再哭了。

第七章

一星期以前，麥葛麗的整個生活還是一種天真快樂，幸福的生活。自從她幼年遭父喪後，家中從來沒有遇到過憂患。當她哥哥被召入伍，在外從征時，不免因一時的離別而感覺不快，但他回到家中歡樂和愉快的情緒即油然而生。這一點儘可抵償她平日的憂悶了。

麥葛麗的尋樂是很簡單的，但是她的生活非常美滿，因為她對於瑣小的事情，深感興味，不論鳥語或花香，清晨散步呼吸新鮮空氣，不能得到一件樸素的禮物，遇到一件喜事或聽到一句和氣的話，都可使她感覺愉快。她的趣味常常變化，因為四圍的一切事情，都可使她高興。她同鄰家的孩子們一起玩，唱歌，跳舞。聽到那個身材魁梧勇糾糾的哥哥說笑話，講故事時，她總是快樂異常，笑聲不絕，家務方面種種瑣屑事情，她也盡力去照料。

未幾，新的情緒，貫注於她的生命之中，最初使她發生驚惶。但這種新的力量迅速把她吸住。並且顯示她另一種的生活，好像一種美景無窮，又好像脫胎換骨，發展無限的境地。她從前過的是歡

樂生活，此時則像小鳥一樣雙翼震動，高飛天空。

突然在一天晚上，平生從未遇到的恐怖，一齊發現。她從未知道過什麼叫做死，那天晚上她的母親和哥哥却先後死在她的面前。尤其使她感覺驚惶的，即每一次悲劇發生，都是爲了一個人，這人不但改變她整個生活，且與她的靈魂混合而爲一。

當她一人坐在家中時，想到她自己的歌聲，笑聲，母親的和善的閒談，以及她哥哥的大聲咆哮，但是現在呢，景象既如此悲慘，如此恐怖，她自然是心灰意冷了。她還記得她母親因傷心而責罵她的神氣，記得她的哥哥臨死時對她的譏笑，以及許多不能忘記的可怕的語言。她果真爲了罪孽而受到處罰嗎？她的自命不凡的哥哥，她的信奉上帝的母親都是這樣慘死似乎真是太無公道，爲了她自身的罪惡，他們臨終最後的思想一定是很痛苦。但她最大的悲痛，還在她的情人的逃逸。爲了對他的念念不忘，所以苟存殘喘，她不願多說評誦他。第一回接吻時，早把她的靈魂與信心交給他了。她對他的戀愛乃是她目前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事。

她覺得她已經到了絕望的境地，所受痛苦之深，決非人類所能忍受。

她在憂愁悲傷的環境中默坐靜思時，門上忽然有很笨重的敲門聲指揮者發出粗暴的命令後，四個兵士就進來了。他們是屬於教會的衛士。隨着他們進來的，乃是高級教士，穿上黑色長衫，攜帶一捲羊皮紙，身子瘦長，面孔削尖，目光炯炯而不斜視。

麥葛麗站着發抖，因為她很知道這時候決沒有人帶給她好的訊息。所有親友們都賤視她，或給以傲慢的呵責。新來的人也不會對她有好的表示，祇有給她很壞的消息。

高級教士留心看她。

「你是麥葛麗，凡倫丁的妹妹嗎？」他問。

「是的，」她低聲回答，她眼睛放大，閃動着，臉上一點沒有表情。

他展開羊皮紙，望望她戰慄的身子，以乾燥無味的聲調發言：

「今天早晨主教審理你的罪行，已聽得許多見證的供詞。他的宣判是如此。爲了通姦罪，爲了貪戀肉慾罪，該受處罰，應在廣場架刑示衆六小時，以儆效尤，並且使你的不朽靈魂稍得裨益。你今天應立即照行。」

麥葛麗一聽得這個壞消息，停止顫動，暗中激動她的最大恐懼，就在這一不幸消息也許要牽連到浮士德。

高級教士繼續發言：

「那末，我的孩子，經懺悔與祈禱之後，你就可向天主贖罪。可是你還有其他罪孽的嫌疑——反抗的罪孽。這些事當由民事法庭決定，除非你能據實答復我所提出的詢問而使我們滿意。」

「你的情人——殺害你的哥哥，凡倫丁的兇犯，現在那裏？」

「我不知道，」低聲對自己說，「我做的，上帝明白。」

「他是誰，他叫什麼名字？」

麥葛麗又大為顫動，雙手緊握，按住身體，但依然不作聲。

教會職員以冷酷的樣子，向她看了一會兒，面容嚴肅。

「你的姑母說他是個王子，的確嗎？說呀！」

麥葛麗還是一聲不響，但她的呼吸短促，眼睛發光，形狀越發可怕。

「說」他命令着，可是她始終一言不發。

「你的情人和他的同伴，他們沒有同魔鬼和惡神往來嗎？你說，把你所知道的說出來，否則要加重處罰你。」

她慢慢地搖搖頭，一句都不回答。

於是他不耐煩地回過頭來對兵士說：

「那麼，替我綁她起來。」一面回頭望望麥葛麗又說：

「上了架後，上帝的恩典也許會使你的舌頭吐出話來。」

一個兵士走到她身邊，用皮帶把她反綁起來，同時另一個脫去她的鞋子。指揮者以尖銳聲向麥葛麗與三個兵士發出命令後，一隊人便向街中走去，麥葛麗居中，兩個兵士在前面引導，另外兩個隨在她的後邊，高級教士則在旁邊行走，神氣嚴肅，雙手藏在長衫的寬袖之中。

麥葛麗在市場中心鎖在木柱上約六小時之久，直到夕陽西下時，教堂的管事人方纔跑來替她開鎖，她的手與足才能從高大的笨重的木柱上解放下來。

在這六小時中，她站立在一個平台上，沒有東西吃，也沒有水喝，四面都是人，譏笑她，玩弄她，無所不用其極，甚至有人在高興的時候吐口涎來侮辱她。平台下面，還有許許多多的人在很長的時間內，圍而觀之。兩個兵士輪流看守她，防止有人實行毆打她，有時大批人漸漸散去，留在那邊的少數看客，還是常常取笑她，說出刻薄難聽的話來。這些看客大半是城內的姑娘們，還有些年老的人嚴肅地望着她，當作她是混在他們中間的魔鬼，上帝自會用上帝自己的方法來處罰她的。雖說年青的人見了她的一雙眼睛所表現的失望的情緒，總不免爲之心軟。但也有人故意使她難堪，來玩弄他的小聰明，因而得到的酬報，乃是觀衆的一陣諂媚的笑聲。

但是姑娘們的情緒不同，她們擠在觀衆內圈的中心，以手指點點麥葛麗，在她懺悔時常常喊出驚人的字句來。

「麥葛麗，你立在台上，覺得夠冷嗎？我想錄鏑對你的撫愛，不如你情人給你的懷抱來得溫暖呢。」一個女郎喊着，並報以獰笑。

「啊，貞潔不過的麥葛麗！」另一女郎說，「你怎麼樣會把你的貞操招得高於我們！」

不過這種作樂不久也就失掉精采，因為受尖刻話玩弄的女郎彷彿已經失了對於環境的知覺。她面如土色，灰心而失望，可是她另有一種深刻的想法來安定她的情緒；一切聲音，聽而不聞，一切景象，視而不見。那時的人類之中自願保衛她的，只有幾個小孩子。當她當衆懺悔將要完畢時，兩位小朋友始終站在木柱旁邊不動。一個號啕大哭，另一個年紀稍大，看見慣於嘲笑的姑娘們罵得太過分了，不禁高聲叫喊，以示反抗。不過麥葛麗自己，她也並不覺得在她身旁，有什麼人維護她或同情她，正同她對於侮辱她的那輩人的感覺不相上下。

夕陽西下，她的鐐銬打開了，有一兵士把她從台上扶下，深恐開鐐以後，手與足上的血流得太快，可以使她發痛而身體乏力，以致跌倒在地上。一羣的女孩子和年輕的婦女依然逼近她，圍着她，高聲予以辱罵。直到她走下平台，站在這輩人中間，她才明白四圍的情形。

她兩眼迷茫，望望她的四周，望望這一羣的女子，她瞧瞧這些刑具，瞧瞧站在旁邊保護她的兵士，同時她看到流淚的小孩，走近身旁，拉拉她的手，於是她恍然覺得她的處境太難堪了。她的臉上漸見光澤，乃是那一天的第一回事。後來怕羞的樣子，却完全表顯出來了。她看看她的一雙赤足，一

面瞧瞧包圍她的一羣閒人。

她目光四射。突然發出驚人的力量以後，她出乎意料之外，竟向羣衆衝去，奪路而出，那時候許多女孩子，竟不管兵士的攔阻，跑上去打她。於是她急急奔跑，穿過市場，好像一隻野獸在前面跑着，後面跟了一隊獵犬，一刻兒脫離獵犬的追逐而尋求她唯一的躲藏處；這躲藏處是很淒慘，很傷心的，乃是悲劇，恐怖，以及因快樂的回憶而產生的更大悲劇的她的昔日的家。

她回到家中，心痛萬分，連氣都喘不過來。隔了半響，體力纔漸漸恢復。她休息了一會兒，追念往事，不覺心亂如麻。又隔了一會兒，她獨自坐着，環顧回壁，尤不勝室空人亡之感。每一樣東西無不引起她不斷的回想。她從一室走進另一室，看見她母親生前常用的箱子，首飾匣子等等，都在那裏，她發見她母親還沒有用完的針線用具，她又見到掛在門後的長劍，和掛在木釘上的厚皮緊身衣，那明明都是她哥哥的遺物。

她面容依然慘白，血色全無，眼睛還是乾痛。她回到起坐室向街上望去。她母親在窗口常坐的寶愛的椅子仍在原處，彷彿她剛剛離開這一坐位走進廚房一般。她趨前，按着椅背輕輕地摩擦了

一下。她忽然跪在椅子前面，伸出手來抱着椅子，好像抱住了人影一樣，她看見這人影坐在那邊，眼睛露出悲傷的樣子，却還能了解她而寬恕她。

她因過分的嗚咽而無法自持，她哭得太苦了。一種哭聲，一種非言語所能描述的寂寞淒涼的哭聲從她口中發出：

「媽呀！媽呀！」

第八章

自從麥葛麗在羅達市場中心公開執行架刑後差不多已有一年光景，這一年，她在憂愁窮苦之中消磨歲月，祇覺得孤苦淒涼，度日如年。人生的苦酒，她已完全嘗到，且多半是被迫放在嘴上，嘗得太多了，有越嘗越苦之感。夏日秋風先後過去，嚴冬到臨的時候，雨雪交侵，黯然而無色，這也可以象徵她現在的生活。

那一年冬天非常嚴寒，整整的五天，大雪紛飛，形成一幅旋轉的帳幕，把亮光遮蔽。鄉郊有許多茅舍，已陷入積雪的深淵之中。積雪最多的地方有十尺到十五尺之深，如果對於地土的構造沒有弄得明白，遇到天然的大坑，便有失足的危險。

離開羅達約有七哩之遙，距離村莊也至少有三哩多路，那邊有一年久不用的積穀棚。牆上的木板早已裂開，只有一小部分的屋頂還沒有破落。這個蔽風雨的場所正可用來暫避暴風橫襲，砭人肌骨，因此麥葛麗躲在裏面，拿舊柴草裹住身體。她還挾了一捲用紙包藏的東西，緊緊抱在胸口。

喪失一切希望的生命冷清清的死亡一樣，要是她心中沒有一線的期望，她老早放棄爲生存而鬥爭的意志了。她覺得她的情人總有一天要來援助她。但是痛苦的日子一天一天過去，有幾天十分恐怖的時候使她覺得不如一死爲快，而他的影蹤依然得不到半點頭緒。未幾她發覺一線光明，開始照耀。當初她很懷疑，不相信她命中還有這一個愉快的期望。因爲她對於憂慮，磨折，和不斷的艱苦早已經歷過，快樂重新反映她的生命似乎是不可能的，縱使這種意念大胆侵入，也應該毅然拒絕。

隔了幾星期以後她的疑團完全冰釋，她的癡想竟成爲事實。這便是當她一個人以至誠之心，以滿腔熱淚向浮士德呼籲而得到的精神感應。由祈禱而得來得一種感應，也就是真正的一線光明。

她節省她的精力來愛護，培養她身體裏面的新生命，即使她親愛的浮士德不在人世，即使冥冥之中已經決定她永遠不能再同他相見，她也有她的寶貝，這個寶貝不久即將出世，成爲她與浮士德戀愛的結晶。儘管牧師和高級教士曾經那樣地痛責她的罪行，上帝也許終能赦免她的罪孽。

所有的朋友，採取了教堂同樣的態度，早已不同她往來，因為他們不敢同那黑暗權力的使者發生過關係的人有一點牽連。家具都已變賣，留下一點費用，她離開這個給他許多痛苦的回憶的城鎮，人家粗暴的語言，和兇惡的神氣，可以不必再聽到，看到，而另覓一榻之地，以避旁人耳目，並且可自食其力，準備去培養她未來的一線希望。但是她那裏能平平安安過日子。教堂的密探天天跟着她，這輩人因為得不到關於她的情人，也就是殺害凡倫丁的嫌疑罪犯的姓名面貌，而發生怨恨，遂處處跟着她，以為她精神上一定會敗露，他們所要打聽的消息或許可以最後得到。

她第一次得到的工作是在一個小小的私人家庭中做些針線和繡花的手工。每逢她過去的歷史被她的雇主從教堂方面知道時，她總是被她們解僱；有時未始沒有聽到她們的和氣的勸告，聽到她們好意的話，但是一大半的時候還是被她們一場詬罵，毫不憐惜。對於未來的新生命，她是個保護者，並且她已漸漸覺得這個新生命在她身體裏面震動着，只爲了這個緣故，她很願意忍受任何艱苦，忍受任何折磨，無論工作怎樣笨重或不愉快，她總願意盡力一試。所以她後來在鄰近村莊常去走走，結果得到一種工役，凡是洗衣，燙衣，拖地板，以及其他笨重而與她性情不相稱的家庭

操作，都歸她工作。爲了未來的新生命，應該謝謝人家給她住宿，供她膳食，所以她做工了好幾個月。偶然得來的一些零錢，她總是儲積下來，與她密藏在包裹中的法蘭絨，毛織物，絲織物，收藏在一起。分娩的時期一天一天近了。她恐怕在他人家中生孩子爲人家所不願意，並且還有一層，這輩人當然要發生疑問，要是他們知道了她的過去歷史，難保不把她需要的住宿飲食立刻停止供給。爲了這種恐慌心理所驅使，所以在一天晚上，她打好包裹，悄然出亡。

她很想去看她的姑母瑪泰，向她提出哀求，因爲她深深明白，雖然前一次見面時，姑母曾以粗惡的語氣責備她，可是她的度量也許能哀憐她的苦處。爲了未來的無辜的孩子着想，當然也祇有瑪泰姑母能夠接受這個請求，何況她從前對於瑪泰，也曾一度得到她的寵愛。羅達城遠在三十哩之外，當然不免長途跋涉，但與命運有關，即使她羞於乞食，也不能不沿途做些工作，以免饑寒，她總希望不到三天工夫，就能結束路程。

但是她始終沒有能夠到達瑪泰的寓所。因爲第二天晚上，她病了，恰巧走進路旁的茅屋，她已發暈了。那天晚上，她產了一男孩，很瘦小的嬰孩，象徵着她身受痛苦而發出的微弱呼聲。

可是對於麥葛麗，這是個希望中的明星。她的情人不久要同她團聚，生命又有新的氣象了。她既感覺愉快，失望自然消滅。因心中說不出的快樂與滿足而得到一種安慰，她似醒非醒地以手抱着她全部的生命，愛的思潮油然而生。

過了三個星期，麥葛麗在破漏的積穀棚裏面抱着孩子，席地而坐。天氣實在酷冷，破漏的屋簷一面掛了幾大塊的冰雪。

麥葛麗並不怎樣想她自己的痛苦與身體上的種種不舒服；睡的是潮濕的草柴，全身變成痲痺狀態，再加上飢寒的交迫。她的整個生命祇寄托在孩子身上。當她抱着那小孩時，各種感覺隨之而生。祇爲了這個孩子，她覺得非毅然下一許願不可。她必須再度努力，把住宿和飲食的問題設法解決，否則她僅有的體力將完全消失，怎樣可以撫育他呢？孩子身上是蓋得好好的，上面蓋了一條小絨毯，背後和腳邊又加上一條裙子。她把小被單從他的臉上稍稍移下，看看他，給以一種又甜蜜又熱愛的微笑。她不敢吻他，或以冰冷的手撫摩他，却把他抱近她的胸口，使他可取得溫暖。

「你這可愛的，」她低聲喚他。「我自己的小浮士德，難道你也要爲我的罪孽而受苦嗎？但你

使不得，我的可愛的小寶貝，這一點我向你許了願了！」

一天以前，當她還沒有離開養孩子的茅屋時，天氣臨時發生變化。風聲停止了，雪也不下了，雲開，日出，天空放晴。麥葛麗因為急於要趕往她的姑母家中，便立刻出門，祇帶了足夠一天的食糧。那時距離羅達只有十哩左右，她預料黃昏以前一定能夠到目的地。

那知道走了一小時的路，烏雲當頭，狂風又起，並且越來越強烈。那時候一陣暴風雪猛烈地打在身上，虧得對於她，對於她的孩兒，幸運得很，她早已在兩百碼的距離，見有另一個積穀棚在路旁，於是不顧風雪，冒險前進，在雪堆中躑躅而行，隨跌隨起，最後，在失望之餘，積穀棚突然在她前面顯露出來。

發出感謝的呼聲以後，她急急跑進棚內，連忙把她孩子衣上的雪花設法刷去，坐在一堆潮濕的草柴上，一面喘息，一面拍拍孩子，只見白雪越積越高。整整的一夜，天雪不止，棚內一半的地方全被雪花侵入，但是麥葛麗仍不敢閉眼。直到第二天下午，暴風雪方纔漸趨和緩，雪花漸漸稀少，不久遂停止。

麥葛麗差不多已到了筋疲力竭的地步。她急於需要食物，住宿的地方，以避風寒。她的四肢凍僵而癱瘓，小孩的哭聲好像也疲乏了。她必須設法尋到可以安頓的地方，否則她和她的孩子勢必同歸於盡。

毅然決定後，她站起來，又躊躇了半響，隔了相當時候，她才覺得兩腿有力，向露天望望，又要經過一次跋涉，實在有些畏懼。最後她爬過積穀棚外面的大雪積成的堤岸，看看方向，究竟從那一條路走去。她在雪中行走彷彿已走了幾世紀的路程，腳上積雪越厚，分量越重。迫得她顛躓於地；那時候人煙稀少，房屋的標記還是一點都看不到。未幾，她得到一個很大的安慰，遠望前面，有茅屋出現。她不禁狂喜，急急向前跑，幾次滑跌在路上，她的孩子却始終緊緊抱住，沒有受到損傷。

最後，她抵達茅屋門口，叩門欲入。經過時間的長久，在麥葛麗看來好像又過了一個世紀，後來一個面色峻厲的婦人，開出門來，以尖銳的眼光望望她。

麥葛麗只能說出這樣的話：

「借個榻爲了我，爲了我的孩子。」

「那麼進來，」那婦人說，仔細看她一番以後，「你在外邊要凍死哩。」

麥葛麗高聲喘息，表示十分感謝，蹣跚地走進室內。那邊何等溫暖。爐子裏面的火何等令人快樂，爐子上面的罐頭透出的清湯滋味，真使人垂涎欲滴。她現在使她的孩子怎樣地舒服。上帝沒有把她忘記。上帝從前處罰她，現在却已赦宥她了。

那婦人突然走近麥葛麗，把她頭上戴着的披巾一拉，嚴肅地向她注視。

「你不就是麥葛麗，」她以粗暴之聲發出來的詢問，「在羅達受過架刑的，麥葛麗，那個不要臉的女子？」

麥葛麗張口作乞鄰狀，雙目緊閉，却一言不發。

「替我滾出去！只要你在這裏停留一刻，這所房子也受到污辱了。」

麥葛麗立刻說：

「不，不，你不要這樣，哀憐，哀憐我的孩子！」

「滾！魔鬼生的小畜生也替我滾出去。」

「不！不！」她喊着。「我的孩子快要凍死，哀憐，哀憐罷！」她拿出小包裹給她看。

「外面去，趕快！不要看見你的一雙惡眼，你這賤貨！」那婦人把門打開，把她一推，她便跌倒倒在雪中。

天色已黑了，大雪又紛紛飄着。在一半能擋住烈風的地坑中，有一個黑影子，從模糊中可以見到，四圍一片白雪，只照出一絲藍灰色的微光。

這便是麥葛麗，正在那裏忽上忽下地慢慢擺動，她的頭部，肩膀，以及上半臂，在雪衣上面，還能隱約看到她現在已到了昏迷不醒的境地。

看起來好像她受到一種責罰，故意叫她躑躅在漫無目的的雪地之中，她行走時縮了頭，彎了身子，手臂還要抱了孩子，又寶貴，又脆弱。她越行越累，越走越重，似乎有聲音叫她丟開那孩子，但是她那裏肯下毒手。漫漫長途，總有一個止境——這一點她可以斷定。上帝坐在金殿上，安琪兒在上帝四圍歌唱。她或許就把這個寶貝獻給上帝，上帝也許立刻知道這就是她的孩子。她不願再向人家乞憐，也無意向人家開口。只要抱住了孩子，所有的安琪兒見了一定會微微發笑，那時候一切情

形便好轉了。

她戰慄着，心中突然發一跳。她現在到了什麼地方？誰把她的孩子搶去？她自己的手凍僵了，一些都不生感覺。孩子呢？她當然抱在身上，以雪白的溫暖的絨毯包着。她又假寐片刻，彷彿覺得在夢中正在拍拍那孩子，使他安睡。

從層層落下的雪片之中，有燈籠火光照着，越來越近。當燈籠近身時，隱約有人影突然在雪中顯露，同時聽到軍器和甲冑的聲音。

「停止！」一種命令式的呼號，「一個黑影子在那邊行動。」

一隊人轉變方向，向麥葛麗前面走來。這是教會衛隊的晚上巡邏。有一兵士提起燈籠照照她的面孔。

「怎麼的，」他喊着，「乃是一個女人被暴風雪所吹倒，一半已葬身在大雪之中。她一定快要凍死了，可憐蟲啊！」

衛隊長走近去瞧瞧她的面容。他眼中露出認得她的樣子。「我們已找到了她，真是好極，」他

說時非常滿意。「這便是麥葛麗，主教正想向她盤問消息。明天我們可以帶她去見主教。來人，抬她起來，同我們一起帶她回去。」

兩個兵士抬起麥葛麗的脚，在這樣的動作之下，她貼身懷抱的嬰孩，因手臂一放鬆，便跌在雪地上。

一個兵士仔細看看那嬰孩，然後望望隊長。

「這是孩子，很小的孩子，已經死了。」他說。

隊長眼中現出狡猾的神氣。

「她自己的孩子。她正可借此消滅她羞恥的又一證據。捉住她，這個女兒手！」

一隊人旋轉方向，向羅達進發，兩個兵士帶走的，實際上是一個一半失了知覺的女子，另一兵士在旁邊跟着，則抱了一個死孩子。

麥葛麗漸漸有點活氣。她望望捕人的兵士，非常害怕。她的心中覺得惶恐不安。

「我的孩子在那兒？」她喊出。「爲什麼把我的寶貝搶去？」

「關於這孩子，你自己很明白，」隊長發怒。「你這個女兒！你害死了小孩來洗刷你的恥辱。我們的證據就在這裏瞧！」他指指兵士帶着一包東西。

瞬息間，麥葛麗注視這一包東西，要想明白她所聽到的那句希奇的話，究竟是什麼意思。一經知道她的孩子已經死了，她發出一種可怕的呼聲，這種呼聲非人間所當聽得到，且延綿不絕於耳。於是她動手打那抱住小孩的兵士，奮力去奪回這小孩。但是他們強把她朝拉向羅達方面走，以手拖起她的身子，行路的時候，迫得她同他們一樣地前進。她已喪失一切理性。一切人與物，爲她所心愛的，都已破滅無餘了。一切的一切都沒有了，即使她最後的幸福之花，她的可憐的小寶貝也已死了。

她旋轉她的頭，當她被人半拖半拉時，一陣陣的尖銳的呼聲從這瘋狂的女人口中發出。她狂叫的時候，有一個名字在她嘴邊不斷地叫出，這種聲音一樣地不是人間所應聽到：

「浮士德！浮士德！浮士德！浮士德！浮士德！浮士德！浮士德！浮士德！浮士德！浮士德！」

第九章

麥葛麗躺在草柴上面，草柴則鋪在牢裏監房內石板地上。小小的監房是用一塊一塊的巨石造成；黑漆漆的一絲灰色光從她頭上一扇用鐵柱欄住的小窗中射入房內。

她躺着，動也不動。未幾她摘了許多草柴，用手指搓着，輕輕地摩擦，自言自語：「會兒。」

「美麗的花啊，」……喃喃地說，「由我來把你織成花冠贈給我的可愛的。我們要替他做一個王冠。對於這樣的快樂，你是被人重視了，可不是；你貼着他的眉毛，偷看他的烏黑黑的眼睛。」

她很快地把草柴織成圓環，然後伸直手掌來托着這東西，態度溫柔而很留心。她睜大了眼睛，呆呆地凝視，唇邊露出差怯而愉快的微笑，好像正對她心愛的人注視而還怯於開口。她舉起草冠，放在她自己頭上，自得其樂。

「瞧！我給你王后加冠，」她喃喃着，充滿了重溫舊夢的情調。於是她用一種清脆悅耳的低音調，唱從前孩子們在環圈遊戲中所唱的歌，當她在山坡下玩的時候，浮士德曾經站在她前面，眼中

充滿了愛慕的情緒。

「上也尋，下也尋，

尋到了把花冠戴上他的頭頂，

戴上花冠，多麼高興，

但須，捉到了人，才可把嘴來親。」

她拿下草冠，又摩撫一回兒。

「美麗的草冠，」她低聲說，「你給我怎麼樣的快樂。即使有人說麥葛麗不配享受這樣的幸福。」

「上也尋，下也尋……」她又低吟了一會兒，於是突然中止。

「這是一個使人疲倦的歌，沒有意思的歌。孩子們，我們再來唱一個。」

「一二三，

你現已自由，自在，

親她一個嘴罷，

他自會把一個吻回賜與您。」

「你們這些小寶貝，這不是更好聽的歌嗎？只要得到他一吻，你們的環圈舞就可結束了。一回的接吻，我便自由了。」

她臉上顯露懷疑的神氣。她放下草冠，迷迷茫茫地望了石壁一下。於是她俯視這草冠。她立刻拾起草冠，好像又有什麼新的念頭，又跪在草柴上。她拿一大把的草柴，懷抱在胸口，搖搖他，拍拍他，輕輕傳出一個簡單的催眠曲。

「晚上，閉着你的眼睛，

白天，張開你的眼睛。

父親坐了金色馬車前來，

帶了我們一同走開，

催眠曲，催眠曲，

催眠曲，催你早早睡熟！

爲了你的王笏給你一朵花，

菊花，冠在你的頭上。

何處開着金色水仙花，

那兒有你的床鋪。

催眠曲，不要響，再會，

不要響，你已睡在床上。」

監房外面忽有脚步聲音。門鎖正用鑰匙開着，麥葛麗躲避在房角裏，蹲伏不動，一面於驚惶中望望已經打開的那扇門。

獄卒帶了一大把的鑰匙，跑進監房。他是一個老頭兒，對於這個監房所看到的形形色色，早已司空見慣了。兩個兵士站在他背後，剛剛立在牢門外面。

他用平淡的聲調通知麥葛麗：

「宗教法庭準備審判你殺害你孩子的罪行。」

麥葛麗發出尖銳的聲音，倒在地上，拉住他。

「你們把他藏在那裏？我的孩子！老伯伯，告訴我！他被人家堅帶到那裏去了？」她慟哭失聲。

她從他的衣服上放鬆了手，俯伏在草柴上，哭得非常淒慘。未幾她的神情改變了。她很快地舉起手，屈了膝，伏在草柴上，東扯西拉，好像有些東西在那裏找尋。於是她嫣然一笑，繼以發聲大笑。

「是啊！」她喃喃地說，「我現在記得了，他正在雪中好好兒睡着呢。」

第十章

長久的痛苦中，麥葛麗從來沒有接得浮士德的信，或是關於他的消息。有時她在夢中遇見他，乃是個光明的人物，顯出愛與溫柔。有時她還聽到他的微微呼聲，透出親熱的許願和可愛的辭令，可是她深知道這不過是一種模糊的夢境，全由自己的心靈感召所致。好多回數，她集中她一切的心力，就她精神之所及，想從地球的空間，遍尋她的情人。她覺得「愛」對於她，這樣的會發生力量，因此相信他一定會感應到她的精神的接近。

他至今依然活在世上，這一點，她的心可以向她保證，雖然她的本能彷彿告訴她，他正面臨重大的危險，正遇到什麼可怕的凶惡的事情，可是他從來沒有運用他的精神來尋找她。也許到最後，她的悲觀的推測將不幸而言中。浮士德也許是死了！但這是不會的！這樣的幻想太瘋狂了，對上帝太不敬了。在她的萬分憂愁之中，心靈方面却始終懷着一種堅定和恆久的信仰，比較對上帝的信心，毫無二致，那就是說，在她死以前，一定能與她的情人相見。

麥葛麗這樣想法是對的。浮士德依然飄流在世上，雖然沒有把一點消息帶給他的心愛的麥葛麗，但是他的思想還是不斷地寄托在她的身上。

凡倫丁死後，梅非斯特一再叮囑他離開羅達，因此浮士德逃亡在外面，逃亡以後，鑒於他的愛人爲他身受種種罪過與恐怖，心中非常難過，感覺莫大的失望。自後他經過一個時期的悲痛的回想，由此遂產生一種嚴肅的自覺，覺得他靈魂上所有的一絲光明已完全消滅。所謂青春的恩物，祇可證明爲一種可怖的痛苦，不但對他自己，即同他生命息息相關的人，他所心愛的人，也是這樣。麥葛麗可稱爲爲第一個女人，使他出於純潔無私的愛而愛戀她，但她所得到的，只是災禍與重大的損失。他決不能再同她見面了。她的星相圖上再也不能有他的惡星的痕跡了。

他沒有明白，打擊她的悲劇的狂潮，會有這樣大的力量。他只知道他已損傷她的生命，玷污他的良心，永遠使她不能平平安安地過日子。他相信，她的哥哥是死在他的手中。他曾親眼見到她的母親喪失其知覺，可是不知道她竟至於死。他反省到麥葛麗身受無限的悲痛都是他的罪過，因爲以其女兒的罪孽可怕地顯示在她的母親的面前。他原來很想誠懇地，僅以愛情的寶藏，獻給於她，

作爲他的定情禮物，那知現在留給她的，只是一盒的毒蛇。他必須從她的生命全部退出他心中關於她的一切回憶，必須完全消滅。

他想忘情於一切，但在梅非斯特的巧妙的指導之下，不免又浸入綺麗的昏狂之中。他重新繞了地球一週，看見不同的形形色色，到過東方，極北，差不多遍訪歐洲各大城市。過去歷史上不同時代的生活，他大都魔鬼一般領會過。他竭力想分散心神，使他忘情於那個可憐却猶可愛的女子，這個女子所受到的重創，原來是他一個人所造成，但是她的影子怎樣能在他心中消滅呢。

他現在住在地球上一個荒野的巨大的地穴中，那個地方是梅非斯特在人世的另一安頓的場所，是個隱居之所，爲人類知識所不能及到，自從建造世界以來，沒有他人祇有他的蹤跡曾深入其地。他滿臉愁容，垂頭喪氣。

在他的後面站着的是個兇惡的人影，那便是梅非斯特。「你還沒有滿足麼？浮士德？」他以傲慢的目光斜視那人，那個人心靈中的神聖觀念還沒有被他完全驅除。

「一切你所有的，早已滿足你的欲望，財富、快樂、知識，以及控制世上一切的權力。可是你還要

癡心妄想。你對於羅達的無知的閨女，還是念念不忘。」

浮士德朝向梅非斯特，面有怒容。

「你欺騙了我，」他喊着。「麥葛麗爲了我的不端行爲而受到痛苦。我聽得她在那裏呼援。她的呼聲由無垠的空間中傳來，正當我自尋快樂努力忘懷的時候。我掩沒我的靈魂，我不敢給她感應。昨天晚上，我在夢中遇到她，她滿臉悲傷，非常可憐。所有我的決心都爲之動搖了。我要知道她的情况如何。」

「她所遭遇的不幸，」那便是他的輕視的回答，「都是你所做的嗎？她自己選擇了她的執行法者——牧師——現在爲了人間的過失而受他的責罰。」

「就說如此！難道我們在她的生活中，未嘗染指嗎？這不是你先定好了計劃由我來施行嗎？浮士德沉痛地說。」

他忽然施轉頭來，留心細聽。

「聽呀！」他以發命令的姿勢喊出。「又是我心愛的人的呼聲，」他在緊張的態度之下站立

不動，口唇微動，目光炯炯，露出迫切的樣子。麥葛麗的呼聲正向他喊着，這是悲慘世界中的呼籲聲。

「啊！我的心愛的！你的麥葛麗向你呼救，來，遲則來不及了。」

「你在那裏，麥葛麗？浮士德吶喊。但是並沒有回音，雖然他側耳細聽。

於是他疾轉其身，向梅非斯特說。

「她在那裏，她在那裏做甚麼，給我一個啓示。」

梅非斯特縮小眼睛，臉上有厭惡的神氣，但他鞠了一躬，說：

「你既然命令我，你可瞧瞧地穴的後面。」

他們所居地穴的外邊，有一個小小的黑暗的洞，裏面的光漸漸發亮，一會兒情景逼真，可以反映出人類模糊的動態，彷彿就是血肉所成的人生。

他看見，在一個寬大而屋頂低壓的房間之中有許多穿上黑色長衣的男子，頭髮剃光，坐在長形橡木桌子旁邊。他嘆了一口氣。他的心靈盪了，但一會兒，他覺得好了一些，因為朝向黑衣男子的，正是麥葛麗。她雙手被綁，後面有衛兵站着。自從他和她發生關係以後，她竟會變到這樣地步，實在

使他看見了驚惶失措。當初她是個快樂的姑娘，樹林中的女神，唱歌，嬉笑，何等快活。當時她的面容充分顯出天真和愉快。可是現在呢，一切光彩和笑聲都消滅了。她只是一個可憐蟲，臉上一點生氣都沒有，成爲一種雕刻模型，象徵着生命的慘痛與失望。

他又見到一個黑影站立起來，背着他。那影子舉起手來，舉得高高地，拿了一個細長的白色木棒。他忽然放下手，以木棒敲敲桌子。浮士德只見麥葛麗的手臂下垂，嘴唇震動，放聲大哭，慘不可聞。於是人影紛亂，一切淡如雲烟，漸漸消滅。

浮士德發出可怖的呼聲。

「這白色木棒，代表死亡，救救她，梅非斯特！你一定要救她！把她帶到我這邊來，梅非斯特，不然的活，我將咒罵你。」

「你咒罵！」他哈哈大笑。「我能阻擋讐人不開口嗎？我能反對他的示威嗎？救救她，誰把她蹂躪到這個地步，我呢，還是你？」

「啊！你這個梅非斯特！一切時代的罪惡全由你造成！你以腐敗養成腐敗！可恥的禮物都由你

一手發給！但是一個最後的禮物，我要從你手中奪來。你該當帶我去救助麥葛麗。」

「浮士德，你難道不知道你在羅達所要遇到的危險嗎？你犯了殺人罪。你在羅達已經流過血了。因被害而飄忽在天空的復讐的游魂正等候兇手回去。我支配羅達的命運的權力已經用盡。」

「把我立刻送到她那裏去，」浮士德喊着。梅非斯特眉毛一皺，眼睛兇暴地望着他，回答：

「太遲了！你現在要救她已經太遲了！他們正爲你的情婦預備火刑呢。」

「你還是役於我的人。替我預備趕快走罷！我命令你！」

梅非斯特鞠躬，他的面容又辛酸，又刁滑，於是跑到地穴門口。

「我的馬正在聽候出發之中，」他說。

外面就是梅非斯特的地獄馬車及他晚上用的四匹馬，烏黑的駿馬，目光閃動，牙床張開，眼睛在地面上透露一道火光。

瞬息之間，他們好像一支火箭，射過天空，浮士德一再叮囑梅非斯特趕快飛行，越快越好。

「快點！快點！」他喊出。「我一定要見到我的愛人。我一定要把她從火中搶救出來。我要這樣

做！

但是當他們穿過天空時，麥葛麗早已從法庭越過雪地押赴火刑場，火刑場在城外小山上，安排了兇暴的刑具，四圍堆積了無數稻草。

麥葛麗從牢監中押到宗教法庭，面對法官的時候，她對四面的情形，完全失了知覺。獄卒提到她的孩子時，纔她有一絲感覺，並且因為這個緣故，方從刺入肺腑的悲痛之中蘇醒過來。這種悲傷的情緒幸而為一種幻想取而代之，所謂幻想就是說她已在雪中發見她的孩子，她到法庭時竟以為孩子依然抱在手中。

奇怪的褐色人，臉上又是這樣的深褐色，問了她許許多多問題。她要求他們替她的兒子，浮士德，受洗禮。不這個名字不能用的，提到了，他們就會知道實情了，她現在並不覺得可怕，因為站在她旁邊的兵士可以保護她的孩子不致受危險。

未幾，她聽到她的情人的名字已經提及。她身體發抖，恍然覺得眼前的危險。許多人聚集在一起，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她漸漸有點明白了。她聽見有人勃然而怒，以粗暴的聲音，向她訊問：

「你不願回答麼？這個名字不是你情人的名字嗎？不就是你叫出來的名字嗎？浮士德不就是殺害你哥哥凡倫丁的兇手嗎？」

「不是！不是！」她突然叫喊。「他不會的。浮士德決不會做這種事。」

於是她的心猶豫了半響，回憶到他的身上，重又陷入昏迷狀態。

在圍着她向她訊問的人的目光中，她實在是難以理解，莫名其妙，對她的罪行，一點沒有悔悟的表示，她一切的力量集中在阻止人家去發現凡倫丁的兇手。

最後法官低聲交換意見。

「我們無法從你得到關於這個浮士德的資料，」一個法官說。「對你被控一點則已證實無訛。現在我們宣讀判決文。」

「火刑，女兒犯用火刑處死！」這便是一致的決定。

坐在中間的一個瘦長的牧師，站起來從桌上舉起宣示死刑的白色細棒。他舉過他的頭部，高聲宣示：

「麥葛麗，神聖法庭已把你的案件審理過，宣判你的罪行。因為我們向你偵查時，你推諉不知，所以對你無可寬恕。爲了你殺害你的孩子，我們現在判你死刑，將你從法庭押往城外火刑場執行。但願上帝賜給你恩典，感化你的頑強的心，使你在你的靈魂脫離軀殼之先，得以及早懺悔。」

提到她的孩子時，麥葛麗對於四圍情形又回復她的理性與知覺。她看到宣讀判決文的那個法官瘦長而神氣可怕，她又聽到他把白色細棒敲桌子的聲音。想到她已經失掉的孩子，想到她將無法再見面的情人，想到離開法庭後，立刻要身受殘酷的死刑，不禁號啕大哭，淒慘萬狀。這是一種極端痛苦與呼籲的哭聲，在天空神祕的過程中傳到浮士德，浮士德方與梅非斯特站在地穴門口便受到一種感應，而使他的靈魂發生恐怖的震動。

浮士德與梅非斯特站在小山上，遠望羅達離開羅達約一哩之遙，又有一座小山，山頭上有火刑場，四面有一堆一堆的稻草，這些都能辨別清楚。

「我恰好趕上，」浮士德說。「瞧！羣衆只走到半途，還沒有上山，我的愛人也還沒有看見。帶我到那一個山上，我要搭救她。」

梅非斯特看他一下，作嘲笑狀。

「關於這一點，我無力把你帶往羅達，」他說，「你要搭救她，非得用的自己力量不可，並且責任也得自己負。」

這些話無異給浮士德一大打擊。他昏迷了一會兒，只能睨視梅非斯特，表示不信任的樣子。後來明白了梅非斯特怎樣騙他，擋住他，他回轉頭來，大爲震怒。

「啊！你這條蛆蟲，」他強烈地叫喊，「齧破人間的心，啊！你難道從來沒有誘我以青春的幻想，而結果就是現在的災禍！青春應該咒罵，應該一再咒罵！」

他掉過頭來，立刻找尋下山的捷徑，以便在最短時期內到達對面的小山。於是他一躍而下，大步而行，一刻兒已跑了一哩多的路，狂奔時好像一個人被妖怪追着，臉上覺到妖怪的氣息似的。

梅非斯特留心望他，發出可怖的笑聲來。他看見他跑近小山，山上有一羣人已經集合。他又見到一小隊人中間有一個女人穿上白色長衣，專供犯罪者懺悔用的，穿過雪中泥路，再走上雪白的小山。他並且看見這一隊人走近羣衆而混合一起時，浮士德正飛步登山而去。露出勝利的樣子，他

從懷中取出一面小鏡，以手掌托着。這面小鏡就是他從前在浮士德書房裏面用過的一面。他向鏡子望望，譏笑裏面舊時的浮士德的那副愁容。於是他把鏡子抬得很高，使舊時的浮士德的面容，向着山上照去，正當浮士德爬上山時，他再伸出手臂來拿了鏡子指着浮士德，一面以粗惡的聲音喊出：

「你既然自己咒罵青春……我要把你的青春收回來了。至少我可使你消滅這種咒罵……正照你的願望。」

那時他兩目閃動，發出光來，彷彿地獄中的氣息已籠罩着他的眼睛，面容之可惡，自更不必說了。

他又注視鏡子，露齒，作狞笑狀。

「照照你原來的樣子，」他大聲呼喊，在狂暴的動態之下，他竟把鏡子擲在山脚下的巨石之上。

浮士德距離一羣的人只有一百碼左右。麥葛麗綁在火刑柱上，他已一目瞭然。他在驚惶中看

見有一個執行死刑的兵士正點着火把交給他的助手。他的心碎了，拚命掙扎向前跑去。他很知道現在正是這個當兒跑到她身邊時，究竟怎樣措置，他却無從預定。他所注意的就是應該先面對着她，懇求的饒恕。

未幾一箭射中了浮士德。他的兩腿屈下，倒在地上一會兒，覺得身疲力乏，精神不振。他要想站立起來，十分困難，他的一雙手已經皺皮不堪，變作衰老，不覺爲之惶恐萬狀。

他所咒罵的青春，他現在所需要迫切的青春，已經和他脫離關係。他又變成一個舊時的浮士德，一個年老的學者，白髮盈頭，長鬚垂胸。他一點力氣都沒有，祇有一種意志和決心去接近這女人。爲了她的緣故，他的身與心已經受到傷害。他萎縮而前，在悲痛和疲弱的感覺之中，蹣跚地擠入人羣中。觀衆爲這老頭兒讓出一條路來，可是兵士們圍住着無法前進。在兵士中間，他看見麥葛麗在刑柱上緊緊綁住，她的美麗的金髮亂蓬蓬方披在肩膀上，她的手臂同她從前在樹林中熱烈緊握時一樣地柔弱一樣地動人憐惜。

她面無血色，雙眼緊閉。她的嘴唇徐徐顫動，彷彿在那裏正同旁人所不能見到的人談話。

浮士德以悲傷的目光望着她。於是在兵士中間伸出頭來，用瘦弱衰老的聲氣向她喊出：

「麥葛麗！麥葛麗！啊，我的愛人，麥葛麗！」

她的眼睛閃動着，好像這一呼聲激動了她的意識，而便她把過去種種回憶喚醒過來。但是她所看見的只是一個年老的人，一個長鬚全白的老翁，這老翁向她呼籲時，從兵士背後，對她伸出手來。「可憐的老人，」她凝想着。他的目光中有這樣可憐的神氣，世界上竟會有這麼多的哀痛。於是目前苦刑的思想，顯明地又支配了她。

她閉目祈禱。她祈禱上帝或許可以寬恕她一切罪孽，慈愛的上帝雖然不允許她進天堂，却也許答允她與她的母親和哥哥相見。她也許能夠再把她的孩子抱在手中，同時再給浮士德一個寬恕的與親愛的擁吻。

未幾恐怖的現象突然發生。稻草燒着了，火光融融地圍住她，圈子越縮越小。兇惡的熱力猛擊她的身子，一種高度的熱力，先則予以猛力的煽動，終則把她一手抓住，緊咬不放，她高聲狂叫。那時候她還覺得有個人以手臂抱住她，越過火光，衝近她的身邊。一種淒慘的聲音附耳哀求：

「饒恕……饒恕我」她聽到

她張開眼睛。那個老人以手臂緊握她，一雙可憐的眼睛，深深注視她，

「麥葛麗」他尖聲叫喊。

於是有一種火焰從她的身上直衝出來，這是一種內心的火焰，「愛情」，「了解」與「認識」的火焰，外界殘暴的火勢以暫時亦爲之退縮。這是一種火焰不但震動她生命的核心，不但火勢煽動這核心，並且加緊速度予以震動而在情緒退滅時，射出火光來。正當生命將近燬滅之際，她在過去傷心的一年所抱的最大的願望，如潮水一般激動她的心弦；再生的信心，快樂，與安靜，和她的親愛的最後相見，以及愛情——互相報酬的，無窮的，永久不滅的愛。

她用力低聲念出，若斷若續：

「親愛的！我自己的浮士德……知道你會趕來……快樂……與你一同死……是快樂。上帝真好！」她低了頭，對着他。

最後的呼吸之中，他呻吟着：

「麥葛麗……光明之星……你已救了我……親愛的……愛……永久不滅的愛……」

他們唇與唇相合，接吻着，這乃是永久不滅的愛的保證，不是人間的火所能燒得燬盡的。

那時候火焰終於吞滅了他們，一縷火光在一片光明的景象之下快樂地升上天空，好像是爲了「死」與「愛」聯姻而舉行的慶祝的典禮。

結語

那時候惡神走進光明之門。他的進去好像發出火光的彗星越過天空一樣，發出的聲音，好像失去了靈魂者的呼聲。他在天空按下手臂，高聲叫喊。

光明之門展開，一道白光從裏面射出，兇神旋轉他的頭，因為他不能正視這白光。光明之安琪兒出來了，他的神采煥發，望之生畏。他的手中握着一把亮晶晶的劍。

於是惡神伸出手臂，但是他仍然掉頭他顧。他手中有一張筆據。他展開筆據，上面的字母係用人血寫成。他高聲向光明之安琪兒叫喊。

「我同你賭的東道，我已經贏了。我已把筆據拿到了。」

那時候光明之安琪兒開口了，他的聲音清晰如笛聲，

「浮士德的靈魂應進天堂，你已輸了這場賭賽。」

於是惡神的眼光射出火光來。他大聲回答：

「他的靈魂不能進天堂。爲了人世的歡樂，已經把他的靈魂同我調換了。

光明之安琪兒以劍擊地，全身輝煌，越照越亮。

惡神不響，也不動，只低着頭。但爲了浮士德的靈魂而簽字的筆據，他依然握着，朝向光明之安琪兒。

那時候光明之安琪兒又開口了，說：

「不然！浮士德實在應當進天堂，有一個字毀棄了這個筆據。想來你知道這個字。啊！惡神！你多少回數要想毀滅浮士德的生命之光？」

那時候兇神雖然爲了這答案而很憂心，但仍追問這是一個什麼字。

光明之安琪兒以笛一般清的聲音調回答他。他的回答只是一個字「愛！」

於是光明之安琪兒離開了。光明之門在音樂聲中，隨即關上。一道白光從惡神身上撤回。外面黑暗的大荒中途發出強烈的悲慘的呼聲來。

